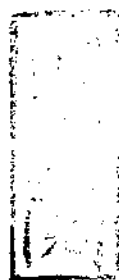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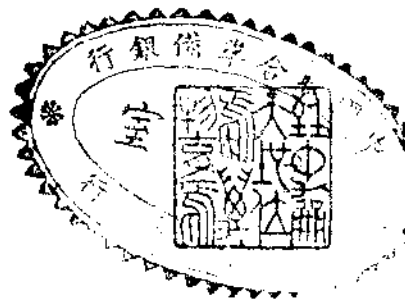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二卷第九期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 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第一期

新學篇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	梁繩禪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晉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二期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龜	陳陸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子
豐的代價	慎言

第三期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廬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鏗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繼韓
 王爾德文論……昭官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 櫛……燕史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 岐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嬰 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第八期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愈理初卒後……稼 江
 百年紀念……稼 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 壘……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 陸
 圓明餘憶……拙 菴
 南屋述聞(上)……水 東
 花 隱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九期

目次

畫圖

姚惜抱行書

王忘庵蓮藕

編輯前記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

徐榕生東陵于役日記戊辰東陵案文獻之三

陳詒重東陵道詩註戊辰東陵案文獻之四

讀休復居詩集

遼幽州市容舉例

清代州縣故事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

讀者通訊

(一)

延齡 (五)

(九)

(三)

楚金 (三)

陳陸 (三)

蔡申之 (兗)

鄢雅南 (兗)

補齋 (齒)



近代筆記過眼錄(三).....一士(壹)

別錄

天治(七).....蔣尊禕(六)

時事叢記

戰爭與革命并進中的英國.....劉端(老)

比亞列斯塔克戰記略.....建章(二〇)

斯塔林的新職.....劉端(二〇)

述要 七月.....(二〇四)

書林偶拾

元大都宮殿圖考.....鍾(二〇八)

養和室隨筆.....渠彌(二二)

續孽海花.....燕谷老人(二五)

燕都覽古詩話.....兌之(三五)

霞飛自叙.....金惠生譯(三九)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第九期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中日文化之交流(二)……紀 善之助著 生譯
 關於楊大瓢……知 堂
 阮文達事述……仰 彌
 印林清話(上)……娛 堪
 藏國羣書題記……藏 園
 南屋述聞(下)……水東花隱

第十期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故唐律疏義非永徵律疏……袁仲燦
 樞曹追憶……呂允甫
 天和閣聯話……慎 言
 中日文化之交流(三)……紀 善之助著 生譯
 印林清話(下)……娛 堪
 雪橋自訂年譜(一)……楊鍾義

第十一期

歐洲新秩序觀……同 甫
 中國溝渠史料……盧 傑
 科舉概詠……才 厂
 周秦印談……予 向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小來禽館帖跋……勺 圃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
 小泉八雲發記……丁 仁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義

第十二期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 生
 釋儼……予 向
 撒豆……知 堂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
 譚龍……徐知白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 金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義

本刊第二卷要目(一)

第一期

道光學術……………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釋扶桑……………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陸
 雲齋瑣語……………崔麟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楊鍾羲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談孽海花……………拙軒

第二期

陽識象形商受體說……………予向
 萬葉集選譯(一)……………錢稻孫
 法屬越南……………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芸子
 詩囊碎錦……………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一士
 虺……………魯仁
 鼓歌……………啓埜
 庚子詩鑑(二)……………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楊鍾羲

第三期

覃研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望生
 之檢討
 天和閣聯話……………慎言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五知
 交涉
 道情……………魯仁
 庚子詩鑑(三)……………龍顧山人
 天治(一)……………蔣尊禱

第四期

陳則震事輯……………謝剛主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
 蚩尤考(上)……………孫作雲
 釋綬……………予向
 上墳船……………知堂
 萬葉集選譯(三)……………錢稻孫
 詩囊餘錦……………樂靜居士
 再談孽海花……………拙軒
 庚子詩鑑(四)……………龍顧山人
 天治(二)……………蔣尊禱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第五期

古印文字證……………予向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望生
 岡島冠山與中國文學……………袁仲燦
 白話文……………
 覃學齋師友小記補……………坡鄰老人
 蚩尤考(下)……………孫作雲
 程侍郎雜著輯錄……………
 庚子詩鑑(五)……………龍顧山人
 天治(三)……………蔣尊禎
 小說偶談……………蹇農

第六期

九歌東君考……………孫作雲
 石墨餘馨……………俞陞雲
 陳設……………王璞子
 關於紀文達……………仰彌
 時事問答……………行年
 庚子詩鑑(六)……………龍顧山人
 雨(上)……………徐卓羣譯
 天治(四)……………蔣尊禎

第七期

古印文字証……………予向
 明湖客影錄……………過隙
 萬年少與其書畫……………逸齋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曹宗儒
 祁文端樞廷載筆逸稿……………
 庚子詩鑑(七)……………龍顧山人
 近代筆記(一)……………一士
 過眼錄……………
 雨(下)……………徐卓羣譯
 天治(五)……………蔣尊禎

第八期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建築之進化……………楚金
 藝苑叢鈔……………藏園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行年
 寶瑞臣東陵子役日記……………
 耆壽民日記……………
 東西兩世界……………袁仲燦
 近代筆記(二)……………一士
 過眼錄……………
 天治(六)……………蔣尊禎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西單商場	慎行書店	德華書社
永豐閣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宣武門大街	人人書店
琉璃廠	來薰閣	
北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西城	知行書店	成文厚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天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K津書局
山西	同蒲線	大每舍
漢口	中華聯合通訊處	武漢販賣部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辱承 各界贊許曷勝慚感茲爲酬答 讀者雅意起見特將第一卷一至十二期合訂上下二冊裝潢極爲美觀既利閱讀且便庋藏茲訂發售辦法於下

本合訂本用硬紙面布背精裝定價從廉每冊三元五角合購二冊七元外埠函購掛號郵費加一

凡直接訂戶本市者按定價九扣收費外埠免收郵費(俱收現款郵票代價無效)

第一次合訂本已售罄此爲第二次爲數仍有限向代售店或本社訂購均可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爲便利訂閱起見。於不通滙兌之處。原可用郵票代價。近以郵局改訂售票辦法。頗受限制。嗣後凡函訂本刊者。無論本市外埠。請用通行國幣。其以郵票代價者。概不收受。謹此聲明。諸希

諒察

本社寄售汪穰卿遺文傳記

錢唐汪穰卿先生康年於光緒末年主持輿論不爲矯激險詖之言而有憂深思遠之致其所往復嗟歎悲吃而形諸筆墨者當時雖爲人所忽迨後皆驗若合符事往時移大雅不作人亡邦殄有餘恫焉近者其弟頌穀先生編次其遺文傳記都爲一編撫運懷賢者定以先覩爲快本社覓得數部存社中如願購者僅取一元三角（連郵費）并希從速遲恐售罄



桃借袍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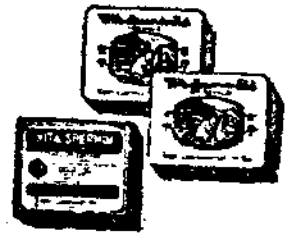
王忘庵蓮藕

(題句參見本期四九頁)



Vita-Spermin

丸 注射劑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羣丸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體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補助
戒烟尤著奇效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國藝月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中聯銀行月刊

第一卷第七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孩子的教養問題

影響和遺傳

遺傳是先天的教養

影響是後天的培植

小孩子像棵樹

物。

現在的家庭裏

一棵小樹，小樹的生長，是需要着和風，甘雨，和太陽。小孩子又何嘗不是這樣呢！雖然實際上他們需要的並不是和風，甘雨，和太陽，但同樣是需要着一個良好的環境——有形的教養和無形的影響。

過去的家庭裏

常常發現把孩子們關在屋裏，只許他念書，不許他出門，只許他守規矩，不許他作遊戲，顯然，這是給孩子們的生活畫了一個狹小的圈兒，讓他們生長在這個圈兒裏，結果，孩子長大了，却成了一個呆痴瘦弱的廢

雖然沒有了這種現象，可是却常常有一種不良的現象，因為現代的父母都是崇尚男女平等的，所以誰也不甘於枯守在家裏做孩子們的奴隸。於是孩子們得到自由了，整天生長在外邊，由於生活的過度放縱，不良的影響和嗜好很容易的妨害了身體健康。

親愛的父母們！

過度的約束和過度的放縱，對於孩子們，同樣是不良的現象，做父母的應該注意：崇尚男女平等，是應該先從責任方面起

始，男主於外，女主於內，男人負起經濟責任，女人負起家務責任。更重大的責任就是教養子女，父母應該共同擔負起來，不要輕忽了這件事。

環境和素質優良

可以使一個小孩得到身心——精神和肉體——健康，環境就是教育，宗教，社會的設施之於出生以後這一類的影響，素質是未出生以前就賦與了的形質的原動力，基因於所謂遺傳的現象。因此，我們更知道一個小孩的身心健康，不只於是後天的教養問題，更有先天的遺傳問題，父母是把握了這完全的責任。

有強祖無弱孫

是更廣義的說法，父母身心健康，當然的直接給予子女以良好的遺傳了。爲了這個重大責任問題，做父母的應該醒覺，首先應該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病症。或身體不够健全。爲了解除這種疑難應該每天服用若素，若素可以清新血液，剷除肺病，衰弱等有遺傳性的病，並能增強抵抗

力和健康。

有了健康素質

的孩子，再給良好的環境影響，誘導他的生活踏上軌道，但是不用拘束他的活潑和天真本質的發展，到了學齡的時期，讓他有讀書的時間，也有遊戲的時間。務使孩子的發育得到良好的成績，因爲這是奠定孩子的一生的幸福的基礎時期。

促進孩子發育

的珍品，應該是屬於若素，內含有大量的促進發育的營養素，能使孱弱的孩子邁進健康，更含有灰分以發育肌肉，神經，和骨格。並能治療孩子們的消化不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等症，若素可以說是保衛孩子們的良藥。

若素中瓶三百片，能服用二十五天，大瓶一千片。能服用八十三天，各處藥房都代賣；中國若素製藥公司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單新開路，濟南營業所在濟南商埠緯三路

編 輯 前 記

金石足以證史。研究者每有新發現。裨益史學。延齡君所爲金石文跋尾。考證精湛。斷制明通。不愧斯學之功臣。

舊時州縣制度。關係政治者綦重。所謂親民之官也。其衙署實際上之組織。極爲複雜。局外人難得其詳。欲事研究。罕有完書。蔡申之君蒐集此類資料。加以整理排比。撰成清代州縣故事一文。於個中事一一列舉。讀之可以明其機構。悉其程序。不獨藉以討索舊迹。亦頗足供今日講求縣治者之參考。實爲有用之作。

戊辰東陵案文獻。本期又登陳詒重君詩注徐榕生

君日記二篇。二君亦當時躬往查勘並辦理善後者。均記載詳晰。與上期所登耆壽民寶瑞臣二君日記合看。對於本案之史料可獲得不少。

西洋學術之輸入。影響我國文化甚鉅。鄒雅南君德國學術來華述略一文。於兩國文化之溝通。道其梗概。要言不煩。

北京在中國史地學上之重要。本刊已屢爲之介紹。茲又得陳陸君遼幽州市容舉例。以客觀態度。爲比較之論列。條理井然。洵屬佳構。

楚金君作嘉道詩話。讀休復居詩集其一也。中函雅故。深耐玩味。

舊秩序的世界崩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血戰四年，造成兩個龐然巨物，遺與現代的世界，一是以盎格魯、撒克孫民族爲中心的資本帝國主義，一是以斯拉夫民族爲中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戰後支離破碎的歐洲，或甚至全世界，即在物質及思想兩方面，俱爲上述赤色及白色的帝國主義馳騁的場所，人民於飽經戰禍之後，雖渴望承平，而實際所得不過呻吟宛轉於這兩巨物之枷鎖之下。綜觀歐洲戰後歷史，在白色資本主義的統制局面中，財閥和金權主義者得以假用民主主義及自由的美名，肆行併吞聚斂的手段，而卒因過分的投機與經濟自由的濫用招致空前未有的經濟恐慌，因經濟恐慌而促成關稅壁壘的高築。自鄂大瓦英帝國會議決定實行關稅優先制以後，爲資本社會中黃金至上思想所培養的功利自私觀念高揚至於極點，舉世國家皆皇皇然競事統制貿易，提高關稅，謀求自給自足，寔至世界整個貨物交換系統蕩然無存，生產停頓，貨物滯銷，使人類進化與互助的自然律爲之破滅。

同時另一方面，赤色帝國主義則乘世界經濟的疲敝，創爲背謬空疏的學說，鼓煽一般人的反抗情緒，以遂行世界革命的策畫。一部認識未深，把握未定或心懷褊嫉者，不免爲其籠絡，或爲邪說所中而陷於徬徨苦悶。在國際政局上，亦因兩種主義的尖銳衝突及相互的縱橫捭闔，永久和平的基礎終無建立的希望。故二十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歐洲人民始終處於不安的氛圍中。

本次歐戰即爆發於上述基礎上，但本次戰爭並非一國與國間因恩怨或利害而發動的戰爭，而係爲企求人類前途的戰爭，人類的進化本永無止息，上述舊秩序顯然已成爲人類進化的桎梏。德義以新興之國，勁旅所至，如摧枯朽，

其致勝之由，實多出於首先屏除所謂民主資本制度的羈絆並廓清共產運動的侵蝕。目下全部歐洲均已加入樞軸同盟，誠如義首相莫索里尼在德義協定成立之初所宣示：「該次協定並非指地域或勢力圈的劃分，而係一樞軸，凡願參加為建設新歐洲而合作之國家均可圍繞此樞軸而旋轉。」德元首希特勒亦迭次宣明：在新的歐洲中，所有的國家將依着他們自然的秩序而成長。以往人為的界劃將由澈底的合作與互助，再行結合在一起，使歐洲成爲一個光明和幸福的社團。現全歐洲皆奮起參加對於舊秩序的大規模搏鬥，雖一時的變化尙多，但最後的形勢已判。新秩序的基礎已深植於歐洲大陸之上，其發榮滋長，乃至足企待者也。

反觀我中國，則自海通以還，社會基礎及經濟機構經過急遽之動搖，轉變與破壞，馴至國勢衰微，終而導成本次可引爲深痛的戰爭，紬繹其中因果，亦不外此赤白帝國主義爲其厲階。白色帝國主義利用雄厚的金權勢力，於既侵入中國固有的商業機構之後，復得假借不平等的政治力量和宗教協助，從而強化其根據，完成侵略我國的縝密系統。政府及國家資本雖會驟起奮鬥，但一度失敗之後，轉而陷入資本帝國主義的操縱與控制之中，隱然與相結合。在此重重束縛與壓榨之下，卒以促成我國政治獨立的喪失及經濟制度的破滅。

生活恐慌，農村破產，所謂第三國際乃以中國內地農村社會爲基礎，以施行其對華政策，誘引青年，鼓動群眾，結果赤黨在華勢力日張，而中國的共禍日烈。在赤白二帝國主義交相煎迫之下，中國幾已淪於百劫不復的地位。

但物極則反，貞下起元，中國民衆於百般無告之餘，轉有一派生機從中滋育。自友邦慨然興師以來，克銳攻堅，其間歷經臨時、維新兩政府的成立，國府之遷都，中日基本條約的締結，以及最近八國相率承認國民政府，已經爲東亞奠定一新興及更生的基礎。現英美的侵略機構，經過此次戰爭已遭摧毀而瀕崩滅。同時，兩國之虛偽自私，在本次歐戰過程中，亦已暴露無遺。法國，希臘，猶哥斯拉夫之盲目抗戰俱足引爲殷鑒。至於共產主義，其所標榜政策，經數年來的實施，事實所示，已失去對於民衆以至知識階級的號召力。本年更經數次朝野一致協力的治安強化運動。聲勢所被，觀感一新。凡此種種，並徵諸最近民意之歸趨，足證受帝國主義支配並危害東亞安寧之舊秩序已

走入末路，東亞民族爲了本身的自由及生存，已將舊秩序的束縛，層層解脫，而共同致力於新秩序的建設，以求東亞之自主及興隆。

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界說，在這口號最初提出之時，東京日日新聞社主筆阿部眞之助氏，曾加以解釋謂：東亞新秩序就是一面各自獨立與尊重各自的個性，一面則互相提携，立脚於國際正義之上，組成遍及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之緊密的互助聯環關係。在此種課程中，中日兩大民族實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因中國所受舊秩序之束縛最甚，故於達成此項使命時尤有應行特別勉力者在。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物產之豐，久爲舉世所知，但實際缺乏具體的團結及表現，現既擔當此重大的建設使命，應如何不負友邦之期待與協助，充分發動此種力量，以求自力更生，乃屬當前之急務。不久以前日本松井石根大將會云：「中國之自主再建，必須是建設新東亞體系的前提，日本國民是始終尊重中國國民自主的立場，以期對其自主的再建予以協力。我們切望中國賢達人士對日本國民的誠意和理想主義的熱情，寄以深大的理解和信賴，以期協心努力來建設新東亞。」此深可注意者也。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

延齡

晉當利里社殘碑及碑陰跋

右晉當利里社殘碑。石出河南洛陽。今藏建德周氏。碑殘。不見立石年月。文有與晉降神字。據知爲晉時。當利本東萊縣名。此則以爲洛中里名。晉書如趙王倫傳之汝陽里第。皆以縣名爲里名也。碑陰題名。有社民武猛校尉長樂馮休字元口。案魏書地形志。長樂郡。漢曰安平。晉改。尋晉書地理志。有安平國。無長樂郡。又安平獻王孚傳。武帝卽位。封安平王。泰始八年薨。孫隆立。咸寧三年薨。謚曰穆。無子。國除。復尋武帝紀。咸寧三年。立安平穆王隆弟敦爲安平王。太康三年三月。安平王敦薨。以後安平國事。卽不見於史。蓋安平國絕。實在敦薨之後。還改爲郡。始有長樂之名。志有安平而無長樂。傳云隆薨無子國除。不及以敦繼絕事。皆疎漏也。此碑已云長樂。立石之時。必在太康二年以後矣。

後梁贈中書令秦寧節度使劉鄩殘碑跋

右劉鄩碑。在山東濰縣東南石馬墳莊。碑已殘缺。亦無著錄。邑人郭子嘉廣文馨。於光緒中訪拓其文。攷爲鄩碑。並撰釋文。頗爲精密。惟碑文僅存篇後少半。字迹又甚漫漶。今以新舊五代史鄩傳勘之。亦無異同。若第六行遂改逆豎。焚州兵。公入彼國關之內。卽本傳討蔣殷於徐州。殷自燔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事。第八行。去留不撓於襟懷。焚

罔形於顏色。贊達刺部。□詠來蘇。卽本傳以河朔失守。貶爲亳州團練使事。第九行。□詔直抵□山。訓練甲兵撫安黎庶。卽本傳討平張萬進於兗州。授秦寧節度使事。第十行。比及關輔。徑指□□。親令鼓旗。躬披鎧甲。豈謂大將。功將□□。卽本傳討朱友謙於河中事。可與史傳互證者。若此而已。碑末叙其子弟姻婭。于次子遂雅以下。又有次子遂□。本傳叙其子但有遂凝遂雅耳。又有後娶天下副元帥中書令魏王張宗爽之女。上下文不可辨。不知爲誰。然藉知宗爽與鄆爲姻家。史稱鄆爲尹皓段凝所譖。末帝密詔宗爽酖之。宗爽卑鄙無耻。逢君之惡。以壞長城。卽姻婭之情。亦不顧及。更足見其爲人矣。又有娶鄆州節度使中書令王公之女。亦不知屬誰。王公爲王檀。終於鄆州節度使。見新舊兩史本傳。惟皆不言其兼官爲中書令。舊史末帝紀。及通鑑後梁紀。於其卒書爲兼中書令。故知爲王檀也。撰文者自稱爲余忝秋官。蒙恩宣召。俾述英風。是詞臣奉敕所撰也。攷梁末翰林學士而兼刑部官者。惟舊史末帝紀貞明四年以刑部郎中充史館修撰贊專爲翰林學士。鄆卒在貞明六年。時亦不甚相遠。蓋卽贊專之詞歟。鄆傳稱爲密州安邱人。而墓碑在濰縣。兩縣雖隣近。然非一地。濰縣於五代時爲青州北海縣。鄆姪遂清。舊史本傳卽稱其爲青州北海人。或移家營葬於鄰縣。子弟遂自以占籍改貫。傳亦隨而書之耳。未可以鄆墓爲在安邱舊界中也。

西魏秦州刺史元遐碑跋

此碑首云君諱遐字□□。河南洛陽人。下又云。侍中柱國(下缺)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青梁二州刺史宋□。後又有總髮過庭。克生王國。等蹤周且魯僖等語。按魏書高祖遷洛。諸元悉著籍洛陽。而柱國之官。始於西魏。見北周書侯莫陳崇傳。碑文刺史下僅存宋字。以文例考之。當爲封國之名。北史景穆十二王傳。安定王燮之子瑒。西魏大統中。封宋安王。此宋下當是安字。與周且魯僖等語亦合。當爲西魏宗室元氏。而以過庭生國等語觀之。宋安王乃其父也。碑又有合州等字。碑陰題名。又有部郡從事等字。知爲當州屬吏爲刺史立碑。計所部天水。略陽。漢陽。郡名與魏書地形志秦州統郡相同。又知遐爲秦州刺史。而碑陰有清水郡名。据周書爲西遷後立。更足證爲西魏石刻矣。魏書地形志云。上封縣古邦戎邑。漢立縣。犯太祖嫌名。改邦爲封。此碑陰正作上封。魏書地形志六。顯新縣。後漢立顯親侯國。晉改名。真

君八年。併安夷。此碑陰仍作顯親。蓋真君併縣。後復分立。從漢縣舊名。而不用晉所改者。或同或異皆可為讀史之佐助也。碑陰題名。有平涼員獻永。唐書員半千傳。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此員獻永。當為凝之之後。以祖封平涼。遂為郡人。此則姓氏諸書言族望者。所未及也。

唐中大夫趙王府諮議參軍呂懷俊墓志跋

右唐呂懷俊墓志。乙亥秋出山西永濟縣。平陸張貫三教授郵寄拓本。志有蓋。并行書蓋文作大唐呂諮議墓誌銘。其例稍為新穎。亦猶北齊鄭子倫墓志蓋題鄭長史銘四字等例也。蓋字外沿以八卦。外又緣以十二辰神將之像。於唐志石中尚為製作工整者。懷俊事無可傳。志叙其弟昆云仲也江陵節度兼御史大夫諱。知為唐相呂諱之兄。唐書諱傳稱諱少孤貧。宰相表諱之上世皆闕。其前有呂氏仕宦者數人。與諱非一系。志叙懷俊祖父稱其贈官而無本身所歷之官。其非世祿可知。與傳云孤貧者合。蓋與表之前方呂姓數人昭穆已遠矣。諱之下格右次列有季重歙州刺史。季卿循州刺史。上世亦闕。亦不知季重為何人之子僅以格式推知於諱為姪行耳。今志云嗣子故澧州別駕季重。則季重乃諱兄懷俊之子。季卿當亦其昆弟行。表於季重再上一格有崇粹。若為其大父行也者。以此志徵之。並不相合也。今據志文另為表之如左。

東平呂氏北周有陝州副留守蒲臺縣男某（志文僅有七代祖周陝州副留守云云）遂家於蒲州之河東縣曾孫徽

徽隋許州長社

貴成贈尚書左丞

藏元贈鴻臚卿

懷俊趙王府諮議參軍諱相肅宗儀秘書監丞

季重澧州別駕歙州刺史季卿循州刺史（疑季重弟）

唐諸葛武侯新廟碑跋

右唐諸葛武侯新廟碑。萃編著錄。以文中有府王左僕射馮翊嚴口疑爲嚴武。與畢秋帆以爲舒王謨者皆爲甚誤。案撰者沈迥。署款爲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則府王自係迥之府主。山南西道節度使也。其時在貞元三年。節度使爲嚴震。史雖稱震爲鹽亭人。然嚴氏望出馮翊。其里貫封爵用郡望。亦唐人之常。若隴西李昌黎韓之類。則所云府王左僕射馮翊嚴字下當爲公字。卽嚴震耳。唐書震傳亦稱其加尙書左僕射。唯未言其封王。然德宗會幸梁洋。震有奉迎之功。當時功臣若李晟渾瑊皆封王爵。則震之封王。其僚佐稱爲府王。皆合情事矣。

漢武都太守耿勳碑跋

耿伯瑋碑隸續所釋之文。今石刻已不可盡辨。乾隆中翁覃溪兩漢金石記著錄此碑。校補洪書改爲精密。所據舊本亦與近拓不同。而金石萃編因之。此本雖僅存十一。然有洪翁諸書。其文亦可讀也。後來惟翟文泉隸篇於舊釋。鑿字詳稽形體摹入改釋。餘無異同。此本乃福山王文敏公舊藏。拓工甚佳。且有碑額。諸書向未之及。繆荃風金石目始爲著錄者。然昌泗曾見整帙碑額拓本。其文一行直下似表闕之式與漢碑諸額爲例不同。讀吳憲齋中丞致陳蘆齋京卿尺牘言及爲訪拓此碑有耿勳碑額甚高不易拓語。始知仍是碑額。蓋碑本摩厓。額則別刻厓石之上相距既遠。故能刻作一行直下。不比碑石限於地位。若西狹頌之惠安西表四字亦別刻。不與碑文相連者。皆非碑額之體而爲碑額之用者也。吳書又云石有流泉紙濕難乾。此亦難得精拓之因。此本帙墨光潔。有褒城張茂功拓印記。茂功家石門上。中丞游石門記道及會宿其家。所拓陝甘諸碑卽出其手。與此本所出正同。菽風之錄獨有碑額。當亦同時所拓者。陳吳王繆所得皆同。足見一時名家之推重。此額旣高不易致。自非俗工所能措意。蓋自茂功而始拓傳。此本固自可寶。是以文敏之裝潢印記皆不艸艸。不可以其爲近世所拓而輕視之也。辛巳小暑昌泗識。

徐榕生東陵于役日記

——戊辰東陵案文獻之三——

徐榕生東陵于役日記

戊辰六月二十二日 謁耆壽民少保(齡)於馬大人胡同私第。少保於數日前奉召赴津。因東陵被盜蹂躪。尤以裕陵定東陵受禍最重。派少保同寶瑞臣宮保(熙)陳詒重侍郎(毅)赴陵查勘。又添派鎮國公載澤固山貝子溥忻赴陵告祭。又鎮國將軍溥侗輔國公恒煦自請隨同行禮。臣埴亦經耆少保奏派隨往。同派者聯堃(此人聞係欽派者)志林裕寬和鈞和琦福隆阿恩勳玉振。(裕寬玉振係留京辦事。)

二十三日 籌備赴陵衣物盤費。午間謁耆少保。籌商赴陵各事。

二十四日 早陳禮臣(文會)來談。禮臣。簠齋先生曾孫也。往謁耆少保。值陳侍郎亦在座。

二十五日 早禮臣來談。交來渠家藏拓本及東坡雪浪齋玉印田黃石章等物。午後謁澤公寶瑞老陳詒老。寶陳兩公皆未見。澤公處談十餘分鐘。

二十六日 謁寶宮保。值周養菴(肇祥)在坐。未久談。即赴西城訪馮公度(恕)。午後到澤公府。

二十七日 耆少保來電。招赴宅中。陳詒老亦在坐。午後到澤公府會議。是日派聯君堃(號厚山。內務府人。廣東韶州知府)爲總辦。埴同宗室志君林(號叔壬。瑞臣宮保之子也)派充幫辦。又隨同繕辦事件三人。裕寬福隆阿恩勳。又隨同差遣三人。和鈞和琳和琦。三人皆東陵內務府旗人。黃姓兄弟也。

住京東遵化馬蘭峪裕大園。和鈞號仲平。和琳號子英。和琦號偉庭。皆與潘赫亭旅長（學淵）熟識。潘住石門鎮。亦赴陵必經之路也。

二十八日。早瀛貝勒來談許久。八鐘偕志叔往警備司令部。爲接洽護送軍隊事。見交際處總務股股長鍾君班侯。允於晚間函復。午後到澤公府。五堂皆到。本日和鈞改派幫同聯塋辦理一切事務。是日發給旅費。辭不獲已。

二十九日。午後到澤公府。又到第三集團軍第五師第九團第三營九連訪曹排長養謙。曹係派赴東陵護送者。下午找檢驗員俞源。陳侍郎之弟所薦也。送給俞源等二人洋二百元。旅費也。

七月初一日。午後到澤公府。下午五鐘曹排長養謙來。當偕志叔面交曹洋一百五十元。係預付自赴陵之日起十日給養。每日十五元。以後由聯厚山每五日一發。

初二日。早謁耆少保。談俞源事。今日定準初四日啓行赴東陵。汽車及廚役工匠等。已由聯厚山僱妥。出城置辦行李食物等。

初三日。午後到澤公府。到者瀛貝勒潤貝勒忻貝子釗公耆少保寶宮保陳侍郎朱艾卿師傅（益藩）衡亮生都統（永）。晚沐浴。明早皆在騎河樓第二工廠會齊同行。因奉命嚴催速行也。

初四日。寅正起。車來。即赴騎河樓宗人府第二工廠。陳詒老住工廠。已起身。各堂及同人陸續咸集。七鐘東發。至朝陽門停車檢驗護照。八鐘一刻至通州。進西門。出北門。又停車檢驗後行。渡二橋。一俗謂裏河。乃京北沙河下游及京城附近之水。水經注所謂溫餘水也。一爲潮白二河合流。俗謂外河也。又渡箭簪河。亦有浮橋。水亦未漲。道路尙平。兩鐘至三河縣。飯於小肆。申末復行。渡洵河。有橋。過段家嶺。欲宿無店。又行二十里。至邦那鎮。各店亦爲軍隊所據。託商會覓宿處。在街市往

返數次。始得一小飯舖。屋宇湫隘。僅敷各堂下榻。埴宿於汽車中。雖蜷伏通宵。較臥於豕牢鷄埵之旁清潔遠矣。沿途軍隊絡繹不絕。邦郡尤衆。皆四集團兵。灤州戰線後防也。

初五日。早七鐘啓行。辰過薊州。已抵馬伸橋。軍隊亦多。午間埴所乘車軸損折。修畢。行未數里。聯厚山之車輪又壞。涉淋河。又名梨河。至石門遇雨。道極難行。午後過昭西陵。入園牆界。界內舊有喬松巨柏百萬餘株。參天蔽日。今則戕伐已盡。彼黍離離。拱把之木亦無之矣。大碑樓破壞尤甚。石象生亦均殘毀。三鐘至裕陵大園。主內務府和鈞家。卽同派幫辦者也。飯後隨澤公仞貝子耆寶陳三大臣。先謁裕陵。察看被盜情形極重。乃自琉璃影壁前穴地而下。寬約丈餘。深至一丈餘。聞和仲平云。賊乃自此竄下。蛇行而入。賊去後月餘。所司者聞澤公將來。始以磚石亂拋填塞。覆以巨石。地宮內之水。多係雨水。由此穴灌入者。又謁普陀峪定東陵。乃自寶城券前穴地而下。地面情形。與裕陵相仿。兩陵饗殿破壞不堪。門窗及金屬之物。皆被竊去。而髹漆如新。曾幾何時。而殘毀至此。令人不禁慟哭也。和仲平又出孝欽顯皇后葬服黃龍袍一件。乃賊遺棄爲村民拾得。和仲平以洋八元買回者。袍上凡龍目及佛字上本皆有珠。已被拆去。察其線痕。珠不甚大。亦不多。又有香冊一頁。上有今上御名。又由和君交出黃木匣一。內貯骨凡四。一係肋骨。一係膝骨。二係趾骨。云係在裕陵穴內拾得者。各堂當卽敬謹保存。本日下午雨甚大。是日添派和琿和珣同辦事。二人亦和鈞之弟也。

初六日。晴。午隨澤公各堂謁孝陵孝東陵景陵景妃園寢雙妃園寢。殘毀情形大致相同。孝陵景陵雙妃園寢均完好未動。所司者尙得力也。孝東陵寶城亦無掘痕。惟陵前端順妃恭敬妃二穴有發掘痕跡。據守護人云。事在裕陵被盜之前。幸均未掘透。卽覺察而罷。景妃園寢溫僖妃穴前石階亦有移動之跡。據云亦在盜前被掘。因遇水未入。各堂議定先開視裕陵掘處。晚與工頭李姓言定明日興工。

初七日。晨微雨。極涼。黎明即到裕陵隆恩門。候匠人到齊。點名後每人發給白布符號一枚。以便稽查。監視開挖裕陵隧道。由泥土中檢出破碎衣物甚多。又檢得脊骨一段。胸前骨一段。色皆黑。又拾得清文香冊一頁。交澤公忻貝子閱看。乃普陀峪定東陵之物。不知何以在此。想是賊人由定東陵携來遺棄者。其擾攘紛亂可知。忻貝子著少保之隨從行李。因車壞與衆相失。行至葦子峪外霸王莊。爲人劫去。各人皆徬徨無計。同事某君遣人往索。傍晚居然索回。不失一物。某君之能力亦可見矣。在裕陵明樓下。支搭人字式席棚。高不及五尺。填自此始。每日宿直其中。夜尙不寒。而蚊蚋擾人。不勝其苦。憶甌北詩云。一蚊已擾通宵睡。宵小由來不在多。況紛至沓來耶。

初八日。早晴。仍在裕陵監工。午間隧道已通。填借志叔壬至石門察看。見門內水深四尺餘。卽向各堂報告。是日各堂謁昭西陵惠陵惠妃園寢。歸後卽來隧道內勘視。均梯而下。填用筐籠浮水上乘之而入。筐籠雖不沈。惜其漏水。填衣褲皆溼。至二道石門。因門未大啓。筐籠不能入。望見門內水面浮爛木及各物甚多。遙望三層門亦啓一縫。內則看不清楚矣。其中陰寒徹骨。填下身浸水中。不禁寒慄。晚雨甚大。各堂集議撤水之法。迄無善策。擬借大庫撤水機器一試。原定俟裕陵事畢再開定東陵隧道。現以裕陵有水。恐誤時日。改爲兩陵一併動工。遂議定拆開普陀峪定東陵隧道。儻或無水。可以先殮。是日聞各陵殘毀情形以昭西陵爲最甚。惠陵次之。幸寶城均完好。惠妃園寢乃春間被盜後新砌者。亦幸無恙。各陵殘毀。土人皆取金木之屬。不似匪兵發掘裕陵定東陵之酷也。調查各陵殘毀。另有清單附後。茲不具錄。是夜改在普陀峪明樓下宿直。

初九日。夜時雨時止。晨撤水機取到。試之尙能用。是早奉堂諭令恩君勳和君琳監視裕陵撤水。填借志叔壬監視定東陵拆工。并輪流常到裕陵察看。夜半定東陵隧道拆通。前聞定東陵內匪兵因爭搶寶物。自

相殘殺。曾死兩兵官。屍尙在內。埴於夜半隧道拆通。因急欲知地宮內真象。不及候天明。一手持燈。孤身由匪兵所拆之穴匍匐蛇行而入。見梓宮欹於石牀之前。一端在牀上。一端在牀下。外槨已劈毀。孝欽顯皇后玉體在仰置之槨蓋中。上有破壞槨板覆之。因各堂未來。不敢擅動。在地宮內察看一周。見無水。亦無死兵。或曰當時已由匪兵曳出埋之野外矣。是日裕陵撤水。竭一日力。已減尺餘。午間在地宮內拾得綉花鞋一雙。上有綴珠之縷。珠已拆去。是夜仍在普陀峪定東陵明樓下宿直。

初十日。早晴。向各堂報告普陀峪地宮內情形。午隨各堂到普陀峪地宮隧道。埴與叔壬先下。爲之導引。仍由券門下盜發之穴匍匐以進。先至西北隅仰置之槨蓋前。啓上覆破壞槨板。則孝欽顯皇后玉體偃伏於內。左手反搭於背上。頭髮散亂。上身無衣。下身有袴有襪。一足襪已將脫。偏身已發霉。均生白毛。蓋盜發之日爲五月十七日。盜去爲五月二十四日。至今已暴露於梓宮外者四十餘日。可慘也。卽傳婦人差八人。覆以黃綢。移未毀朱棺安於石牀。然後以黃緞被褥裹之。緩緩轉正。面上白毛已滿。兩目深陷。成兩黑洞。唇下似有破殘之痕。又覆以黃緞衾。藉以黃緞褥。殮於原舊朱棺之內。併用澤公所藏前頒遺念衣二件。覆於衾上。又在棺內外檢得當日殉斂已落之牙。剪下之指甲。用黃綢包好。放於衾外。所拾珍珠十四粒。錘碎藏之金棺之側。當殮時。各堂皆敬謹監視。同人亦助抬扶。掩棺後飭匠用漆封口完固。以金貼之。自始事至殮事。不及四小時。隨入參觀者。哈魯衡譚肖巖羅巖王占元（晉軍營長。山西人）杜孝穆齊尙賢徐鴻寶常維鈞吳某。皆國民政府及文化會派來調查之人也。先是澤公及各堂在天津奉諭。此次如拾得珠寶。卽當衆錘碎。仍置地宮內。不必攜回天津等語。本日拾得之珠。奉堂諭暫交聯厚山保存。有擬以偽珠易之者。爲厚山所拒。彼銜之刺骨。遂造爲侵吞工款之謠。可見認真任事之難矣。是日裕陵之水撤出甚多。餘者僅在二尺之上。仍在普陀峪宿直。

十一日。晴。在善陀峪監工。各堂往謁裕陵定陵普祥峪定東陵裕妃園寢定妃園寢。又來善陀峪定東陵地宮察視梓宮封口貼金及掃除等工。又將前買回之龍袍及香冊十頁香寶一方。均用黃袱包好。安於冊寶石案之上。隨即撤退工匠。掩閉頭層石門。第二層石門門軸有損壞不穩情形。故未掩閉。飭匠填塞隧道。又由地宮掃出之香末內檢出珍珠二粒。奉堂諭錘碎。當眼同和鈞及裕陵郎中博爾莊武錘碎。置之隧道石門之外。（因石門已封閉故也。）飭匠修砌普祥峪定東陵明樓內北磚墻有鑿毀之痕。寶城上金剛墻南北亦有掘毀之處。並飭匠修補裕妃定妃兩園寢殘破之處。是日裕陵所餘之水約深二尺。因善陀峪石門已閉。仍回裕陵明樓下宿直。

十二日。晴。晨同叔壬仍在裕陵監工。於石門外拾得踵骨一。呈堂敬謹保存。午後耆陳兩堂同來查勘。水已退至尺餘。埴同叔壬用凳支板。度至四層石門。門左扉傾欹。右扉已被炸藥轟碎倒地。一棺欹置於上。門檻西段亦碎。門內之水與門外同。門內棺槨破碎顛倒。衾襖散亂堆積。骸骨徧地皆是。混雜於泥水中。不知誰爲帝誰爲后誰爲妃也。慘無人道之狀。目不忍睹。筆難詳述。真堪慟哭。裕陵地宮內山向與外間明樓隆恩殿山向不同。蓋內漸轉偏向西也。澤公亦來。各堂步行。循神路至大碑樓。視察一周。埴亦隨往。是日叔壬亦來明樓下宿直。

十三日。晴。裕陵之水漸淨。尚餘水七八寸。埴同叔壬涉水而入。至四層石門。見門內外有泉數處。汨汨自石縫中出。他處無之。忖測當是石門被炸倒地。震動石縫。故然。飭匠以桐油離麻。以石灰捶之。如船之法塞之。恐仍難斷流也。在明樓下宿直。

十四日。晴。地宮內水已撤淨。泉亦斷流。堵塞之力也。澤公仝貝子寶宮保均來查勘。午後耆少保力疾亦至。各堂察看後。共議移棺之法。久之始返行館。傍晚澤公招埴及厚山叔壬仲平至行館。指示明日

從事清理各事。是日聞遵化一帶已見潰兵。大工未畢。爲之焦灼。是夜仍在明樓下宿直。

十五日。晴。監視掃除地宮。於泥水破碎衾襪之中。共檢得顛骨四（內有一具已破碎）肢骨肋骨多件。手足指骨則大半無之矣。當匪軍盜掘之時。攘取殉物。毀傷遺骸。盜去後。又繼以本地土匪。入內翻動踐踏。攫取劫餘珠寶。用麻袋將泥土及雜物裝至河邊。以水淘之。大約零碎小骨。被其棄置水濱矣。月餘之久。守護者竟不報告。直至遵化縣蔣知事函告衡亮生都統（永）詳述此變。京城諸懿親始報告天津行在。輾轉旬餘。始派人來。設使早日報告。受禍何至如此之重。守護者之罪不容誅矣。拾得金飾兩件。交厚山保存。後置之棺中。將能用之朱棺三具。安於正面石牀之上。以備殮用。忽於地宮西南隅兩棺之間衾襪之下。覓得后妃玉體一。身着寧綢雲龍袍。已一百四五十年之久。面目如生。並有笑容。年約五十歲。耳環尚在。一足著繡鳳黃緞朝鞋。又於側近拾得一鞋一襪。以水濯之。鞋之花紋與着於足者同。（襪亦有花。）不知是后是妃也。（寶瑞臣宮保回京後。有考據一段。附記於此。謹案勝水峪裕陵寶城內后妃祔葬者五。孝賢皇后崩年僅三十七。哲愍皇貴妃薨在雍正十三年。淑嘉慧賢二皇貴妃薨之年雖失考。而慧賢皇貴妃薨在孝賢皇后之前。淑嘉皇貴妃則於乾隆二十二年已經祔葬裕陵。三皇貴妃之薨逝。皆在盛年可知。孝儀皇后初封令貴妃。乾隆二十五年誕育仁宗睿皇帝。四十年正月薨。年四十九。諡曰令懿。祔葬裕陵。六十年授受禮成。命冊贈孝儀皇后。則裕陵內玉體未損貌若五六十歲人者。爲孝儀純皇后無疑。歸檢東陵志書及清史稿敬記如右。寶熙記。）當即飛報各堂。寶宮保聞信即來。并帶婦人差四人。擬令移出。因兩棺狹迫。兩足夾於兩棺縫中。婦人差抬移不動。並令埴幫同抬扶。移至西北隅暫停。預備明日入殮。有郝君省吾者。於數日前曾經和偉庭介紹來陵參觀。今日又來。又有國民政府委員劉君人瑞等及晉軍營長文化委員會徐君鴻寶等十許人。皆來參觀。由埴

招待。少選各堂皆至。敬謹監視。並察看清理情形。商定帝后同棺。仍用原棺。其已毀者移置兩邊空處。石門之被炸將傾者。亦須放平。裕陵係高宗純皇帝及孝賢純皇后富察氏孝儀純皇后魏佳氏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慧賢皇貴妃高佳氏淑嘉皇貴妃金佳氏。計金棺六具。(槨)皆滿貼金。梓宮四具。(棺)皆硃紅雕漆細卍字地陰文徑寸梵字及牡丹花。其二皆無外槨者。當是皇貴妃所用。被匪兵將槨劈碎者五具。其一欲置於破碎石門之上。其一爲石門左扉所壓。因槨之漆甚堅僅去槨蓋之半。棺蓋則斫一大洞。棺內之物及骨。皆自此取出。於此棺內檢出顛骨一。此骨決是高宗純皇帝之骨。因前檢得之骨。存在之齒尙多。此則僅存一齒。可爲高年之證。且生齒之孔。此爲三十六。他骨則二十八或三十二也。此顛骨較他骨爲大。又同在此棺內檢出脛骨一。亦較他脛骨爲長。更可證爲男骨無疑。硃紅雕漆之棺雖與他棺同。而梵字係陽文。亦與他棺陰文梵字者不同。前覓得顛骨四。又有整身玉體一軀。今又得此顛骨。則帝后妃顛骨無缺矣。淑嘉皇貴妃金佳氏乃皇十一子成哲親王生母。將軍溥侗成哲親王元孫也。是日在地宮內拾得工兵所用之鐵尖鏟一具。王營長(占元)云確係軍用之物也。在明樓下宿直。

十六日。晴熱。監視掃除地宮。措拭梓宮。預備入殮。午後各堂來。敬請入殮。正中奉安帝后妃五位同一棺。中爲高宗純皇帝。左右稍次爲后妃四位。左右各二。最右者顛骨已破損。由澤公衍貝子各堂親手奉安。用新製之黃龍緞衾三重。褥五重。衾上覆龍袍袞服各一。則澤公府所存德宗景皇帝所頒遺念也。稍西一棺。由婦人差移殮昨日暫安西北隅之整身玉體。稍東一棺。則將刮餘之衾褥等物貯於其中。因皆血肉之餘也。殮畢蓋棺後。各堂退出。墳及叔壬連夜督工封口。及放平殘毀之石門。堆放破碎板片。并預備明日掩閉石門封塞隧道各工料。是夜仍在明樓下宿直。

十七日。陰。晨監視梓宮貼金并掃除洗滌各事。午刻各堂來。則貼金工畢。未刻撤地宮內各匠役。掩

閉頭二三三層石門。填塞隧道。各堂之意。因地宮內泉水雖經堵塞。終非久計。尙有擬於四層石門內填以黃土之議。須俟向行在請示再行定議。故將尺寸附記於此。以備採擇。四層石門內東西長四丈。南北長二丈四尺。石牀下東西長一丈八尺。南北長一丈一尺。石牀高一尺四寸。梓宮高五尺。皆用工部營造尺也。午後雷電交作。大雨如注。繼之以風。薄暮方止。澤公定明日行告祭禮。後日啓身回京。此次東陵被盜情形。以裕陵爲最慘。而辦理善後。困難已極。既迫於勢力。又促於時期。尤窘於財力。不得不一切從簡。處變之際。固難求全。所最忍痛不安者。骸骨錯亂。且多遺失。若武斷強分。儻致錯雜凌亂。則罪戾滋甚。各堂議論紛紜。迄無兩全之策。討論數日。始決定同棺。亦行權達變不得已之苦衷也。是日裕陵石門已閉隧道已填將半。回行館宿。

十八日。晨微雨。澤公來裕陵告祭。忻貝子分赴普陀峪定東陵告祭。午後各堂復詣隧道前驗工。填砌已畢。工尙堅實。計裕陵一處已用石灰八千餘斤。夜雨止。檢點行裝。預備明日回京。

十九日。破曉冒雨行。山徑确犖。行潦泥濘。車頗顛頓。引路者誤入沮洳。大雨又至。汽車屢陷於淖中不得出。極跋涉之苦。二十里至石門。天已曛暮。車殆馬煩。僕從兵士衣履盡濕。且一日未得一飯。饑寒交迫。投天后宮破寺中宿焉。東壁有乾隆辛巳瑤華主人題壁詩曰。初地重來興倍賒。琳宮時復煥烟霞。陪游此日春風裏。勝境由來羽士家。西壁有卓齋乾隆己卯題壁詩曰。祇園締構見深心。碧甃琉璃地鋪金。此日陪游訪初地。千年香火耀珠林。瑤華主人名弘旰。工詩善畫。卓齋則不知爲誰也。詩雖少年之作。而三百里中文字之跡僅此兩詩。亦難能可貴也。雨仍不已。往訪潘赫亭。未能久談。赫亭命其子迺桐來照料。並饋食物。可感也。

二十日。晨雨。午後止。各堂商量行止。議論不一。派人探路。淋河水未退。車不能過。仍宿石門。晚

晴。夕陽在山。紫翠萬狀。忻貝子云。此畫家赭石山也。遠聞龍門口奔流澎湃。如蜀江灘聲。同侪將軍恒公志叔壬至龍門口看水。得詩一首。暮宿石門鎮。微風生晚涼。有秋平野靜。初霽遠山蒼。壯志隨流水。閒愁付夕陽。龍門嗚咽水。也似哭先皇。

二十一日。晴。晨西北風起。甚有秋意。探歸。淋河水仍未退。午間同瑞臣宮保厚齋將軍紀彭上公至村東石將軍廟一游。聞漢末公孫瓚擊賊有功於此。故土人祀之。及讀其碑。所祀乃孟溢非公孫瓚。又因山上有巨石如人。即所謂石將軍。則土人附會之辭。不足信也。午後濤貝勒來。與各堂談時許。仍乘驢回薊州。是日仍宿石門。

二十二日。晴。晨發石門。渡淋河後。道路泥濘難行。盡日始行廿餘里。宿馬伸橋。和琦託保衛團總劉君覓一已關閉之飯舖宿焉。下午五鐘。同雪齋貝子瑞臣宮保步往村東。訪吳柳堂先生(可讀)墓。一坏之士。巍然尙存。而碑碣仆矣。爲之慨然。夜與澤忻耆寶陳侗諸公聯句。

二十三日。晴。晨發馬伸橋。出村不遠。即陷於淖中。窮半日之力。行十餘里。澤公忻貝子侗將軍恒公步行至保衛團總劉君家。劉留諸公午餐。埴同耆寶陳三堂聯厚山志叔壬諸人皆未得早飯。覓一人引路。始得與澤忻侗諸公相遇。午後舍大路而行小路。尙平坦。車行亦速。四鐘抵薊州東門。爲守門軍士所拒。不得已宿於東門外高家店。自辰至戌始獲一飽。傍晚曹排長由某處覓得駐薊州之某團長。始云前接衛戍司令部屬其照料之電。請宿於城中。忘記傳知部下。致有此阻滯云云。

二十四日。晨發薊州。進東門。和氏昆仲之車損壞。又買汽油。耽誤許久。始出南門。繞道至灤流村。見軍隊宿營甚衆。戒備極嚴。去前敵當不遠矣。沿途晉軍砲兵步兵甚多。皆東行。午後尖於三河西門內小飯肆中。仍來時飯處也。飯後又行。半途行李車軸折損。料理并車。費時甚久。日已向暮。又遇

白軍砲步輜等隊。停車讓路。夜深始到夏店逆旅。草草休止。夜半大雷雨。幸爲時不久。

二十五日。微雨。早發夏店。和君仲平自請引導。至燕郊之西。失道困於泥。忻貝子之車陷於坎中。因開機過猛。致機損不能出。凡事之自恃其能者往往如是。耽閣時許。忻貝子與澤公并車始行。至箭箒河渡口。前有浮橋。水漲後撤去。埴偕叔壬指揮汽車上船。渡畢又行。車行極速。至通州東之小潞邑村。厚山車壞。澤公忻貝子寶宮保及埴之車皆阻於狹路。修理不易。推置道傍。後車始克前進。厚山與埴並車。入通州城。則耆少保陳大臣諸公在牛街小飯肆中。午飯後西進。石道上泥滑難行。顛頓極苦。厚山既勞又病。幾不能支。抵朝陽門。停車驗照。到家已午後矣。東行時共汽車十五輛。去時已損其一。歸途又損其六。僅餘八車矣。

二十六日。早晴。堂派埴同福隆阿早車赴津遞摺。兼定旅館。午間到津。定住息游別墅。并遞摺。晚車澤公忻貝子耆寶陳三大臣何將軍恒公及聯厚山志叔壬和仲平到津。埴亦隨同各堂詣張園。上病未見。回息游別墅宿焉。

二十七日。晨起。隨各堂詣張園。少頃召見各堂。同見者甚多。由澤公詳述東陵情形畢。又交議處分守護大臣毓彭籌畫善後各事。先是毓彭同堂郎中麟祥裕陵郎中兼署定陵郎中博爾莊武總管恩華夥賣各陵祭器。遂有效尤而賣樹者。致生此變。故上以毓彭爲罪魁也。傍晚各堂又至張園行禮。聞是日大祭。有祭文。爲胡晴初閣丞(嗣瑗)所撰。祭後撤几筵矣。

二十八日。晴。辰正隨各堂詣張園。有諭派議毓彭之罪及東西兩陵善後辦法。派出者濤貝勒澤公瀛貝勒潤貝勒忻貝子陳太傅朱師傅耆壽老寶瑞老胡晴初景鳴九南齋(方昶)。是日手諭議究毓彭盜賣金銀器皿及軟片事。又諭獎五大臣各匾額一方。皮衣一件。並賞埴與聯堃志林各福壽字一幅。銀幣二百元。和

鈞着開復處分。其餘在事員司給獎有差。又賞在張園午飯。飯後各堂同召見。奏對時許。墳及叔壬仲平亦蒙召見。蒙聖恩優渥。獎勵備至。并蒙面獎臣墳有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之諭。臣墳世受國恩。涓埃未報。稍有微勞。仍蒙溫諭優獎。感激涕零矣。退後歸寓。少保交下胡晴老交來六千元。卽再請續發之款。并前款共用一萬六千元。聯厚山因病先一日回京。故未同召見也。宿息游別墅。晚赴下宅見四妹。又往訪徐少笙(世綱)張松壑(愿)孫保滋(振家)各戚友。因久別未能一見也。明日早車回京。故早眠。

二十九日。晨起。收拾行李。至車站。已刻開行。到北京已午後矣。

查勘東陵殘毀情形單

昭西陵 小碑亭內天花板全失。神廚庫全行拆毀。僅存圍牆。東朝房拆毀。間架僅存。東班房西班房門窗殘缺。隆恩門匾額尙存。字已毀。門存五扇。門釘全失。裏簷坍塌。隆恩殿隔扇窗櫺拆毀無存。殿內抱柱全行砍壞。柱脚週圍僅剩五寸有餘。情形最重。天花板天窗尙存。神龕佛樓全失。東西配殿殘毀情形大致相同。東西琉璃角門櫺框全無。寶城明樓上地面甬路方磚全行挖起。門扇櫺框全失。寶頂上自生樹株全被砍伐。僅存榆樹一株。並因搜挖樹根。將原築灰土創裂。致三兩處有鬆浮情形。

孝陵 大紅門門頂全被拆毀。具服殿全毀。僅存圍牆。石象生間有殘毀。龍鳳門門頂全毀。大碑亭只有上頂。四圍柁雲天花板均拆毀無存。外簷週圍瓦片全行脫落。情形較重。小碑亭週圍柁雲均失。天花板失去二塊。神廚庫門窗拆毀。間架僅存。東西朝房門窗枋櫺均失。東西班房木架無存。墻坍塌。隆恩門匾額失。內外天花板門扇櫺框全失。隆恩殿隔扇窗櫺全失。石柱間有殘毀。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門窗檻框全失。枋樑間有失落。琉璃門檻框全失。石臺五供倒地未壞。瓶花已碎。寶城明樓門扇隔扇檻框全失。寶頂上自生樹株全伐。

孝東陵 隆恩門匾額門扇天花板全失。隆恩殿神龕門窗隔扇天花板全失。東西配殿門窗檻框天花板全失。石臺五供有損壞。銅缸存。已毀。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

景陵 石象生有損傷。小碑亭週圍柁雲全失。天花板失去三塊。神厨庫門窗全失。枋樑柱有失落。東西朝房門窗檻框枋樑全失。東西班房木架全失。墻塌。隆恩門匾額失。門扇存。銅鐵活已失。枋子天花板全失。隆恩殿石欄有毀。隔扇檻框窗檻天花板全失。神龕全失。佛樓隔扇失四件。琉璃門檻框全失。銅缸存一。二柱坊西石柱倒斷。石臺五供有損壞。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枋子不全。

景陵妃園寢 東西班房木架全失。牆坍。宮門門扇枋樑全失。饗殿神龕門窗檻框天花板全失。琉璃門門框全失。

懋惠皇貴妃悼怡皇貴妃園寢 東西朝房門窗檻框全失。西班房木架均無。墻坍。宮門門存。銅釘全失。內外天花板全失。饗殿神龕暖閣門窗檻框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

裕陵 石象生間有殘毀。小碑亭外簷瓦片脫落。神厨庫門窗檻框全失。東西朝房門窗檻框全失。西班房門窗全失。隆恩門匾額存。銅字失。門扇失去四扇。尙存二扇。已壞。隆恩殿隔扇檻框窗檻全失。石欄毀壞極多。神龕佛樓全失。東西配殿隔扇檻框窗檻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石臺五供存。瓶花爐雲殘毀。寶城明樓門扇隔扇檻框全失。地面金甌翻起四塊。琉璃影壁前掘有一穴。磚石填滿。

裕陵妃園寢 東朝房門窗檻框全失。西班房門窗檻框全失。宮門門存。銅釘全失。

定陵 小碑亭柁雲失去一層。天花板失去十一塊。外簷瓦片脫落。神厨庫門窗檻框全失。東西朝房門窗

檻框全失。東西班房門窗損失不全。隆恩門匾額無存。門存五扇。銅釘全失。隆恩殿隔扇檻框窗櫺全失。神龕佛樓全失。天窗存。天花板失。東西配殿門窗檻框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玉帶河兩岸砌石全行推翻河內。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後簷塔下有掘痕一處。深不及尺。寬約二尺。已飭匠修砌。寶頂前正中有掘痕一處。寬深約二尺餘。情形不重。已飭匠修砌。

普祥峪定東陵 神厨庫門窗檻框全失。東西朝房門窗檻框全失。東西班房門窗不全。隆恩門門扇全失。隆恩殿隔扇檻框窗櫺天花板天窗全失。神龕佛樓全失。東西配殿隔扇檻框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門內後牆墜毀磚塊三處。情形不重。惟上面有震裂痕迹。城上金剛牆內亦有被挖痕迹。已飭匠修補。寶頂前正中有掘痕一處。寬深不及二尺。已飭匠修補。

普陀峪定東陵 神厨庫門窗檻框全失。東西朝房門窗檻框全失。東班房門窗全失。隆恩門門扇全失。門框砍去一半。隆恩殿隔扇檻框窗櫺天花板天窗全失。神龕佛樓全失。東西配殿隔扇檻框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檻框存。門內墻下掘有一穴磚石填滿。城上地面金磚全被翻動。

定陵妃園寢 東朝房門窗檻框全失。宮門門扇檻框全失。饗殿神龕隔扇檻框窗櫺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惠陵 小碑亭天花板均失。神厨庫屋宇全毀。僅存圍牆。東西朝房門窗檻框全失。間有坍塌僅存豎柱之處。東朝房豎柱並有砍壞情形。東西班房拆毀無存。隆恩門門扇檻框天花板全失。隆恩殿隔扇檻框窗櫺全失。地面金磚及後簷磚均被挖損。神龕佛樓全失。東西配殿隔扇檻框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寶城明樓門扇隔扇檻框全失。城上地面磚石全被翻起。情形較重。

惠陵妃園寢 東西朝房東西班房全毀。宮門門扇檻框全失。饗殿神龕門窗檻框全失。琉璃門檻框全失。各陵隆恩殿前陳列銅鑪鶴鹿全失。

陳詒重東陵道詩注

— 戊辰東陵案文獻之四 —

昌瑞山本名豐臺嶺。初賜名鳳臺山。康熙二年封爲昌瑞山。從祀方澤。山在遵化州西北七十里。皇朝文獻通攷。山脈自太行來。重岡疊阜。鳳翥鸞蟠。嵯峨數百仞。前有金星峰。後有分水嶺。諸山聳峙環抱。左有鮎魚關馬蘭峪。右有寬佃峪黃花山。千巖萬壑。朝宗廻拱。左右兩水。分流夾繞。俱匯於龍虎峪。一統志同。

世祖章皇帝孝陵在昌瑞山麓。聖祖仁皇帝景陵在山左麓。當孝陵之東。高宗純皇帝裕陵在山右麓勝水峪。當孝陵之西。文宗顯皇帝定陵在平安峪。當裕陵之西。穆宗毅皇帝惠陵在雙山峪。當景陵之東南。此五帝陵也。后陵凡四。昭西陵在大紅門外。當孝陵南少東。爲孝莊文皇后博爾濟錦氏。世祖聖母也。孝東陵當孝陵東。爲孝惠章皇后博爾濟錦氏。定東陵分爲二。一在普祥峪。一在普陀峪。並當定陵迤東三里。俱詳後。

奉天岳兆麟軍之團長馬福田者。故馬蘭峪土匪也。四月廿五日忽叛岳。乘虛踞峪。欲爲不軌。五月十五日。孫殿英軍之師長譚溫江。自馬伸橋來。襲福田。破走之。因入峪。大肆焚掠。明日柴雲陸師之旅長韓大保。又西南自葦子峪間道進據裕陵及定東陵。彼此聲言失和。斷道備戰。遂以十七日用火藥轟毀隧。竊搜斂物。廿二日孫殿英又連夜乘汽車自馬伸橋來。廿四日譚韓師旅遂飽載拔營西去。六月初溫江

至京露珠。案發被獲。是月青島警察。又於孫殿英隨從兵張岐厚身。搜得珍珠卅餘顆。此案始大聞於世。

六月十八日。醇親王及慶親王載振以下。會議御前。上涕泣自責。廷諭派耆齡陳毅前往查勘情形。當即面諭臣毅。時貝勒載潤請添派宗室寶熙。允之。以貝勒載瀛鎮國公載澤等書報盜狀。寶熙所草也。旋詔書下。命並辦善後。會同原派照料陵寢各員籌議。次夜耆齡自京來。明日毅偕入對。其夜寶熙亦來。毅又偕耆齡諸人入聆宸諭。二十一日耆齡寶熙及毅請訓。上獎掖至再。許以便宜行事。耆齡既先去。毅偕寶熙再請訓。上曰。寶熙明白。陳毅忠直。汝等須自保重。好爲我辦事。云云。

廿一日命載澤及貝子溥忻恭代馳往祭告。會同趕籌善後。寶熙日記自跋云。熙以茲事體大。面陳宜有懿親二三人同往。乃加派溥忻云云。然日前諭旨。一則曰會同原派照料各員。再則曰留京駐津兩辦事處。均屬責無旁貸。著隨時會同派定各員。照料爲載濤載澤載瀛。留京爲載潤朱益藩。其中固有懿親在也。毅素有肝胃之疾。嘗賜食不克終餐。上怪問而知之。今年自閏月病後。胸膈恒痛。艱於轉側。亦頗爲上所聞。故召見時屢預以遠道辛苦相慰。又以南人不慣麥食。諭慎揀適口之味。天恩周悉。無微不至。當命之將下。先詢是否能往。本派遣之事。而出以商榷之詞。義極難忘。心尤可哀已。毅初對陵事非所諳悉。然夙知耆齡治事認真有條理。臣但助彼籌辦。決不敢辭勞。逾日再荷溫綸。毅又對聖懷哀痛如此。臣病何敢自惜。雖素於陵事不習。好在耆齡寶熙俱係熟手。臣惟有盡心而已。上均頷之。其時毅實感受時症。頭痛作熱惡風。不忍以病辭也。

七月初偕載澤等展謁各陵。皆身服夏布衫。而十五日聞守護輔國公毓彭以朝服祭。載澤頗赧然。毅曰。吾輩處變。正須改常以示哀。此禮意也。非惟朝衣難求耳。況上已變服乎。

文宗三后。孝德顯皇后薩克達氏同安定陵。孝貞顯皇后鈕祜祿氏奉安普祥峪。孝欽顯皇后那拉氏奉安普陀峪。並號爲定東陵。孝欽全諡曰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后爲穆宗聖母。故云興聖也。謹案。國朝舊制。惟太祖高皇帝尊諡至二十四字。自太宗以下。加諡極於二十二字。后則加諡無過十六字者。孝欽初諡乃與列聖加諡相同。又聞當日以后諡字樣無多。選帝諡而用之。然欽於帝諡非美。而宋遼金元后以欽諡者皆號賢明。此皆禮臣之失也。自盜案之發。傳聞北京青島先後緝獲贓物。有大珠甚多。皆云得自孝欽陵中。故老傳言。大喪之時。宦官宮妾用珠襖斂。以相衣不存卜之。殆非虛語。七月初五日。守護司員於陵外拾得龍袍一襲。審其縷迹。凡龍睛及佛字中嵌有珠者皆被拆去。是亦一證。不解孝欽身後何以屢爲人所誤也。后體偃臥於破柳蓋中。左手反戾出於背。白毛氍然及寸。幸無毀傷。惟脣呿而張。殆攫取含珠所致。耆齡傳婦差拭斂。命其共張黃綢禪紗緊貼柳蓋。徐徐移置玉體於其上。以黃龍緞褥承之。再以黃龍緞被幪之。然啓視猶偃臥如故也。時婦差多集柳蓋之右。其左頗虛。臣毅因舉兩手敬擊之。助其移轉。幸被褥非異製。雖上下易置無嫌。且喪禮斂用覆薦二衾。其衾制原不別也。既轉之後。始見目眶無睛。面色黧敗。髻散而髮未亂。朱繩宛然。而顴頰隆高。不異昔表。望之猶識爲當日極尊嚴之慈禧太后也。中懷感傷。不覺失聲而哭。猶幸中棺未毀。內外拭淨。即敬謹斂入。載澤乃以舊賞遺念衣二襲獻上。加覆之。棺蓋故有櫺。因令工師用漆黏合。而以金鬆之。與舊畫金卅字文一律。時七月初十日也。次日吉辰。遂將石門封閉。乃填塞隧道。

七月初八日。勘視裕陵。盜所穴琉璃影壁之下。下距地宮深約丈許。耆齡先梯而入。毅隨之。載澤等相繼俱入。抵第一重石門。門已洞開。其內水深四尺餘。阻不能前。同人於水邊蹲視久之。陰寒凜然。襲人肌骨。歸乃改議先勘普陀峪。

陵西黃華山。上有道士廟。勝地也。先是輔國公銜鎮國將軍溥侗及鎮國公恆煦自請詣陵。六月廿二日奉諭派恆煦溥侗隨同行禮。至是溥侗約恆煦往游黃華。過晡始返。時七月十四日。裕陵撤水垂罄。同人方謀入地宮清理也。恆煦榮純親王六世孫。王爲高宗第五子。愉貴妃阿里葉赫氏出。溥侗成哲親王四世孫。王爲高宗第十一子。淑嘉皇貴妃金佳氏出。愉妃葬妃園寢。恆煦嘗獨入展敬。淑嘉則從葬裕陵。初溥侗見水泉甚盛。謀仍封塞回津請旨。毅與耆齡以爲遺骸既久浸不安。而川資亦重費可惜。乃相約堅持借用庫存機器汲引之說。無效則遣人赴京津覓購新機。不輕請旨也。自初九日試用機汲一晝夜。減水幾及二尺。至十四日才餘三四寸。載澤溥侗寶熙及耆齡先後入視。毅患腹疾甚劇。十五日始往。見石門三重皆洞開。第四重近樞闈處。爲火藥燬傷。附近居民一夕聞轟礮聲。蓋卽因此。當門有金髹卅字朱棺二。門右扇內傾於闈旁而棺壓之。其左扇則欹而壓於棺之上。棺蓋鋸有孔。差容一人出入。數日後始審知爲高宗梓宮也。其餘棺槨或全或毀。縱橫錯亂。充滿地宮。巾被衣衾。堆棄於汙泥積水中者。隨在皆是。旣慘不忍睹。又不能不急於一睹。尤爲慘已。清理彌日。始有置足之所。此則隨員徐埴志林功居多。而聯堊亦有力焉。謹案。皇朝文獻通考敍聖祖景陵於入地宮奉安梓宮後。乃云掩閉元宮石門。然則地宮爲總名。其梓宮所居舊稱元宮矣。故特著之。

裕陵地宮內高宗左爲孝賢純皇后富察氏。右爲孝儀純皇后魏佳氏。仁宗聖母也。同奉安於石牀正中。其西從葬者。守護員司傳說首爲淑嘉皇貴妃金佳氏。次爲慧賢皇貴妃高佳氏。次爲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據董恂鳳臺祇謁筆記。慧賢居首。哲憫次之。淑嘉又次之。然毅嘗徵諸玉牒及皇朝文獻通考。其妃位次序與董記畢合。恐傳說爲誤矣。十五日於石牀西兩棺之間。覓得禕服玉體一軀。毫無損傷。龍繡雖黓舊猶完好。足下有繡鳳黃鞵二。著一落一。耳綴環珥猶存。惟髮似被拔脫者。敬審其年貌。旣齒未全墮。又

願類略有皺紋。殆在五十以上。寶熙傳婦差來斂。命其陳黃龍緞褥於綢裹之板。徐奉玉體安置其上。幘以黃綢。再以黃龍緞被覆之。爲后爲妃。疑莫能明。載澤曰。與其后而誤認爲妃。毋甯妃而誤認爲后。於是決議奉安於石牀正中之右。而其處適爲孝儀故位。毅謹案。當時二后三妃。哲憫薨於潛邸。慧賢以乾隆十年薨。孝賢以十三年崩。淑嘉以二十年薨。惟孝儀至四十年始崩。壽四十九。以是證之。實孝儀也。自初五日於石門外拾得肋骨一膝骨一趾骨二。初七日於隧道甌石中拾得脊骨一胸骨一。色皆黑。十二日又於石門旁拾得踵骨一。檢驗吏審識胸脊二骨爲高宗之體。十四五日於地宮泥水中拾得骸骨甚多。皆散亂不可紀理。然僅得頭顱四。其一連日徧覓不見。諸臣惶急無策。至十六日疑石門所壓朱棺內或有遺骸。乃募人匍入探之。果得頭顱骨一。命檢驗吏審視之。確爲男體。卽高宗也。諸臣始稍慰。下頰已碎爲二。檢驗吏審而合之。上下齒本共三十六。體幹高偉。骨皆紫黑色。腿及脊猶黏有皮肉。毅見之心酸涕墮。同人及隨員無不淚承睫也。大體雖具。腰肋不甚全。又缺左脛。其餘手指足趾諸零骸。竟無從覓。高宗聖壽七十以後。自稱古稀天子。又自稱十全老人。乃賓天百三十年。竟嬰此奇慘。凡有血氣。孰不感傷。兩眼僅存深眶。眶向內轉作螺旋紋。執燈遙觀。似有白光自眶中出。初不覺也。耆齡語毅。微察果有此異。其一后三妃之骨。十不存五六。且有一頭顱後半皆碎損。僅存面軀而已。蓋盜軍先入攫物。致將全骸散亂。土匪繼入拾遺。又筐取灰泥就河漚之。遂致零骸損失也。初少保朱益藩主仿改葬成法。每玉體一軀以絲束之。加服龍袞。而載澤溥忻主就遺骨所在。各以黃綢紛包裹之。寶熙所持與益藩同。此臣子敬慎之心。毅所佩也。耆齡所持與澤忻同。誠逆料情勢必出於此。亦見事之明也。毅語耆齡。毀而求全。原不足較。但吾輩當自先盡所以求全之道。得全尤善。萬一不得全。而心力旣窮。自問亦無作。毅非恤人言也。且朱少保亦非以求全爲毀者。耆齡極諱余言。因屬毅遣弟業向地方法院檢察官

祁耀川聘請其檢驗吏。吏名俞源者。固不克稱聖手。然當時在京故號爲第一者也。載澤會此意。而寶熙未察。遽詰之。既得遺骨。又窮詰之。源欲自炫其學。不覺所言失體。遂致溥忻大怒。然遺骨經源識別者已不少矣。先是溥忻以論議紛歧。意在請旨。至是寶熙向毅特申請旨之說。而毅之本志。以爲舍此別有良法。誠不妨自上出之。若決無良法。雖上親臨仍必出此者。則吾輩當任其咎。不可留以歸之上也。嘗舉是說以語載澤耆齡。澤齡皆深然之。故毅答寶熙云。公主分棺誠爲正義。設帝與后妃支體或有互誤。吾心安乎。寶熙始悟。耆齡故夙主合斂者。其言曰。奉安在一地宮。是謂同穴。既同穴矣。何不可同棺。載澤溥忻無異詞。既而梓宮陳於石牀正中。隨員以黃紵奉高宗顛骨至。溥忻首斂入棺。載澤斂四支。恒煦溥侗相繼助斂。寶熙當前和立稍後。預自紵中棒骨出。皆親手敬持之。后妃則於高宗兩旁各奉安二位。下薦黃龍緞褥五重。上輿黃龍緞被三重。皆耆齡手自陳設。而毅助焉。載澤又以舊得德宗遺念龍桂龍袍獻上。加覆之。斂訖。命工師黏漆髹金。一如斂孝欽之法。然後督昇孝儀梓宮於右。時七月十六日也。次日吉辰。遂將外三重門掩閉。召工填隧道。用石灰至八千餘斤。較孝欽陵多逾三倍。蓋后陵隧道在明樓門洞中。帝陵隧道則上當空院。故防陽水之浸。宜加密也。

乾隆間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止於五十年。候補京堂劉錦藻私輯五十一年以後事爲續編。宣統初進呈。既又託法部尙書勞乃宜重爲修訂。乃宜卒。遂託毅。毅於是以刑屬法部郎中吉同鈞。以象緯物異屬典禮院直學士柯劭忞。以兵職官屬弟業。皆成書矣。而毅所手訂者。征權之鹽法。國用之漕運鑄貨。增益逾倍。又以乾隆同治光緒之訓政及同光之歸政。爲前所未有。謹編入王禮。而列於登極之次。其帝系一考。乃宜自謂精審。然原本后妃門高宗下有在妃。云嘉慶三年太上皇封爲貴妃。又宣宗下既載孝穆成皇后。其下又云。元妃鈕祜祿氏。嘉慶廿五年追封爲皇后。毅考高宗妃號無稱在妃者。會典事例禮部冊封

門稱。嘉慶三年奉高宗敕旨。穎妃在妃年久。且年近七旬。著加恩封爲貴妃。芳嬪亦屬年久。著加恩封爲妃。十月冊封貴妃芳妃。然則在妃云云。謂穎妃在妃位之年。非以在爲妃號也。至孝穆成皇后鈕祜祿氏。嘉慶元年冊爲皇子嫡妃。十三年崩於潛邸。廿五年宣宗卽位。九月諭云。元妃鈕祜祿氏應追封爲皇后。道光元年以冊諡孝穆皇后。禮成頒詔天下。是元妃卽謂孝穆。非別一人也。如此類者。乃宜多未訂正。而列聖尊諡亦有漏略。故王禮帝系皆手自校定。惟皇族門以假鈔玉牒。值亂未竟。遂仍乃宜之舊。餘稿創而未脫。因錦藻催急。舉而歸之。亦可惜已。

載澤初名載蕙。本奕根子。光緒三年賜今名。嗣鎮國公奕詢爲輔國公。二十年晉鎮國。宣統初官度支部尙書。奕詢者仁宗第五子惠端親王之子也。溥忻本貝勒載瀛子。光緒二十四年旨命嗣罕敬郡王爲孫。賞固山貝子。初孚王無子。光緒三年諭以奕棟子載煌改名載沛爲嗣。四年載沛薨。又諭以奕瞻子載楫改名載澍爲嗣。廿三年載澍以罪奪爵。明年乃以溥忻嗣孚王爲孫。孚王者宣宗第九子。而載瀛亦宣宗第五子惇勤親王之子也。溥侗恒煦均詳前。寶熙亦太祖第十五子豫通親王之裔孫。僅毅與耆齡爲異姓。耆齡滿洲伊爾根氏。獨毅漢人。而湘鄉籍。此前所未有也。（按詩有「帝孫奉玉體。異性理章獻」之句。）

陵木多松。閒雜柏檜。夾神道列植者曰儀行樹。以株計。約二十萬。而山坡平原所散出。謂之海樹。殆近千萬。國變後毅深憤袁世凱所爲。時載澤方爲守護大臣。毅乃以癸丑三月變易姓名。懷度支部右侍郎陳邦瑞書。密往訪之。留信宿而去。初至從龍門口入。兩崖壁立。一泓泠然。絕水而馳。濺沫如雪。水側春草隳茂。夾穀送青。更前則群松蔽山。蒼翠彌望。寢殿黃瓦。乍隱乍見於碧陰之中。好風徐來。晴香滿袖。清肅之氣。祛人煩勞。禮系論墳尊卑之差。謂天子樹松。諸侯樹柏。白虎通崩薨篇。亦云天子墳樹以松。諸侯樹以柏。可見古人制禮雖微必審矣。自甲子下殿。乙丑蒙塵。其年秋直軍遽將南鹿園與

黃華山陰陽兩麓之海樹戕以爲柴。兼及惠陵儀行樹。（見是年內部委員朱鴻基呈文。）丙寅奉軍遂大肆剪伐。各陵員役因假借其名號。紛起盜賣。（見本年衛戍部員杜孝穆呈文。）而根株悉拔。自是各隆恩門及隆恩殿之窗櫺戶牖。亦劈爲錯薪。昭西陵殿柱大數圍者。近礎處竟斲小至五六寸。普陀峪陵則門之橫闕。亦幾鋸斷。各殿檐則以瓦當有銅釘。故鮮不墮之者。甚至定陵玉帶河邊之石。每岸必摧。惠陵朱砂碑下之甃。全樓脊轉。而神廚神庫班房朝房。盡化頽垣。僅存斷壁。毅謹稽皇朝文獻通考。山陵隆恩門外前爲神道碑亭。亭前石橋三。橋左右下馬石牌各二。橋南神路正中龍鳳門。門外文臣武士及麒麟獅象馬駝等石像。左右序列。前爲望柱二。又前石橋一。橋前聖德神功碑。神道前爲大紅門。南石坊一。東西石坊二。左右下馬石牌各一。又云。凡神路兩旁封以樹十株爲行。各間二丈。周垣之外。植紅椿以爲界限。禁樵採耕種。氣象何森嚴也。今者樹木旣罄。私墾內侵。距隆恩門遠不踰尋。但覩黍稷穉梁。神路依稀幾不可見。寶城左近且有牛馬遺糞焉。外距下馬石牌所在。已不知道里幾何。而石像立龍鳳門前者雖間有毀傷。而序列如故。箕子麥秀之感。索侯荆棘之悲。群集於余懷矣。其時民國人員杜孝穆劉人瑞宋汝梅哈漢宜徐鴻寶者。亦復慨歎歎歎。以爲慘劫。要皆志在保存古蹟。重可悲也。

石門鎮隸遵化州。古之石門峽。故漁陽縣地也。水經鮑邱水注云。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紘。五年詔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討純。戰於石門。大破之。今距鎮里許有將軍廟。云祀公孫瓚。其碑則云祀孟益。寶熙親見之。毅病不果往。益作溢者。從朱本鄴注也。後漢書靈帝紀止作益。毅又考後漢書瓚本傳。稱瓚追擊純戰於屬國石門。章懷注云。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胡三省注通鑑云。屬國遼東屬國也。然則瓚追破純本在遼東屬國之石門。鄴氏以漁陽石門當之誤矣。乃事更千載。土人猶知稱述鄴說。亦良可貴。故特著

之。當吾儕赴陵之始。由衛戍司令部給以護照。更遣排長曹養謙挈兵三十人衛送。迺克首塗。恒懦若此。真令孟益笑人矣。

玉田縣在遵化州東北七十里。爲白崇禧軍所據。時紛紛徵調。云前敵與張宗昌軍已啓戰端。毅所宿廟建於明代。廟後適當龍門口。久雨欲霽。街市靜寂。惟終夜聞蟋蟀聲。毅與載澤共七人聯句。而屬其末云。涼意滿秋軒。遂去而先寢。不知何人易涼意爲涼月。然實爲是夕情景。憶在車微吟。歸雲棲山。霽色在宇。耆齡贊爲極似鄴道元語。俄驟雨忽至。則陰晴固難卜也。廟前殿西壁故有詩云。初地重來興倍賒。琳宮時復煥烟霞。陪游此日春風裏。勝境由來羽士家。末署乾隆辛巳如月隨王父宿石門恭紀一絕。瑤華主人題。毅案。瑤華道人名弘昨。固山貝子。其父誠恪親王。聖祖第二十四子也。乾隆卅八年薨。辛巳爲廿六年。是詩蓋弘昨隨誠王謁陵過此而作。故不稱道人而稱主人也。其書工山水。天潢中推第一。溥忻山水。今亦天潢第一也。載澤故能詩。見賞醇賢親王。然於瑤華無和。和者溥忻寶熙耆齡及毅也。毅有句云。道旁猶識王孫貴。知是承平百姓家。載澤憮然曰。此謂瑤華耳。毅曰。不然。愚意蓋兼公等言之。次日寶熙欲放杜甫橋陵昭陵諸詩爲東陵詩。溥侗言吾輩似不便作詩。毅盛贊其是。而寶熙面赤。毅旋曰。公太祖子孫。固不在斯例也。乃爲釋然。石門西有一水。無舟無橋。俗呼淋河。一統志作梨河。淋梨雙聲字也。水經鮑邱水注云。灑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地望適合。毅謂梨卽灑聲之轉矣。自石門至此。泥垢盈轂。過水乃滌蕩淨盡。亦艱險中一快意事也。

郡王銜貝勒載濤者。醇親王之弟也。上懸念裕陵積水。七月十五日諭遣載濤馳詢。行抵三河阻雨。屏當行李。乘驟車而前。十八日至段家嶺。遇雨雹驟至。盤山溪水大下。且及胸矣。避往高邱。水又及之。乃乘車乘驢。於廿一日日午始得相見於石門廟中。蓋是晨彼已謁陵折回追及吾輩也。坐談俄頃。仍策驢

而去。據言道聞軍中饑車多被衝沒。士馬亦有淹斃者。後毅又聞。盤山有蛟爲患。故山洪之大爲七十老人所未見。誠奇險也。始毅奉命就道。衣物僅攜單襖。故於地宮頗感受陰溼之氣。載濤至。始獲家書及繻衣焉。以彼躬罹水災。命幾不保。猶親挾書物。殷殷面交於毅。其情至可感念。陵盜之發。載濤祖毓彭甚至。是其咎也。然往還不少休息。可知其性耐勞。而受託若恐遺忘。亦可知其非無信義者。一統志。盤山在薊州西北二十五里。聖祖屢經臨幸。乾隆元年以茲山爲謁陵經過之道。創建行宮。盤山志云一名徐無山。

沿途飯肆。因連年兵燹。多閉門者。憶來時至段家嶺覓宿不得。又行廿里至邦均鎮。各店亦爲軍隊古住。往返市間數四。始由商會代覓一小飯肆。而隨員徐埴等尙止車中也。歸途以廿二日自石門發。竟日馳泥濘中。廿餘里達馬伸橋。由司員和琦託其地團總覓得一已歇飯肆宿焉。索值殊昂貴。廿三日既晡至薊州。以戒嚴未得入城。止城東高家店。蚊蟲極盛。毅有幃未設。終夜爲不寐。

薊州志。桃花寺在州東十八里桃花山上。山有桃花。開時獨先。故名。東接皇陵五十里。爲鑾輿必經之路。乾隆十八年建行宮於山半。一統志云。寺旁爲行宮。途中耆齡指而示毅曰。是山亦多松。不云多桃。蓋光宣間風景已異於乾隆時矣。毅嘗聞嘉慶十三年慶郡王未晉親王時。因謁陵私游桃花寺行宮。託言尋茶。因欲瞻仰御筆。旋自求治罪。奉諭。永璘素耽游玩。舉朝皆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進行宮游玩。伊於作詩寫字並不留心。豈欲瞻仰御筆。實屬遁辭。若云口渴尋茶。則山下村店覓飲之處甚多。何用上山尋至廟內。明係欲進行宮游覽耳。永璘前爲皇子時。原應在阿哥所住宿。此時既已分府。名位懸殊。行宮禁地。何得肆意游觀。從前果郡王永璘因私至昆明湖游玩獲咎。永璘事同一轍。自當加以懲戒。所有伊自請治罪之處。著交儀親王成親王議處具奏。並著通諭王公等。嗣後凡遇派往祭陵。均

不准擅入行宮。致干咎戾。當日綱紀何其肅也。乃昨聞溥忻云。此行宮近日傳聞有人以銀幣四百購去。而杜孝穆呈文則有白澗行宮一夜將全部木料運去之說。是皆可傷者。董恂筆記稱。嚮導冊言薊州西四十里爲白澗莊。建行宮。乾隆中建也。是役途中食宿。索值俱貴。而馬伸橋餐飯尤惡。因念上自六月十八日下諭變服減膳至善後辦竣日止。而辦善後諸臣。至今尙在途。則玉食何日始得甘耶。

康熙十七年諭。遵化所屬有附近湯泉之婁子山梁格莊啓新莊石家莊梁家莊。供辦徭役。其一年地丁錢糧俱令蠲免。鮎魚關城內外居民七十一家。免其一年正供外。仍每戶賜銀二兩。六十一年世宗以大興三河通薊遵化爲陵寢經由之路。諭免明年額賦。乾隆卅三年諭。迺者恭奉皇太后安輿展謁兩陵。前已降旨蠲免所過地方十分之三。茲踴途所至。小民扶老攜幼歡迎愛戴之忱。時切朕心。深爲嘉悅。著加恩將經過州縣及天津府屬。所有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未完尾欠地糧銀共五萬一千八百餘兩。年糧項下本色穀豆共五千九百餘石。又積年因災借穀共十二萬六千一百餘石。普行蠲免。五十二年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嘉慶朝自四年至廿五年。中間惟十六年及廿三年未親謁陵。其餘每歲謁陵後必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其四年六年兩次。五年全免。七年十年十四年免十分之五。道光朝十年免十分之五。其三年十三年十六年十九年廿七年皆免十分之三。廿四年雖未親行。亦照免。咸豐二年同治十二年光緒十六年廿八年皆免十分之三。自優待經費積欠歷年。致守陵員司薪俸不繼。其不肖者遂上下勾結。至盜賣金銀祭器。軍匪見之。因生覬覦之心。其謂侵犯地宮爲員司鈎通者。則軍匪自爲減輕罪名計。故造蜚語。非實情也。

當裕陵汲水垂盡時。衛陵營長王占元云將他調。占元者閩錫山部也。比斂葬甫竣。聞來接防者爲蔣介石軍。連日中途所遇。始則閩軍之礮步兵。繼則自崇禎軍之兵車饅車。饅車近所謂給養車也。兩後道溼。

又輻重縱橫以輾之。遂無軌轍可循。故汽車多爲損折。有時震盪極烈。致將坐簟高拋。毅與耆齡竟至兩首相撞。亦可晒也。

過段家嶺。過洵河草橋。廿四日也。嶺東屬薊州。嶺西屬三河。草橋則三河所轄。董恂筆記稱爲錯橋。謂橋下之水爲既合洵水後之洵河也。竹書紀年。齊師及燕戰於洵水。齊師遁。即是水。見水經鮑邱水注。

廿四日宿夏店。未至廿里已暝。車燈多震毀。冥索而行。左旋道迎高坡而上。路殊狹。而傍有積水殊深。其險甚矣。耆齡云。此真可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也。夏店以古夏澤得名。隸三河。

耆齡日記。七月初四日至通州。進西出北。渡潮白二河箭箒河。寶熙日記。亦云渡潮白二河箭箒河。旋塗去箭箒河三字。蓋此條寶記原錄耆文。以是日於此處僅渡兩河。因疑潮白外不得復有箭箒。遂刪之耳。其實耆氏所云潮白二河。指潮白合流處而言。即謂東浮橋下之河。而箭箒河在潮白河東。自赴陵言之。則先渡潮白後渡箭箒。自回京言之。則先渡箭箒後渡潮白。董恂筆記云。過東浮橋。橋下潮白河。自注云。潮河白河合流。因並稱潮白河。下又云。過箭箒河。上有草橋。即其明證。因耆寶同時所記而異。恐滋疑誤。故辨正之。河隸通州。初四日毅偕同人渡兩河。均有草橋。廿五日歸再過此。則箭箒河橋已拆。遂以舟渡。一統志云。潮河即古鮑邱水。安瀾志亦云。潮河古鮑邱水也。又云。窩頭河一名窩沱河。又名蒼頭河。亦曰渠水。俗名箭桿河。即古鮑邱水故道。

過河抵通州。四十里至京。則路較以東坦平矣。

先是出朝陽門。稽察嚴而久。歸亦如之。同行有筐攜梨者。亦索稅四角。以啖盡而罷。

順治元年以禮葬明崇禎帝后及妃袁氏兩公主並天啓后張氏萬曆妃劉氏。仍造陵墓如制。先是設看守明十

三陵每陵夫二十四名。田二十二頃。至是定制除萬曆陵不設外。其十二陵各設太監及夫。照役給田。仍命戶部量給歲時祭品。二年設守明太祖陵太監人丁祀田二百晌。三年昌平民王科等盜發明帝陵伏誅。八年諭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寢並祭典。因神宗與我朝有嫌。故裁之。朕思前朝帝王陵寢。理宜防護。況我朝凡事俱從寬厚。今神宗陵著照明十二陵例以時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守。十六年命內大臣索尼祭崇禎帝。復遣官祭明成祖以下陵。諭工部。前代陵寢。神靈所接。理應嚴爲防護。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代諸陵殿宇牆垣頽圯已甚。近陵樹木多被砍伐。向來守護未周。殊不合理。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見存樹木永禁樵采。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爾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閱。勿致疏虞。高宗大修明十三陵。詔言雖費百萬不靳。同治初收復江甯。亦詔修明太祖陵。

康熙廿二年刑部題發掘故明廢藩墓盜案。上諭大學士等。部議照盜發常人墳墓律擬絞。盜發藩王等墳墓。何得與平人一例。凡歷朝俱應稱某代。必稱故明。深覺未當。以當奏章。凡故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撥人看守之處。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讀休復居詩集

——嘉道詩話之一——

楚金

寶山毛嶽生生甫。其大父大瀛以四庫館膳議叙官至四川簡州知州。嘉慶五年殉教匪之難。父際盛前卒。生甫長而游學閩越。觸口四方。不得志於科名。終其身於羈旅憂患之中。其詩文咸有憂深思遠之致。師事姚姬傳。而友則嘉定黃汝成潛夫爲最篤。生甫詩文集卽黃氏所刊也。其端有連平陳廷璜及同縣程庭鸞二序。庭鸞稱其詩始由西江宗派變化杜韓。後乃自闢門徑。真然示異。入之深邃。出之堅峻。澤厥微奧。與道適往。狀之甚肖。

集中延平至沙縣諸詩。如云。日出露未晞。竹煙薄如霧。風吹日光亂。金屑燦無數。松風日夕吹。忽已造山頂。溪流抱遠村。霞明見諸嶺。流光忽出寺。暮色照一井。甚似杜陵桔柏渡。木皮嶺諸作。蓋閩中溪山之深峭有以發之。

生甫爲諸侯客。與會賓谷倡和最多。吾獨愛其次韻和陶雲汀中丞視海運駐節鄙邑致祭海神礮臺示屬吏作四首云。連檣森疾捲飛瀾。溟渤誰爲向若觀。力挽頽波惟古有。量含滄海似公難。搏鵬欲改圖南道。戴斗群欣直北看。聞說仁威宣萬里。都憑忠信報長安。屯田西北計非疎。海運東南說久儲。絕島豈徒防跋浪。大河誰與念斷渠。百神受職欽皇德。萬寶成秋頌里閭。鯨背耕犁皆赤子。仁風澤國感吹噓。輶車淮海歲旬宣。不世奇勳等割鮮。夷險心忘知道力。樂憂志定憶名賢。飛輪粟已盈千庾。使塞人方夾兩船。坐對滄溟頻嘯傲。妙聲久不聽群仙。州郡群誇選吏從。不疑竊伏仰誰容。竹頭木屑材無棄。白飯青芻邑易供。四海雲垂尋昔賦。八絃樂作待儒宗。旌旗旛靄祥鸞送。早識陽侯鑒敬恭。與同客會暮者。新化鄧湘舉兩情最洽。湘舉楚中傑士。始以聲詩鳴於湖外者也。其送湘舉將歸楚南。以昌黎至寶不雕琢神功謝劬耘爲韻。作十詩送之。極似山谷。

至於淮上詩人則與山陽潘彥輔尤篤。其題海門庵壁一首可云集中歷卷之作。序云。彥輔志意轍直。學既明粹。尤善爲詩歌。余前贈詩云。草堂鼓清瑟。江漢生微瀾。其意穆穆爲何如哉。比石甫約同游焦山。既登絕頂。輒賦詩屬余。明日日出。余與彥輔至海門庵。庵在山北尤遐僻。竹木禽石皆若與世相忘。幽藏於山海間者。彥輔益有會余前詩。嗟歎其旨。因念古人隱居求志。所以婆娑於萬物表者。豈僅是文詞然哉。石甫仕方顯。彥輔行亦將出。二君德業都未可窮量。獨余衰遲山澤。有違出處。爲可媿也。詩云。日華散洲渚。門掩峰壑蒼。岷峨山盡處。江海藏虛堂。古人述作旨。樂憂通行藏。誰爲黃鵠舉。莽露爭微光。斯文久堙塞。老我悲亡羊。百代隱居學。寥泝徒相望。石間數叢竹。澹若塵區忘。他年風雨夕。應憶龍吟長。

生甫與李申耆交在師友之間。其李申耆先生六十壽序。有云。平昔習知者。學術行誼。亮博宏峻。海內則有桐城姚刑部惜抱。嘉定錢少詹事辛楣二先生。先君子嘗受業於錢少詹事。頗聞緒論。而嶽生少時復從游於姚刑部。尋釋二家德音。大都與先生同。於此可見其淵源所自也。

生甫能算。蓋道光間學術風尚如此。其言曰（答姚子壽書）。中法至句股而止耳。割圓弧矢皆句股也。西法則有三角。以弧三角測天。至簡易。三角皆線也。故設爲八線表。又以加減代乘除。故名曰對數。凡諸比例。參伍錯綜。纒末備具。不可端倪。然確有實理與數。雖間出中法。其殫心竭慮至矣。大約西法奇異變化如釋氏。中法則博而約該以密。儒者之道也。惟學必先西法。西法明斯通中法。不過尋丈。

其詩有變體爲妍麗之作。如小玲瓏館芍藥云。舞閣歌堂久怨春。豐容盛鬋若爲鄰。雲窓窈窕香成夢。絲鞞嬾娟玉辟塵。鷓鴣將鳴驚楚士。麝蕪欲采愧新人。竹西路共州西夕。殘醉慵騰倚淺鞦。愁侶分飛怨燕鴻。釵梁重見淺深紅。遽屏焚麝醴誰析。別院吹笙曲易終。瓊瑛思沈簾額景。銀黃夢破鬢絲風。劇憐杜牧歌吟地。鎖日瓊華對霧中。又寄鄧湘皋云。風雨瀟瀟蘊薛春。巢由無分託東鄰。空山邁軸先賢傳。遠道流離障扇塵。錯綜齋鹽齊鼎食。飛騰雞犬笑陳人。蛾眉詭詭偏鵲舌。楚國應憐越國羣。衡嶽雲高沒斷鴻。螢飛隋苑又惺紅。反騷志本輪芳潔。微管交誰見始終。文采已推奚隱霧。悲歌欲輟奈回風。澤葵荒葛休搔首。馬廐行看綴賦中。

遼幽州市容舉例

陳陸

遼幽州市容舉例

遼起松漠。經營撫納。竟有唐晉帝王之器。典章文物。施及潢海之區。治史者固不可以北狄之目而忽之也。顧元修宋遼金三史。唯遼史最爲簡略。蓋契丹之初。記載本少。太宗會同元年。雖詔有司編始祖奇善可汗事迹。然遼史所載。僅記其生於都菴山。徙於潢河之濱而已。蓋已荒渺無可稽也。歷朝亦有監修國史之官。然聖宗詔修日歷官毋書細事。道宗并罷史官預朝議。俾問宰相書之。其隱諱苟簡可知矣。興宗時始命置局編修。耶律古裕等實任編纂之事。乃錄約尼氏以來事迹及諸帝實錄共二十卷上之。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則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編而審訂之。至天祚乾統三年。又詔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共成七十卷。於是遼世事迹粗備。當遼之世。國史惟此本號爲完書。金熙宗皇統中。詔修遼史。成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章宗時又命黨懷英陳大任等重修。是即元修遼史之所本。趙甌北於廿二史劄記中舉其諱惡揚善及草率簡略之處甚多。而啓發吾人以研討之興趣。正復不少。

北京建都。雖翔於遼。然遼得幽州。在太宗會同元年（九二七）。實唐藩鎮故城也。當唐之世。地列九圍之一。去長安千里而遙。軍士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若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文宗之時。節鎮李載義爲副使楊志誠所逐。上驚急問策於牛僧儒。僧儒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以是之故。終唐之世。節制此地者。皆得

以自由建設。迄於五代劉仁恭父子。益臻繁榮。坊市之規。宮室之制。必有可述者。然史籍所載。寥寥百數十言。以較宋金二史所記汴京中都之文。詳略判若霄壤。遂致一代典型。泯沒無聞。斯固遼世史臣之不學。然元去遼未遠。採撫不廣。亦難辭其咎。而貽予今日學術界之遺憾。實莫大焉。所幸遼人建築城邑。既用燕薊工匠。復沿幽州制度。以故一鱗半爪。不無可採。爰輯錄成篇。以見梗概。至若城闕四至。自朱彝尊以下。從事考訂者。頗不乏人。茲故從略。

遼人於燕。印象極深。李唐盛時。遣使朝獻。比歲不絕。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契丹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其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其時文化物質之交通。繁駁如此。同時軍民間之感情。亦必有相當之融洽。五代之際。劉仁恭父子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非無故也。

此輩亡入契丹之人。實予契丹文化莫大之影響。其較著者則爲帝制。蓋契丹之初。本爲游牧民族。其長乃由八部大人選舉而來。三年而代。至太祖阿保機得幽涿人之教。始易爲傳統。又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漢北。如幽州制度。然幽州制度何若。據遼史地理志所載。

『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衛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

『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巖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

『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

其制度大略如此。然卒不能盡其概也。尤以本文所欲討論之市容問題。祇『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十字而已。蓋隣城經金海陵展拓之後。復遭兵燹。迄於元修遼史之時。已逾二百餘年。其制湮沒既久。草草爲文。未遑詳考。紀載簡略。實不足爲研討之根據。然元代史臣。亦未嘗無識。其亦自知簡略。而恐後世學者之不足徵。故並載宋王會所記遼燕京之文於後。以實其言。據王會記曰。

「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東曰宣和。」

「城中坊閤皆有樓。有闕忠寺。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遣朝使遊觀。」

「南門外有于越王驛。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清和後易之。」

此所謂「坊閤有樓。」並指實有「闕忠」「開泰」二寺。視遼志稍詳。然此顧宋眞宗時（九九八—一〇二二）所記。

正契丹隆盛時也。及其末季。當宋徽宗宣和間。其地復入宋版。七年宋遣許亢宗使金。路經燕山。許氏有行程錄記當時

所見燕京市容云：

「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廣陌。皆有條理。州宅用契丹舊大內。壯麗絕。城北有三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蔬蕪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求。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尙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宛然一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眞川武之國也。癸卯年（宋宣和五年。遼天祚帝保大三年。西歷一二二〇）春。歸我版圖。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永清。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壁共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開八門。」

與前二則所載。大致相同。最可注意者。則爲「大康廣陌。皆有條理。」「僧居佛寺。冠於北方。」「樓計九百一十座。」凡此皆當時當市制特殊之點。亦卽本文目的所在。

按中國都市制度。古代極爲講求。如周禮匠人所述：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正軌。」

此寥寥數語。雖難究其詳。然已足顯示其整齊廓大之結構。至漢之長安。街衢之制。尤爲宏廣。形諸辭賦者如班固西都賦。

「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墜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

又張衡西京賦。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藁宇齊平。」
此外如三輔決錄云。

「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遠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三途同歸。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而三輔黃圖所述尤詳。其文云。

「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

漢時長安大康廣陌之條理。可見一斑。惟三輔黃圖所謂「四里爲一市」者。大抵皆認爲度量之里。揆其文義。實乃坊市間里也。古者坊市間里皆有門。說文。「閭。市外門也。」廣韻。「闔闔市門。」古今注。「市牆曰闔。市門曰閭。」三輔黃圖。「長安城南北爲會市。闔門環列。商賈居之。」又說文。「閭。巷門也。」玉篇。「閭。巷頭門也。」左傳。「盟諸僖閭。」高其開閭。「蒙衣乘輦而入于閭。」杜注。「閭。巷門。」蓋每一巷前後各有門也。又說文。「閭。里門也。」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亦謂之里。蓋一里二十五家也。漢時雖不必盡襲二十五家之制。而聚族里居。亦必有門。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凡此皆爲里門之證。而其市乃集四里而成。亦必有門。門爲重屋。卽所謂市樓也。後赤眉樊崇等入關。攻更始。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凌變爲墟。然其坊閉市樓之制。歷代相沿。未嘗或違。至於隋唐之際。市衢井列。其制益嚴。據唐書地理志所載長安市制云。

「京師有東西兩市。都內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二百八坊。坊之廣長皆三百餘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京兆尹總其事。」

此外如長安志。長安志圖。兩京城坊考所述。尤爲詳備。茲擇要錄下。

「坊市總一百十區。萬年長安以朱雀街爲界。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萬年領之。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長安領之。」

皇城之東。盡東郭東西三坊。皇城之西盡西郭東西三坊。南北街一十四坊。象一年并閏。每坊皆開四門。中有十字街。四出趣門。皇城之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周禮王城九遠之制。其九坊但開東西二門。中有橫街而已。」（長安志）

「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廣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廣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縱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門。四面街各廣百步。」（志圖）

「宮城南門外有東西大街。謂之橫街。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曰承天門街。」（城坊考）

「皇城（亦曰子城）東西五里一百五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其間並列臺寺衙。承天門外有東西大街。南北廣三百步。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東西廣百步。自兩漢以後。都城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爲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齊整。實隋文之新意也。」

可見唐代長安坊市康陌。井列碁布。條理整然不紊。乃上承漢西京之遺。而藩城如幽州。雖宏壯稍遜。然市井之經緯。可謂具體而微矣。特入遼以後。規制已湮。如地理志及宋王曾許元宗所記。仍嫌簡略。未足盡窺其梗概。不得不求其旁例。蓋契丹之初營上京。設計者實爲韓延徽。延徽本幽州安次人。事劉仁恭爲幽都府平州錄事參軍。聘於遼而被留者。董其役者則爲薊州衙校康默記。其制度悉仿自幽州。太祖紀曰。

「神冊三年二月癸亥城皇都。以禮部尙書康默記充版築使。」

又康默記傳曰。

「神冊三年始建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

又韓延徽傳曰。

「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

又通鑑云。

「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
又新五代史曰。

「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塵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

據此以言。則遼代建築法式。實得自唐幽燕之人所傳。而傳之者未能忘情故里。故其制度。皆仿幽州。質言之。遼人所營諸城之制度。卽認爲幽州之制度。殆無不可也。

遼人最初所建城邑。年代可考者。厥爲上京。地理志又載上京制度云。

「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別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靛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元年平勃海歸。乃展郭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致祭。」

「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是歲太祖崩。應天皇后於義節寺斷腕寘太祖陵。卽寺建斷腕樓。樹碑焉。」

「太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劉煦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冊上太宗應天皇后尊號。太宗詔蕃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開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爲上京。」

「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門東曰迎春。曰鴈兒。南曰順陽。西曰金鳳。曰西鴈兒。曰南福。」

「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門東曰安東。南曰大順。西曰乾德。北曰拱辰。」

「中有大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曰東華。西曰西華。此通內出入之所。」

「正南街東留守司衙。次鹽鐵司。次南門龍寺。街南曰臨安府。其側臨潢縣。縣西南崇孝寺。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長泰縣。又西天長觀。西南國子監。監北孔子廟。廟東節義寺。又西北安國寺。太宗所建。寺東齊天皇后故宅。宅東有元妃宅。卽法天皇所建也。其南具聖尼寺。綾錦院。內省司麴院。贍國省司二倉皆在大內西南。八作司與天雄寺

對。」

「南城謂之漢城。南宮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

「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驛西福先寺。」

胡嶠陷虜記上京曰。

「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觥，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并汾幽薊爲多。」

薛映記曰。

「西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壇廡皆東向。」

遼上京之建。在神冊三年（九一八）。董役者爲康默記。史已明言。惟設計者是否爲韓延徽。遼史本紀及列傳皆未述及。但據通鑑載劉守光衰困。延徽入契丹。繫於後梁末帝貞明二年（九一六）。而考異云。

「漢高祖實錄錄延徽傳云。天祐中（九〇四至九〇七）連帥劉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結北戎。遣延徽將命入虜。劉恕以爲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唐光化三年（九〇〇）汴將張存敬拔瀛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爲存敬所敗。恐是此時。仁恭方爲幽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疆盛之時。常陵暴契丹。豈肯遣使與之相結。乾化元年（九一一）守光攻易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結契丹。蓋在此時。然事無顯據。故但云衰困附於此。」

據此則韓延徽入契丹之年。最早在光化三年（九〇〇）。最晚在乾化元年（九一一）。皆在遼太祖建上京之前。史稱延徽教契丹建城郭宮室立市里。則上京之設計者。出自延徽之手。殆無可議。

遼上京之建。既出於幽州人韓延徽康默記之設計經營。其制度除城邑宮闕。繁簡或有不同。就其坊市言之。以安處漢

人之便利計。必有與幽州相似者。如曰。

『幽州坊市廡舍寺觀蓋不勝書。』『坊閉皆有樓。』『大康廣陌。皆有條理。』『樓計九百一十座。』與上京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之文相對照。因襲之跡。卓然可見。抑不止此也。若遼人所建較重之城市。其制度大體皆不失矩矱。據地理志所載如祖州。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本遼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號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

『城高二丈。無敵棚。幅員九里。門東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興國。』

『西北隅有內城。殿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儀。以白金鑄太祖像。曰黑龍。曰清秘。各有太祖徵時兵仗器物及服御皮裘之類。存之以示後嗣使勿忘本。內南門曰興聖。凡三門。上有樓閣。東西有角樓。』

『東爲州廡及諸官廡舍。綾錦院。班院。祇候蕃漢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

『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

祖州即西樓。惟續通志都邑略案曰。『西樓者即上京也。』實誤。據宋大中祥符中親履其地之薛映所記。明言祖州距臨潢府四十里。又據舊五代史云。

『天祐末（九〇六以後）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

然則祖州爲西樓非上京。蓋不謬矣。而其規制。亦因燕人所教。故其內城亦居于一隅。『官廡』在內城東。尤以『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幾與幽州上京者完全相同。惟泛稱之燕人。韓延徽康默記是否亦在其中。史無明文。未敢臆言。

復次以東京遼陽府而言。其規制見於地理志者。

『東京遼陽府……神冊四年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戶。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爲南京。』

城名天福。」

『城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八門。東曰迎陽。東南曰韶陽。南曰龍原。西南曰顯德。西曰大順。西北曰大遼。北曰懷遠。東北曰安遠。』

『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爲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牆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大內建二殿。不置宮籓。唯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城之南。』

『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鐵幡竿在焉。趙頭陀寺。留守衙。戶部司。軍巡院。歸化營軍千餘人。河朔亡命皆籍於此。』

此城之建。在神冊四年（九一九）。卽建上京之次年。是否亦出燕人之手。雖不可考。然『河朔亡命皆籍於此。』河朔乃今山西河北一帶之泛稱。則此役與幽州亦不無相當關係。觀於建大定府之役可知也。地理志云。

『中京大定府。……聖宗常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郭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

此云『擇良工於燕薊。』『擬神都之制。』神都者上京也。乃幽州人所建。而仿幽州之制者。此亦爲燕薊人所建。而仿擬神都。實則卽擬幽州之制耳。宋王會記云。

『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闕。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衙闕。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

據此除坊門。市樓。驛館。寺。宴射所皆幽州所有外。其特見者厥爲『步廊』。然則幽州上京亦有步廊也。

基上所舉。知遼人所建京邑。多於燕薊選工。其坊市規制。大抵皆康衢井列。甚有條理。而坊俱有門。門或重屋。亦曰市樓。市之中心。或爲看樓。或分據四隅。或四出趣門。凡此之制。皆爲仿自幽州者。質言之。謂卽幽州市制之模。當無不可。而幽州市制。仍爲唐代流行之制。宋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路振會過此地。其記云。

「幽州城周二十五里。東南曰水窗門。南曰開陽門。西曰清音門。北曰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有尉賓肅慎盧龍等坊。並唐時舊名。府曰幽都府。」

所記較前舉各家爲詳。於是知幽州共有二十六坊。而盧龍坊之名見於李內貞墓誌。題曰。

「大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媯內人。保寧十年六月一日薨於盧龍坊私第。享年八十……」

幽州坊名路氏所記之外。又有薊北坊。見於唐卞氏墓誌。

「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薊北坊。」

薊縣卽唐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後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縣。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盧龍與薊之城址未移也。遼時並有棠陰坊。見書史會要。

「遼道宗喜作字。秦越大長公主捨棠陰坊第爲大昊天寺。帝爲書碑及額。今在燕京舊城。」
元一統志亦云。

「道宗清寧五年秦越大長公主捨棠陰第爲寺。」

路氏所記幽州二十六坊。名可考者祇此。其言坊名並因唐舊。亦信而有徵。則其制亦是唐制。從可知矣。其後金之中都。元之大都。以及明清之北京。仍劃坊分區。以領街巷。入民國後。坊制始廢。今而後更無人能述其概矣。

唐制坊市之門皆有樓。遼時因而不改。然市樓之體不一。如曰看樓實居市之中心。見於東京遼陽府。此實漢「當市樓」(見前引三輔黃圖)之遺制也。幽州亦有之。見元一統志。

「大悲閣在舊城之中。建自有唐。至遼開泰重修。聖宗遇雨。飛駕來臨。改寺聖恩。而閣隸焉。」

閣下能容御駕避雨。其宏廓可以想見。此後元大都之齊政樓。明清北京之鐘樓鼓樓。是其遺也。惟漢唐遼之當市樓看樓。是否亦有鐘鼓。尙待考證。

地理志謂上京「有樓對峙。下列井肆。」又祖州「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此亦市樓之一種。卽十字街交叉處四

隅之樓。如今北京地安門內之雁翅樓。蓋其遺制。惟唐制坊里皆有牆。故此樓視爲坊里之角樓。亦無不可也。

王會記中京云。『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衢、望闕。』此又與前述二種市樓異制。蓋卽今北京俗所謂過街樓者。如兵馬司胡同，鐵匠營胡同。精忠廟胡同諸巷口。重屋猶存。若今之東西四牌樓。殆其變體。而中京市樓且榜名額。尤爲酷似。蓋中京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且多坊門。不容再建較大較多之市樓。變通之而爲此歟。

上舉三種市樓。僅看樓（卽大悲閣）見於幽州。餘二者雖無顯據。然其制於唐代極爲流行。而遼建諸京。皆係幽燕工匠。甚且模仿幽州制度。則幽州市中。不能獨闕也。

遼代甚重佛教。地理志謂『解舍寺觀蓋不勝書。』王會僅舉憫忠開泰二寺。蓋就其顯著者言之。然據洪邁松漠紀聞云。

『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寺。曰大覺、招提、竹林、瑞像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

當時佛陀之跡。伽藍之勝。其概如此。而遼幽州市容之可考者。其崖略亦不過如此耳。

蓮藕題句

本期圖畫爲王忘庵蓮房圖。今藏杭州王氏。賜假本刊。縮影製版。其題句與燕都掌故有關。錄之以餉讀者。

涼雨橫溪墜粉紅。溪堂餉客勞蓮蓬。明年乞得白花種。雪藕調冰後會同。
丙辰七月晦日。吾宗髫翁借老友莊徐二君過予園居。啜茗清譚。兼示楊南峯集。集中有詠蓮房一首。乃成化丙午秋學士石城李公傑庶子匏庵吳公寬。侍講先文恪公諱。同饒楊公於京邸。聯句之作也。戲爲作圖。并錄原詩于後。蓮花紅者實美。白者藕大而甘。故拙句及之。以博三老一笑云。

白露褪紅衣（石城）停亭挺寒碧。污泥乍相辭（文恪）。衆果何敢敵。倒持若覆杯（匏庵）。平放如架幘。折蓋脆聯絲（南峯）啖實甘流液。味帶湖波鮮（石城）。態合溪雨側。蜂窠閉戶牖（文恪）。蠶繭謝澠澠。倩兮笑靨多（匏）。駢蘭釘頭積。誰知心頭苦（南峯）。却訝紋裳瓣。尊前憶吳歌（石）。老去傷國色。何慚登彝俎（恪）。自可利胸膈。截來馬蹄圍（南）。剗出魚眼赤。謫仙號猶存（匏）。濂溪愛非癖。奴視粟與梨（石）。句賞主將客。時新想南濠（恪）。土產誇東浙。水神怒擊拳（南）。溪女采留跡。感子遺瓊瑤（匏）。深情在鄉國（石）。王武并書於是日燈下。

清代州縣故事

蔡 申 之

清代州縣衙署之組織。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快壯皂三班。三班隸役充之。六房則胥吏充之。各有職掌。顧名思義。可得而知也。此外有幕客。爲牧令所延聘。以理刑名錢穀徵比挂號書啓之務者也。其中以刑名錢穀動係考成。責任最重。而賦役繁劇之地。漏催捺關。及大頭小尾諸弊。實皆徵比核之。書啓雖爲小道。非典雅穩洽。亦足貽笑招尤。若是者以視爲田。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受拘束。事最清高。顧不可與胥役同日語也。若夫司關簽押稿案用印挂號跟班辦差管倉之役。以供驅使奔走。則多畀之於家人奴子。昔所謂長隨者是矣。汪輝祖學治臆說云。「宅門內用事者。司關曰門上。司印曰簽押。司庖曰管廚。宅門外則有司倉。驛有辦差。皆重任也。跟班一項。在署侍左右。出門供使令。介乎內外之間。惟此一役。須以少壯爲之。司關非老成親信者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責。不止傳宣命令而已。心術不正。將內有所發而寢關。外有所投而留難。撈權婪贓。無所不爲。其後必至勾通司印。伺隙舞弊。此二處官之聲名繫之。身家亦繫之。管廚辦差。則有浮冒尅扣之弊。管倉則有盜賣虛收之弊。皆虧累所由基也。」何耿繩學治一得編云。「分派家人執事。要各因其才。用違其才。必至債事。門印爲最要。非明白人不可。擇誠實曉事者。經手稿案文移等件。」又云。「在門上者。管理會客。或查監獄押犯等事。在印上者。幫同簽押用印。」考厥職司。亦甚重要。顧以其流品之賤。地位之卑。恆爲士君子所不齒。然其能爲主人倚畀。引爲臂指。以饒其口。以贍其家。甚且供聲色之娛。揮霍之費。當亦有道。以自樹立。局外人不易知也。世易時移。更成陳蹟。欲求有統系之紀載。殊不易得。沉研史者。既求之於縱。復欲求之於橫。縹緲俱得。真象乃見。此爲今日學者所共認。而亟爲努力者也。予嘗遊白山黑水之間。於船廠

識豐潤張叟。年七十餘。老矣。身肥短多膂力。目炯炯有光。矍鑠如壯年。善飲酒。酒酣暢言少年事不自諱。客館無聊。呼與共語。自言幼以孤貧逃荒關外。爲州縣廝役。並言有長隨論。不知誰氏作。皆個中人辦事秘訣。用以爲衣鉢者也。嘗借觀抄本。辭殊鄙俚。所紀亦瑣碎不耐讀。因置諸行篋中。此二十年前事也。歸里後。復於燕市冷攤上。得一抄本。與張本校對。大體同而詳略不一。各紀心得。知非出於一手。嗣又於廠肆得各行事件及公門要略門務摘要交代秘訣政餘雜記等舊抄本數冊。則分門別類。較長隨論爲詳。皆無著者姓名。但其爲個中人語無疑。反復觀玩。如燃犀照渚情狀悉見。昔日恨不易得者。竟得數本之多。不易知者。而今豁然矣。因思此種珍秘材料。聽其散失。豈不可惜。爰爲整理。訂其魚豕之謬。事不厭於煩瑣。辭不責其鄙俚。以存廬山真面。借各行事件爲綱。以公門要略長隨論等附之。並爲觸類徵引。以求暢發。至其搜刮之法。希寵之方。雖在筆墨以外。然得此亦可以窺見一斑。因叙而論之如此。嗟嗟。世變滄桑。故交零落。每一回首。不禁悽然。於此稿之成。又有無窮之感矣。倘讀者於今日之縣政而詳求之。何者改良。何者進步。何者仍舊。何者已非。而思有以糾正之。於社會人心。地方政治。或不無小補焉。

錢 漕

凡官初到任。必先回明官早幾日派出朋友執事單子。方好各執其事。(各行事件。下同)

回官早幾日派朋友送貼紅告示及書差紅諭至署。告知書差前去迎接新官。着差役打掃衙門。另外預備公館。官一到寓公館或一直進署。務必皆要請示。

按古者告下之詞。皆謂之諭。左傳周天子告諭諸侯。漢書漢高帝入關告諭。是也。後世出自皇帝曰上諭。臣下之告其屬亦曰諭。諭之種類甚多。告示卽諭體之一。內而各部堂官有堂諭。至府廳州縣則有諭帖。清代告示之體。與今之布告同。只開端將官銜列於前。如某府某縣正堂某(但書姓)爲曉諭事云云。其後年月前。於正文後。另一行下方。加「右仰通知」或「右諭通知」四字。於年月後另行齊印之上端大書告示二字。下端書實貼某處字樣。並以硃筆標判耳。紅告示及紅諭以紅紙書之。取吉利之意。新到官者用之。茲據宦鄉要則及清人全寶廉所爲之公文式。舉紅諭之式

如左。

新任某府某縣正堂某姓爲公務事。照得本縣擇於某月某日出京。由某路上任。迎接書吏各役俱在某處伺候。不許遠迎。上任日期另行知會。來役不得僱替。執事務要嚴明。衙門應各修整。必須清潔。勿許泰侈。六房科職掌事宜須知冊。各房吏先行實投查閱。毋得違錯取究。須至諭者。

右諭六房書吏准此

某年某月某日行。限接臨日繳。
又牌式

新任某省某府某縣某姓爲公務事。照得本縣擇於某月某日某時上任。應用夫馬。合先遣牌知會。爲此仰役前去。着落兵房各該吏書照依開後夫馬轎兵各數。一一遵行。毋得違誤取究。須至票者。

計開

大轎幾乘 中轎幾乘 小轎幾乘 坐馬幾匹 棕套幾件

其餘鋪兵吹手傘夫皂隸執事各役等項。仍依舊例俱於某處伺候

右仰兵房書吏准此

某年某月某日行

定限上任日繳

外省文官。六品以上張紅繳。七品以下均藍繳。其餘儀仗。亦不盡合。不知始於何時。按會典知府同府倅藍繳。青扇各一。銅棍皮鞭各二。肅靜牌二。青旗四。知州知縣皆同。縣佐藍繳一。銅棍二。教職藍繳一。雜職竹板二。又與夫司道以下至教職輿夫四。雜職乘馬。今則雜職亦乘輿。相沿已久矣。（谷華軒雜誌）

凡在京銓放者。即應於途中先發書役諭帖。名曰一掌經。如在省候補人員。或委或署或補各外缺者。毋論遠近。亦應預備。發諭後訂有接印日期。再着人持貼紅示。倘委接印代理者。紅示紅諭不必用也。（公門要略）

頭接書役呈有須知事宜冊結。須要細詢問明白。記其大略情形。要問本城民土風俗。前任向來辦法。(同前)

官到時候。喚禮房送儀注單子。進署接印。先拜儀門。(大門之內爲儀門。取有儀可象也。)令禮房差役預備三牲祭禮。要問向來章程如何辦理。總宜照舊。

喚禮房備辦燈彩對子。

喚工房備辦床鋪桌椅箱架等項。

喚戶糧官吏兩房備辦公案印墊印盒印架。

喚戶糧房預備下馬宴。並令備辦三日公廳酒席。

新官入境。應暫擇公廨或寺宇停泊。著落兵吏整齊祇候。禮吏開具上任參謁祭拜各禮先後。以便次第舉行。先一日清晨。首領官率領各房吏典并各屬官生員人等。迎接入城。至城隍廟宰牲所齋宿。次早行祭。祭時止用便服。或用祭服亦可。獻爵讀祝皆行跪禮。禮畢進縣。祭儀門。更衣向北闕拜。送禮生下月臺之左卽公座。排衙畢畫卯。先主簿。後縣丞。後正堂。俱要拱手舉筆畫卯。六房吏畫卯押完。於簿上大判一日字。然後典吏相見。行跪禮。卽下公座答僚相揖。隨押公文。檢點各項畢。將所發牲酒。與官酬酢。成禮而退。散堂進衙。隨祭土地畢。卽隨開印。時用禮書唱贊。行四拜禮。佐貳備果盒酒。公堂拜賀。(宦鄉要則)

接印時卽諭禮房照常預備香案等件。先登儀門。行一跪三叩首。再陞暖閣。傳頭二三梆。打點一下。陞座大堂。望北闕拜印。行三跪九叩首。陞座。司印者將印信驗明。有無痕跡。再看印柄爲要。(公門要略)

俗吏多以到任爲榮。而奸胥喜以鋪張爲事。衙門則必爲修飾。轎傘則必另製新鮮。甚至氈綵圍屏。務求華麗。桌几燈燭。不厭碎煩。在長官釋褐方新。揚揚入署。視爲衙門舊例。快意當前。而不知派累行戶。苛斂里民。追呼悉索。已費中人之產矣。其實備辦供官者。不過十之二三。而侵蝕分肥者。已十之八九。是民爲魚肉。官爲唇齒。恣意大嚼。乃供群蠹之飽。(欽頌州縣事宜)

官到時。速傳糧房查問錢漕糧米地丁屯糧漁租雜稅若干。前任已徵若干。已解若干。務要查明批廻。令他開出清單查

核。

凡糧務先令糧總書或各櫃書暨庫房。問明年額應徵丁耗雜稅及民屯銀米穀石各若干。經前任已徵何年何項銀米若干。實在民欠若干。逐年分晰。開單送查。以便接徵。並令各櫃書出具實欠在民並無預徵侵蝕情弊切結備案。再令庫房書查明前任徵解何年丁耗。何款雜稅。得銀若干。曾否獲回照。分項逐一開單送查。併令造送支給款目簿一本。以備稽查。(長隨論)

令戶房呈送賦役全書一部。並每年應徵兵米地丁錢漕額數。開明清冊二本。一送官閱。一存自己看。再令賬房細看。查逐年解過錢糧若干。批廻庫收照稟查驗。是否齊全。銀數年月日印上有無挖補洗改痕跡。(公門要略)

新官到任。交代乃是一件要務。溯本窮源。以清各款。一切錢糧。悉載賦役全書。考之無難。惟恐全書未載。或奉文加派。或發追銀兩。或清出田地。如此者則調各款原行卷宗細查便知。交代盤查。先閱賦役全書。全書乃歷年徵解之定額。再閱司頒冊。乃每年起解存留之定額也。再閱須知冊。乃現在完欠之簡明大略也。其現在之數。須調總目日報流水串根而核之。起解銷支之數。吊批廻領卷起解底稿而閱之。所有稽查之法。先取全書并司頒確冊。將解司庫地丁。併存留俸工驛站雜支各款。閱其總冊。即知闔縣應支應解應徵之數。後吊各歷任交代上年奏銷冊。一一比對。如錢糧數目若干。未徵若干。已解若干。未完若干。存庫若干。內庫若干。現存若干。放出若干。記明在心。倉內亦然。倘遇上司問起。已有准備回答。(門務摘要)

清查之法。如地丁錢糧。則應查其全書額編實徵銀數。按前官到任離任月日。任內徵收過若干。解支過各若干。應存庫銀若干。未完民欠若干。分年分款。先清其綱領。將應存庫銀。即按款照數兌交。其徵收數目。又必驗其申根流水。覈其日報總目。而申根流水報簿。倘有假捏改造。徵多報少之弊。其解支款項。又必照驗其批廻。稽查其領狀。而領狀批廻。倘有洗補年月。改換銀數之弊。均當細察。然有批領未交。而前官稱係借過某項。支過某項者。則當詳明所解衙門。查明所領員役。果非虛捏。方可憑信。至於民欠清釐尤難。官侵吏蝕。多暗藏於民欠之中。新任之員。第知責成於經管錢糧之總吏庫吏經承櫃書。取其並無捏欠願甘賠補之結狀。不知此輩或受前官賄囑。或係己身侵蝕。

通同狗隱。彼此欺瞞。結狀視爲具文。是在責令經承櫃書開造花名細冊。先查某年民欠總數。次查某里某甲民欠細數。然後將花戶姓名欠銀數目。大張告示。曉諭通知。有以完作欠。以少作多。令本戶告理。更須出其不意。摘拘完納。查詢虛實。一有弊端。卽窮究到底。官侵則據實揭報。吏蝕則卽卽監追。務使戶戶無虛。釐釐著實。(欽頒州縣事宜)

羨耗隨同地糧解司奏報。如遇災蠲。正耗並免。恩蠲免正不免耗。交代之時。須查總報及流水等。如前任已徵未報。未解司庫。而奉恩蠲免災免。向例無論糧租。詳辦註明。作爲次年應完之項。名曰「花戶長完」。此宗銀兩。必須新任歸舊任。近來多與舊任均分。亦或四六分。倘舊任均執不從。卽同監交列入義款。作爲歷任無著虧空之抵補。如無虧空。作爲脩資。亦無不可。臨時隨機定奪。至於州縣地糧。每糧徵收耗羨數目。並非一律。有每兩徵一錢者。亦有每兩徵一錢幾分者。詢諸該管便知。(直省交代總要)

徵收銀米。例用板申。各櫃書遵照內編字號。分年填上號數。送署內用印。不許留空。致有通融移甲徵乙之弊。每月申板執照。任意糶糊。奸胥另行木戳蓋印。以致有大頭小尾之弊。更有糧書素與殷實大戶交好。減價預收糧銀。糧書先給收字爲據。其銀申緩期付執。糧書卽將該戶申票銀數分散。多折張數收存。遇有小戶完糧。糧書卽將折好申票。查其銀數相符者。更改戶名或年分。通挪侵用。大戶收執糧書收據。無申安業。小戶收執改名申票。照實徵冊內并未扣銷。混稱民欠。迨至摘戶籤催。小戶將改名申票呈驗。糧書捏稱失銷爲詞。此爲張冠李戴。(長隨論)

凡各櫃書。請送申票。必須內外均登年分字號數本。以備核對。則有不填年分字號。冀混通融。或於請申簿內本數。小寫「二」「三」字樣。迨至截取送進申根驗銷。將請送申簿內改少。請本「二」字改作「壹」字。「三」字改作「式」字。請多報少。以致有私申侵收銀米。此弊破獲甚多。須宜防之。(長隨論)

交盤原有定例。如各府州縣印官。凡遇降革病故休致終養等項。既經離任。則任內未清錢糧。官雖易而吏則一。一是侵挪。何難清查。茲訪得湖南緣事各官。名雖離任。或羈滯在各該地方。或流寓於省會客舍。經年累月。交代不清。蓋緣接任正署新官因交代陋規不能如願。故意留難。不出冊結。亦有上司經管吏胥勒索未遂。混行翻駁。甚至有等上

司官。以平日之趨承不到。今日之禮節甚微。輾轉移查。擱案緩詳。此在降革等官已屬難堪。一經病故。家口羈滯。旅艱難歸者。更不知作何情狀。更有一種恣縱無忌之徒。或舊項可完。故留尾欠。或前已清楚。託故稽延。自以已破之甑。罔知愛鼎。把持請託。無所不至。殊可痛恨。(趙恭毅公臚稿通查交盤以消積弊檄)

一問每年可有少稅契。現在有無瞞稅者。問明詳叙。回官出示嚴禁瞞稅。

查前任現在契尾存餘有若干。

市易田宅。既立文券。必投驗官府輸納稅錢。給以印憑。謂之稅契。此起於東晉時。(清人公文緣起)

一喚倉房。查問平常社會積穀額數若干。現存倉中若干。查明斗級甘結。前官有無虧欠穀項。問現存何處。務要開呈清單。

按常平倉始於漢代宣帝時。穀賤時增價而糶。貴時減價而糶。社會始於隋文帝時。令諸州及百姓及軍入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

倉穀各石出入。先須詳明。不許違例擅動。近則不然。有將穀石任意食用。或平糶之時。乘此多糶。照部價每倉石一兩二錢。穀則減半移交。或乘時將淨米取去。以一米二穀移交。此等情弊。勢所不免。須查明酌辦。糶存價值。暨平糶餘米價銀。亦應查入交代可也。(直省交代秘要)

從前州縣。多用量倉之法。用杆丈量。約略算交。其中有虧缺霉爛。不能確知。今倉糧交盤。已按米穀之多寡。定期限之遲速。自當徹底盤查。如有虧空短少霉爛糠粃。即據實揭報。其有前官私糶未補折價留交者。斷不可違例接收。至奉文平糶。須查其實在糶賣之數。催交價銀貯庫。惟民借一項。其弊多端。有本係虧空。乘奉文出借。以少報多。捏混掩飾者。有遠年民欠。改換領狀。以舊作新者。有好胥蠹役侵收冒領。混入民欠者。必預詳細查察。開造花名細冊。另取欠戶領狀。以杜諸弊。(欽頒州縣事宜)

存倉米穀。惟微變者不可收受。倉穀底面配搭。每石碾米五斗。即屬合例。其餘米色稍陳。或灰土稍多。可以代為設法。糶借易新者。亦當接收。不可勒令風颺。明講折扣。(清萬楓江幕學舉要)

各項皆易確覈。惟民欠錢糧。有無官役侵蝕。難於查考。以流水堂簿總數。合對奏冊。略知大概。又有間出欠數。令里長催頭查明出結者。亦有令經承出總結存查者。須量地方之繁簡酌辦。(全前)

一問戶糧房此地有無請帖承充牙行。雜稅額規每年徵收若干。此地有無領帖承充者。並問鹽店當規若干。

按牙即酬餽之稱也。本謂之互。即主互易市物者也。唐時謂之牙子。宋時謂之牙人。其設立行號者。謂之牙行。業此者官給印紙。謂之牙帖。請帖者向家人吏役於正項外恆另送使費。以免刁難。亦陋規中之一種也。

雜稅指鹽牙房地麪煤窖鐵驢豬羊等稅而言。各牙在司請牙帖充當。每年完納稅銀。解貯司庫。作兵餉差案經費。

(直省交代秘要)

一問戶糧庫房經承。前官簽點銀匠何人。如不安送禮規。可回官另點別人。

徵糧之有耗羨。由來已久。雖多寡不等。而從前各官之辦公事。養贍家口。悉皆取給於此。皇上體恤巨工。愛養百姓。先准原任山西撫臣諾敏之議。酌提耗羨解司。以充本處地方公務。及各官養廉之用。(欽頒州縣事宜)

花戶納銀。尙有銀匠。勒令打印。多索火錢。銀桌減估銀色。多壓戩頭。櫃書有吊封抵盜剪邊換塊諸弊。(同前)

州縣各官。或因起解錢糧。尙有零費。或因用度不節。支給未敷。雖不敢公然額外加耗。竟有設立銀匠數人。名爲官匠。尙司傾銷打戳。將民間完糧之銀。苛折成色。勒索火錢。各二三分不等。迨至發俸元寶之時。則每百兩暗扣二三兩。令銀匠添補。是出名者在匠。而巧取者實在官矣。况民間完糧。定例自封投櫃。果有青潮短少。不難發出原封。

令本戶驗明照補。即恐成色稍有不足。傾銷便至缺數。亦當於通縣銀匠各給名字戳記。聽從民便。赴店傾銷。額定每兩火炭工錢三五文。不許多索。仍於起解時查明各匠經手名戳。足數發銷。毋得從中扣剋。則官匠不能借名賠補。而勒索於民。知縣亦不得指稱青潮。而巧取於匠。(同前)

一問戶糧房有無民欠。有民欠即回官出票催追。

州縣徵糧之法。各處不同。有用差役分里坐催者。有用里書甲總歷年不換者。有用花戶爲催頭。責令聽比者。名難悉數。法皆不善。如農村鄉民。素未入城見官。一點催頭。則茫然無措。而衙門人役欺其愚懦。恣意苛索。鄉民視應催

頭爲長途。百計營免。書役視催頭爲利藪。擇肥而噬。此用催頭之弊也。其坐差里書甲總。派定里分。竟同世業。經承收役。狼狽爲奸。凡造冊聽比。俱有陋規。經承收役取之於坐差里書甲總。坐差里書甲總又取之於花戶。非計敵津貼。卽斂麥斂秋。毋論用一派十。層層剝削。而小民只此脂膏。多用一分浮費。卽少完一分正供。况若輩旣得陋規。自不肯破面力催。非朦混免比。卽倩僱代責。否或以愚懦之戶。串拏塞責。甚者包攬侵蝕。飛灑加派。無弊不作。一至水落石出。脫身潛逃。又累本戶重完。是百姓受點催頭之累如彼。受坐差等之累又如此。（欽頒州縣事宜）

民間田地。每圖向分十甲編徵。從前陋例。設立糧長現年名色。卽於里戶內按年輪充。其初不過糧長管催米石。現年管催地丁。止於奔走之勞。而後則踵弊相沿。凡一切私派悉於糧現名下催繳。而經承差役巧立規禮。分門別類。百般苛索。不但代受比責。亦且費用資財。甚至地方相驗。人命踏勘。公務往來供應。悉取給於現年。常有輪當之時。賣田鬻產。尙然不足者。歷經題明禁革。而鋼弊牢不可破。因各州縣中間。有附近江河。逐年坍沒。或偶遇山溪水發。石壓沙淤。以及逃亡積荒。無徵糧額。皆責令現年包賠。若使遵照革除。則前項錢糧。卽歸無著。是以雖有才能之吏。亦多陽奉陰違。（全前）

錢穀之重者在徵收。平時旣不設法勸催。臨比又不清釐完欠。分別勤惰。懲一儆百。上堂毫無頭緒。徒聽經廳指揮。應比盈庭。無非僱倩。終宵朴責。總係虛名。共有一身包攬幾圖。輪流受責皆此一人。面貌尙不能辨。適爲皂隸及代杖之人作一生涯。而小民多出一分應郊僱打之錢。卽少完一分正供。勞民傷財。徒自苦耳。（全前）

拖欠錢糧。半在頑戶觀望。半在糧頭保歇人等包攬侵欺。頑戶猶易催。而糧頭人等之弊難革。蓋花戶零星寫遠。州縣都有查比糧頭。而花戶不之間者。老奸包納花費。任催不完。又或僱覓慣受刑杖之人。承認花戶受比搪限。徒費敲扑。國課仍懸。必須剔清舊弊。遼限不完。卽拘真正花戶到案。諭令按限自封投櫃。寓撫字於催科。亦在隨時立法而已。夫欠糧之人。共書差使費。積而計之。已與正項等。能使百姓少出一分雜費。自然多完一分正供。（清萬楓江幕學學要）

初任牧令。除人命盜賊。錢糧頑戶。逃犯賭博。一切事關地方者。自應照常差役。著落查捕。不可稍有縱延外。至於

無事之時。斷不可聽其借名愆。輕差下鄉。蓋此輩城狐社鼠。假威以逞。其視村農猶魚肉也。一旦奉差赴鄉。聲焰俱赫。里巷婦子。畏之如蛇蝎。而且指東話西。大言恐嚇。飽噉雞黍。勤索錢文。稍拂其意。輒咆哮詈辱。莫敢誰何。小民但期無事。惟有吞聲受之而已。所以不但無事不可輕差。即有平常需差之處。亦必當面諄諭。務令歛跡奉公。再衙門之弊。尚有買號謀簽者。乞恩賞粟者。夫發簽出票。不過奔走之事。乃至於爲恩爲賞。可謀可買。則差之爲利顯然。而差之爲害亦顯然也。（欽頒州縣事宜）

一問屯糧兵房有無正副。丁軍家務要查明。防備上憲提丁追費。

一申報上憲委員承催。或催漕。催征。催錢糧。催交代。催稅契。催挪墊。或提費。或提經承銀匠。或踏看水災。或看旱災。或散賑濟撫恤等事文件。呈官判日期。均由簽稿處送。或送錢穀師爺處。或送刑名處閣核。此總出進由簽稿處經過。纔免錯悞。

申者伸也。有引伸之意。爲公牘中之一體。凡用申文。大率應行之事件。已無可疑。不過具文申明而已。申報者原因多起於下。如應行之事。已經成立。而申報之。凡申只有申文一件。其緣由即書於申文面上。不周副本。普通用毛邊摺紙。分六行繕寫。遇有敘述上憲須抬頭者。俱用平抬。若上諭聖訓皇仁等字樣。則用雙抬。其文開端須敘發文之官府名稱。如某府某縣爲申報事云云。其後以須至申者結。其封筒正面上方。左書右申二字。右書某官某姓。須排齊。下方中間封口處。書某府某縣謹封。背面書年月日呈。於年月上用印。更於印之四角。書內申照驗四小字。（清全寶廉公文式）

凡送官核批。送師爺核批。核畢由簽稿送至門房。然後發出經承擬稿。書辦又送門房。門房送簽稿後。又送至錢穀師爺處核正。錢穀送簽稿。簽稿送至內簽押房呈官畫行。畫行畢。由簽稿送至門房。門房將稿發出房經承送簽票。經承將簽票送至門房。後伊送簽稿處。簽稿送至用印處。用印畢仍送簽稿。然後送至標判師爺處。標判畢仍送簽稿。掛號封過。即送門房。門房務要過細看明。有無錯漏。看明再行發房開倉。預先籌畫隨漕解款要緊。免其臨時掣肘。更恐領解之時不發。

徵解要識緩急。地糧爲急。官租次之。雜項又次之。地糧之中。大戶爲急。中戶小戶又次之。地糧項下。起運急於存留。起運之中。又以河工兵餉爲急。須查往例應解若干項。於某時起解。做而行之。自無錯誤。(萬楓江幕舉舉要)

一遇比較之日。必得早晨傳戶糧房送比簿比差。卽令傳齊管頭總頭差役。催追欠數。午間傳齊站班人等。如有欠差。實意下不去者。喊伺候。如齊者請官坐堂。

征比總要以流水比銷。以及申報數目。均屬相符。卽蓋用戳記。隨來隨辦。按時發出。比較之法。總於某圖差名下。每卯應額徵若干。如本卯只收若干。核計不及幾分者。卽應提比。按民欠數目之多寡。計愈催欠數之輕重。如徵催不及幾分者。卽應比若干板。於該圖差名下。卽蓋紅圈幾個。每圈一個。或責五板。或十板。比較足。卽照上紅圈而行。此徵比之章程也。(公門要略)

平日錢糧櫃上。徵收之錢。簽差下鄉。追收之錢。必嚴令每日繳進。錢糧地丁屯糧漁租隨漕雜款等額征多少。而上下兩忙批解。(地丁於春秋兩季徵收。春季曰上忙。秋季曰下忙。)必須要戶糧房開一清單摺。安放辦公之處。平常至錢穀處商叙報解者。總宜喚經承同去商叙。

攤捐款中有急須批解者。或解一季。或解半年。另簿存記。如屬可緩。且可不解。倘奉文催。或先申復卽日籌款批解亦可。斷不可動正項而解捐款。緣正項有虧。分釐均干參處。捐款欠解。尙無妨礙。

一有報解者卽斟酌可靠之差。備文批解。務須驗明印花。封釘銀桶。並要叮囑去役守候回批。乃要緊之案件。必須發戶糧房粘卷存案。

按報解應用申文。所謂申報解是也。惟申報與申報不同。申報之關係較重。如申報錢糧。申報軍火。申報人犯之類。均須附有批廻。飭交差役。攜帶公文。并批紙投遞上憲。守候持回。以爲證明。據公文式舉之如左。

署天津府河防同知為批解事除外今差本役管解後項銀文小心前赴

直隸籌辦自治總局憲 臺下告投守奉批廻備案須至批者實

計批解

某年某項

銀 兩 錢

公文壹角封

右批差 ○ ○ ○ 准此

光緒 年 月 日

廳 押

上憲將申解驗收後。於來批前半上面高頭。用墨寫批廻二大字。再用硃筆於批廻二字上各標一圈。復於年月前空白處。折半面合同申文。如申解督撫。則寫部字號。申解局所。則寫局字號。俱用草書。然後蓋一騎縫印。交還原差携回。

管解錢糧一事。先將應解各款銀錢。令經承開一清單。以備查考。起解時。在庫兌發銀兩。點明數目。或裝桶鞘。俱要親自過目。沿途早晚查點。驗明桶鞘封條繩索有無鬆動。小心護解。司道衙門兌交。必要熟識。不致喫平色之虧。拆封務必小心。以防零落碎銀。及添平盤底粘貼薄錢等弊。(長隨論)

凡大撥餉銀鞘過境到縣寄庫。即令庫房庫子會同原解差役驗明桶鞘有無鬆動。隨即眼同押解員役。每鞘用秤稱準觔兩。逐件編號登記。著令庫子扛抬。不許人夫扛抬。進庫安放。以防通盜偷竊。是夜移營撥兵。並派民壯馬快防守。次早按鞘點交原解員解。督同兵役護解前途交替明白。守取回照。(長隨論)

一報解切不可延遲。恐上憲委員前來。而官多不便也。凡官到任之先。必得探問前官有無虧欠。總宜私下探問。前官若有虧空。卽回官查串封櫃。料妥再行擇日開徵。仍令書差將所徵收之錢。每日依數繳進。免書役扯用。官接印之後。令各房間送書差值日單子。回官定期查倉查庫。

一令兵房開送各班總役頭役散役單子。

捕役一項。在各役內最爲卑賤。充斯役者。大率皆窮極無聊之輩。例給工食。爲數無多。不足以資養贍。遇有呈報。贓重之案。比則滿杖。忍痛誣緝。間有破獲重大竊案。應行解勘者。向來多係捕役賠貼解費。是捕役爲各役中最苦之人。而所辦又係賠貼費用之事。似此利少害多。而欲使之不象賊分肥。不屬賊誣叛。不唆犯翻供。烏可得耶。賊匪既爲捕役所蒙養。則捕賊聯爲一氣。恣意妄爲。無所顧忌。此地方所以報竊頻仍。終鮮破獲也。(清何耿繩學治一得編)

一鄉城富戶請示。門印均有規矩。

一春耕節祭祀。令禮房領銀承辦。

一春季勸農。務須備辦花炮酒羹扇等項賞號。回官標牌定日期下鄉。

勸農之法。如南畝西疇。正當有事。則一切胥役。不許下鄉。恐追呼妨業。如秉耒執筐。都無暇日。則一切雀角鼠牙。不與聽理。恐牽連失時。如野有荒田。則督其墾藝。以盡人功。如地鮮水利。則令開溝洫。以資灌引。如民多遊手。則力禁賭博。嚴查宵匪。而人皆食力於耕鋤。野有惰農。則禁止社賽。驅逐窩娼。而民皆相安於勤苦。凡此皆所以勸之也。至於春耕秋斂。所謂主伯亞旅者。咸舉趾田間。公務之暇。不時單騎減從。親詣鄉村。問其播種者如何。收穫者如何。獎其勤樸。戒其奢靡。諭省物力於豐收。令儲蓋藏於籽粒。麻麥麻柘之間。以與父老子弟殷殷相慰勞。俾知長官重念農桑。莫不感激鼓舞。以自盡力於出作。此又勸之以心。而非但勸之以身也。(欽頤州縣事宜)

一遇大比之年。而各縣文武生員赴省鄉試。先着禮房號房查明若干名數。回官請示出票調戲班薦舉。喚役搭戲台。紮龍門搭橋等事。內裏預備卷資花紅酒席。並要備辦三報賞號。及加官封子錢價等差。

一問驛書造驛遞馬匹數目單子。

本治共有幾驛。某驛應額設驛馬若干匹。現在行差。有無額缺。驛夫清白夫若干名。有無經制。本治有無額設船隻供給。應何項何路差使。每額應領買馬銀兩若干。麩料銀若干。藥材若干。以上每年支給若干。如船隻打造修理。價銀若干。作何支給。各項在何項銀糧開銷。勘合火牌。委員供給若干。外給口糧若干。至到任之期止。各項支過若干。有無透支冒領等弊。細查明白。(公門要略)

一發茶房壯役站夫驍夫工食銀兩。要分四季給發。務要將領狀送至錢穀師爺處批核。或送賬房處批核亦可。

領狀即領紙。用以領取錢物者也。又謂之墨領。以狀上不蓋用官印。只用戳記。俗亦謂領子。領紙之轉音也。

一發營兵米。總應按月給發。務要備辦米票。亦令兵房備文移營。

一發養濟院及孤貧之口糧銀兩。要查明額數若干。此項按季給發。其領狀或送錢穀師爺處批明若干。或送賬房處批核亦可。

一差役工食銀兩。及作作工食銀兩。吹手鋪司渡船飯食銀兩。亦按季給發。其領狀均送錢穀處批。或送賬房批核。此等項查明向來有折扣否。但各省不同。而領狀送批。如批准方可給發。將領狀發出房粘卷。

一發禁卒更夫工食銀米。總要領狀送批。如批准方可給發。

一發監犯口糧鹽菜等錢。均要按月給領。將領狀送批存案。而此項切莫折扣。若犯人未定罪者。不准給領口糧鹽菜等錢。

一發各廟春秋二季祭祀銀兩。問明每兩折錢若干。門房每串或扣一百二百不等。查問向來自自章程。而領狀送批存照。孔子廟學官辦理。其餘各廟皆由禮房辦理。

支發各款。如教職捕廳俸銀。生員廩銀。俱按季據領支發。平色須足。至各役工食等項。查照向例發給。但不可按季全發。務多留有餘。以備重案遠差陸續借支之用。緣此項如額外墊發。雖入交代。後任不認也。再捕廳多有因案停俸者。必須查明。倘有冒領。開入支款。後任亦不認也。總之支發各款。不得據領即發。先令該管房查卷送閱。看前任

如何支發。照例辦理。自不至有冒領浮支之弊。(清何耿繩學治一得編)

一凡出進銀錢。務要設簿記清。送賬房蓋印用圖章。免後來受其拖累。賬房爲銀錢出入總彙之地。最要綜理得人。第一款項要清。存庫銀錢有簿。支發俸工有簿。支發一切雜款有簿。至私項出入。亦分類登記。而統入流水。俾總入總出。每日有數。則有餘有虧。按簿可稽矣。管賬人於每日總結後。將賬送官逐項覆看。於總結處戳用圖記發還。倘出入有應商之處。或標籤。或面商。從長核實可也。

(學治一得編)

一辦漕各處情形不同。其中關節。一切辦理之法。未便形於紙筆。須得細察民風。隨機應變。因地制宜。照前任辦理之法。極爲妥協。若想將漕米加增。而不由舊章。難免無事。

一收漕之時。驗米者却要仔細。全憑乾潔圓淨。如有潮碎沙土夾雜。概不可收。

一額徵米石漕白。所以供天庾。南文秋儲。所以給兵餉。各州縣多者數萬。少亦幾千。盤量收解。原非印官所能親爲者。而吏胥之狡黠。與家人常隨之不肖者。往往彼此勾通。朋比作奸。於是有抑勒好米。故爲飾擄之弊。有措持不收。守候失時之苦。又有明加斛面。淋尖浮滿之端。並有婪得陋規。濫收不堪之事。至於不肖有司。私派漕規。遂爲運弁親破。借以挾持。往往故意憎嫌米色。措勸兌運。非通同科派以分肥。即彼此詳訐而誤限。(欽頒州縣事宜)錢漕須要款項明白。稿案律例清楚。俗謂不愁無人恭。只愁事不濟。(公門要略)

書 啓

一往來書札。並上下郵字。各要記一號簿。

一所到之郵信。毋論早晚。必得轉郵前途。將郵信存留備查。

一各州縣姓名號行。均要寫一清單。貼于辦公之處。防官問答。

一各上憲官銜品級姓名號行。寫一清單。貼于辦公之處。

設立同官錄一本。俾便查閱。某府某縣下用浮條貼上。如遇官陞調署。亦便更換姓名。（公門要略）

一令抄報到來。須要查看有無陞調之員。即於同官錄內更換清楚。（同前）

一令坐省之朋友。探聽各上憲太太老爺太太生日單。

一令號房探聽文武同寅各處生日單。及地方大紳士生日號行。均要寫明。貼于辦公之處。

一寫紅白稟帖五行。夾單書札四行。稽照六行。書啓七行八行均可用。

一寫稟帖須用紅白稟帖。務要寫明事由。

一稟帖批回。定要存留。防備查考。副啓亦用紅白稟封。

一寫上憲夾單紅白稟帖。務要靜心端正。切莫錯落。寫完定要將稿對明。

書曰王言爲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稟字之義。蓋源於此。大凡事之與前後有關者多用詳。其用稟者。或詳文有不

便言。或不必見之詳文。而乃以稟通之也。（清同寶廉公文式）

稟帖均用五行。夾單用五行或七行均可。字體近喜用稍大者。故不宜太小。（公門要略）

事之先稟而後詳。及隨詳而加稟。或不詳而用稟。或詳後因駁而稟者。多因其事有疑惑未明。或案關重大。不得不分

晰以稟也。其體與尋常文稟不同。其詞與詳內看語迥異。如事有可疑者。須從其疑處反覆辯論。俾閱者恍然覺悟而釋

疑。事關重大者。必將其根由曲折詳陳無遺。或係現在作何辦理。或俟請示而後遵行也。若識見不到而冒稟。則嚴譴

立至。才學不到而成稟。非辭不達意。即因辭而害意耳。至議稟一切。則當因時因地。順乎人情。參諸條例。設身處

事。不可徒執己見。擅逞其才。託諸空言。并貽後患也。（辦案要略）

紅白稟以紅稟寫官銜摘事由。以白稟敘事件。謂之紅白稟。凡稟公事用之。由刑錢主稿。書啓不過繕清而已。惟本官

到任通報。用紅白稟。多由書啓起稿。紅稟摘事由。第一行寫官銜。第二行寫某事由。平官銜起一格一字。如有長頭

一行平寫。第二行低一格。如有憲札字樣。第二行比頭行高一格寫。其用紅稟摘由者。以候上司批回故也。（宦鄉要

則）

紅白稟總要有一行到底。多更妙。除起頭稟字之外。一字不得成行。一行不得成張。大人老爺字樣。不得寫在邊上。且不得三四重見。夾單亦然。稟帖首東大人老爺字樣。宜居中。次東亦然。自官銜起。至請安止。或三十行。三十五行。二十行。二十五行。方覺好看。稟文尾瞻寫年月日。照開首官銜一樣。低三格。寫年月日總在下版居中。如稟文已寫過下版一行。即從第二頁下版寫。光緒字起。至月字止。一格一字。日字從下數上空出五格。初一日字樣。寫在當中。(同前)

用手本照常寫官銜。用單帖叙事。夾入手本第一幅內。謂之夾單稟。如州縣與府廳。佐雜與州縣。除親臨上司或舊上司用雙紅稟外。無論年節升遷等事用此式。或親臨上司有謙光者。以紅全夾單覆賀年節。屬下繳帖。亦用手本夾單。又有用夾單稟公事者。以其不必存案。不須動用紅白稟也。有雙紅稟夾單者。以其事正稟未叙。不能將此事曲明上司也。(同前)

夾單用八行格式。每行二十八格。低三格寫起。開首不寫官銜姓名謹稟字樣。只寫謹稟者云云。末寫卑職某某謹稟。(同前)

雙紅稟今已革除。有用之者。亦改爲五行頭耳。(清全寶廉公文式)

以一手本寫官銜姓名。另以一手本先寫官銜姓名。後寫稟賀等情。謂之雙紅稟。如上司新任陞遷加級陞見。及賀年節生子生孫各喜事用之。若非親臨上司。而分位尊大。如本省外道。及外省督撫藩臬各大憲。亦均用之。繕寫雙紅稟。用五行。每行二十八格。連抬頭在內。上餘三指寬。周圍留邊。約一分半。開首一行低三格寫起。自官銜寫至謹字止。看官銜字之多少。或一格寫一字。或二格寫三字。或一格寫二字。配勻一直寫下。第二行稟字。平官銜寫。一格一字。第三行寫大人字樣。高二格。下寫閣下。下寫謹稟者竊卑職云云。卑職字偏右邊寫。一格一字。以下敘事。寫數五行。然後接上恭維。庶幾大人字樣。又在下版居中。最爲莊重。此五行有一行到底更妙。末寫卑職某某謹稟。寫名不寫姓。卑職某某偏右邊寫。一格一字。謹稟二字照稟文一樣大。格中寫。(宦鄉要則)

書稟內字句。必須一路到底。切忌具脚。亦忌平腰。(同前)

夾單稟者。夾紅單稟事也。夾單上用敬稟者起。某人謹稟止。無年月日。(同前)

稟帖宜年月寫於陽面。不寫陰面。有空一頁寫者。則爲曳白。(同前)

封稟之法。凡雙紅三紅夾單及紅白稟。俱內用紅封。不粘簽。不寫字。不粘封口。口上紅簪折入封內。外加白封套。以白封口對紅封口。用紅簽粘。正面紅簽子稍短。綜齊上不齊下。忌漏白故也。簽上寫大人安稟四字。有官保銜者。寫官保大人。若係老師。寫官保夫子大人安稟字樣。紅簽上字要端楷。又要排勻。上一字頂上簽寫。忌空頭。底下一字宜落底。忌吊脚。字不宜大。背面騎縫上寫稟字。下寫封字。字亦要小要正。蓋以小稟封圖章。不可歪斜。蓋好送簽押粘口申發。(同前)

書稟一席。從前俱由書稟師爺寫正。近時多有由簽押管書稟朋友代體。書法貴乎圓潤乾淨。無錯無漏。快而且好。方爲能手也。(公門要略)

凡挖補或用同色紙。或貼愈箔。均無不可。但不可多。只挖補一二字。多則不成事體矣。(同前)

凡拾頭以三拾爲率。如頌聖字樣則三拾。恭維上憲如大老爺大人之類則雙拾。頌揚上憲字樣則單拾。(同前)

凡所來書稟。多由管稿朋友送。或官自己管。一經交到。卽先掛號。後呈閱。恐至存內無從掛號也。如應復者。卽送師爺擬稿。擬定了稿。或由師爺處送到。或由管稿朋友交到。接收後。卽行呈閱核定。卽蓋用官之圖章。或畫花押。方爲定稿。然後再送師爺處寫。或自己代體。然於未寫之先。卽應發條要備官封。寫正後。看官封上官銜無錯。卽連官封稟信一併夾好。送交管稿朋友。由管稿送用印後。自然又交回。卽再查過一遍。掛號封口。勿張冠李戴。仍交管稿發送。如若有關案件。則不必封口。如隨文發遞者。更不必再用官封。一經寫好掛號。卽交管稿轉發。但書稟面簽頭上用紅紙條。寫明隨文封發字樣。附插其旁。(同前)

凡無關緊要之件。方由管書稟之人發出。如有關緊要者。仍由管稿朋友封發。(同前)

凡上司常有公事。加函諄囑。應將憲東稟繳。或有謙稱教晚名目。應雙謝。不可漏。(長隨論)

凡不答復之稟信。只可放在一處。每月作一束存。(公門要略)

凡已發之稟信各稿。亦每月作一束。用簽標明某月份字樣。存於案上。以備翻查。(同前)

凡關乎銀兩公份等項之件。書稟應提出另存一處。或存賬房。總有一定之處。俾易翻閱。不可雜亂。(同前)

凡關乎刑錢案件之事。非書稟所能辦者。發房之件。亦要提出。分別刑錢。放在一處。亦每月作一束。事簡之區。亦簽標明白。置於案上。(同前)

應立號簿三本。一來信稟。二發信稟。三公份銀兩。(同前)

凡奉諭傳語。如請師爺擬一稟稿。應如何叙法云云。卽要細心聽明。要體會官府的意思。方能傳述。否則詞不達意。所擬之稿。總不合式也。(同前)

凡辦公桌上。筆硯之外。不可留存片紙隻字。若有公事送來桌上。一見便知。心目何等清爽。(同前)

凡發案。取官封以及一切公事。不宜蓋用圖章。其餘倘有不周之處。總宜隨時留心。至所用印色。更須精良。有好圖章。無好印色。仍爲不美。(同前)

書寫一席。最爲清苦。但爲公門中第一流人物也。(同前)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

鄧 雅 南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

論者常謂中國昔無科學，此言殊謬，蓋天文算學史不絕書，唐宋元明之間，亦常出名。所可惋惜者，僅有片段之研究，未能前起後繼，發達成爲整個系統耳。如漢書律曆志所載交會木星周行率爲一·〇九一六〇年，近代天文家觀測結果爲一·〇九二二一年，兩者相比，相差甚微，而先後測驗之時期則距千餘年，我國古代天文學之觀察與計算之精確可見一斑。至如算術，管子有「密義作九九之數以應天道」（輕重戊）；此言今已無可徵考。但周髀算經約著於戰國之前，其文曰：「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距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此即 $a^2 + b^2 = c^2$ 也。又曰：「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故以勾爲首以髀爲股，……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爲勾，日高爲股，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此即 $C = \sqrt{a^2 + b^2}$ 即 $a^2 + b^2 = c^2$ 也。其他如九章包括廣博之算學知識，南齊祖冲之（四二九—五〇〇）更求得圓率爲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即爲 $\pi = 3.1415927$ ）（見隋書律曆志）。其數之精幾與今同。然因方塊字形不如亞拉伯數字演算之易故終未能發揚光大，窮精逐微耳。直至明末西學東來，中國文化突然加入新血液，方得突然進步，開現代科學研究之先河，由彼時至今，各國學術來如湧潮，短短此文豈能盡述，故僅略論德國。

德國於十七世紀有萊勃尼茲 (Leibniz) 一六四六—一七一六者曾與白進 (Bouvet) 神父一函謂「中國人關於社會之事，均具有善良秩序之法則，對此法則極願詳細瞭解。……一者可以注射方法使中國獲得我儕之知識，同時亦可由中國獲得新智識」云。萊氏又以二元算術（即「〇」與「一」兩符號表示一切數字之數學理論）解釋易之六十四卦圖。其釋義

頗有精彩。此爲德國學者以明確之意識用西洋知識解釋中國學問之第一人焉。亦爲德國學者中之第一人實際感到有將西方知識傳播於中國之必要者。然德人真正親身來中國者，以傳教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爲首。

湯氏於明季天啓二年(一六二二)來華。至北京後，即將由歐洲帶來之數理天算書籍列成目錄，呈遞朝廷，並將所攜之科學儀器，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吏參觀。一六二三年十月八日據曆書所載應有月蝕，時戶部尚書張問達對天算極感興趣乃令湯氏預先寫一月蝕計算書，至期果驗。湯氏又計算北京子午線圈對於羅馬子午線圈之距離，此點已載入明史，可見其工作之被重視矣。後湯若望去西安府，又確定該城在地圖上之緯度，並觀測一六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之月蝕。於一六三〇年由禮部尚書徐光啓之推薦，湯氏繼瑞士人 鄧玉函 (Johann Terrenz, 1576—1630) 神甫之任回京供職於欽天監 (見西洋新法曆書題疏)。湯若望乃與意大利人羅雅谷 (Jacques Rho, 1593—1638) 等指導曆局(教養天算專門人材之學院)之學員逡譯天算表格與對數表等著作，歷經七年於一六三五譯出百五十餘卷，其規模可謂巨大者矣。

一六四二年七月崇禎帝密令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湯氏談論造礮，旋上命若望將用法傳授兵杖局內監，並命監造大小礮二十餘尊，大者重一千二百斤，小者二百斤。驗放結果，頗稱堅利，詔再鑄五百尊，又命湯氏教授放銃法，條纂火藥城守等書進呈。明年正月命湯氏與吳惟英講究火器於都城以資演練。四月周延儒出督師請攜火器，命若望隨征，若望爲空心礮台式，懷宗觀覽大悅，深爲嘉獎，又命若望赴薊督師傳習火器。後因若望精礮術，從李建泰出征，因隨之而降清焉。若望曾指導焦勗譯火攻揭要，成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對於各種火器之鑄造，運用，安置，以及子彈火藥火箭地雷之製造，均有所詳述(原書見海山仙館叢書三七冊)。

一六四五年，即清順治二年，湯若望製就渾天星球一座，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并輿地平圖。東華錄(順治三年)會載「是年(順治二年)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令大學士馮銓同湯若望……測驗……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統回回兩法俱差時刻云。」是年上命湯若望掌欽天監印信。其後官級屢陞爲太僕太常寺卿，勅錫通微教師，並賜第建堂。順治八年(一六五一)敕通議大夫。十五年(一六五八)晉敕光祿大夫，祖先三代均追賜一品封典。客卿之在中國者所

享之榮耀達於極點。然是時習大統回曆者均排斥新法，徽州楊光先著不得已辯攻擊耶教士甚烈，並攻擊其曆法。康熙四年（一六六五）楊氏進所著闢謬論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著選擇論論湯氏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之誤。其言謂：「湯若望進二百年曆，夫天佑皇上，歷祚無疆，而若望止進二百年，爲大不合；又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下五行，山向年月，俱犯重煞；——俱事犯重大。」上交廷議，議決若望及監官等八人凌遲處死，子弟斬決者五人，干連族人皆治罪。皇帝命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斬五人，餘流徙，因而廢西洋新法，用大統舊曆。直至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乃又用西法。

除天文學造轍之外，湯若望於天啓六年（一六二六）著遠鏡說，是爲介紹西方光學入中國之始，書凡十六頁，對於遠鏡之用法，製法，原理均有解述，對於光在水中之折屈光經過望鏡之折屈，凹鏡凸鏡對光之散聚，及凹凸鏡相合則將物像放大等等所言甚詳。

湯氏著作對多祿某 (Claudius Ptolemy, 140 A. D. 希臘人) 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第谷 (Brahe Tycho) 及加利里 (Galileo Galileo) 之學說皆有所闡述，惟其述及哥白尼之學說，不言其有地動之發明，反謂其有天動以圓之書（參看原書，圖書集成第一四七冊）。不知何所根據。湯氏全部著述爲：渾天儀說五卷，古今交食考一卷（一六三三），西洋測日曆一卷（一六四五），學曆小辯一卷，民曆補注解惑一卷（一六八三），欽定七政四餘萬年書，新曆曉惑一卷，大測二卷，遠鏡說一卷（一六二六），星圖，恆星曆指四卷，恆星出沒二卷，恆星表五卷，交食曆指七卷，測食說二卷，共譯各圖八線表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奏疏四卷，新法曆引一卷，新法表異二卷，曆法西傳一卷，赤道南北兩動星圖，恆星屏障，交食蒙求，交食表用法。又集成西洋新法曆書五種二十六卷，內日躔表二卷，月離表四卷，五緯諸表原叙目一卷，五緯表十卷出於羅雅各之手，交食表九卷則出於湯若望之手。

湯氏之後德人對中國科學有貢獻者爲戴進賢 (Ignace Kögler 1680—1746)。康熙五十五年來華，雍正八年（一七三〇）爲欽天監監正（另一監正爲中國人明安圖，副監正爲徐懋德（原名不詳））。彼等修日躔月離二表，以推測日月交食，並交宮過度，晝夜永短以及凌犯等，表凡三十九頁，續於曆象考成之末，然有表無說，故能用之者僅戴明徐三人而已。乾

隆二年（一七三七）吏部尚書顧琮請將二表增加圖說，又請改正曆象考成，並薦戴進賢爲纂修總裁。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六月書成，凡十卷，賜名曆象考成後編。是書對於崇禎曆書及曆象考成均有修正。如：

（一）日月五星之本天，舊以爲平圓，今以爲橢圓。（清文獻通考二六五頁。）按日與月及五星並列，謂其軌道爲橢圓，此說與柯白爾（Johann Kepler）定律謂「日居中不動」及哥白尼地球之原理不合。想此種學說彼時尚未至中國也。

（二）蒙氣差，舊定地平上爲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則止有五秒；今測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尙有五十九秒。（見清文獻通考二五六卷一七頁。）

（三）太陽地半徑差，舊定爲三分，今測祇有十秒。（見同上。）

（四）地球與日月距離之計算，採奈端（Jaac Newton）之術——噶人傳奈端傳見皇清經解一〇六七卷第一頁。戴氏根據西洋新測量度奏請釐訂南懷仁（Ferdinand Verhulst 比利時人）所造之靈臺儀象志。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戴氏又創製環衡撫辰儀，其體制仿乎渾天之舊，而時度又爲整齊，運量同於赤道新儀，而重環更能合應。至於借表窺測，則上下左右無不宜焉。（見清通志二十三卷十五頁；常福元，天文儀器志略三十二頁至三十三頁。）

明清之交耶穌會傳教士得自由居住內地，自由與中國人士交遊，而崇禎，順治，康熙又多方提倡，故西學向中國之輸入極爲榮盛，但自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耶穌會奉教皇教令改變傳教方針與我國習慣相違，激怒朝野，聖祖乃命拘來華代表次魯囊（Turnon）於澳門，封禁各地教堂，放逐教士，西學輸入因而衰落。至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閩浙總督滿寶奏准凡西洋人除供職欽天監者外均驅往澳門。西學來華乃漸漸入於停止狀態。直至咸豐末年方又繼續。此後僅西洋自然科學之著作被譯爲中文者計四五百種。其間雖各國文字均有，並非僅限於德文，然湯氏等在中國所作出之科學成績，不可不認爲使中國歡迎西學之一大鼓舞力也。

其後至民國時期，德國較深之學術著作譯出甚多並擴及於各部門，如：關於科學總論者杜畏之所譯之自然辯證法（T. B.

nges: *Naturdialektik*) 等。關於天文及氣象有余賓王撰天文問答 (F. Scherer: *Cosmographia in modum dialogi*)、危微譯宇宙觀發達史 (S. A. Arrhenius: *Die Geschichte der Weltentstehungslehre*) 等……關於數學者有鄭太樸譯數學全書 (Van H. Weber: *Enzyklopadie der Elementarmathematik*) 等……關於生物學者有楊鐘健編譯之古生物學通論 (F. V. Richthofen-O. Abel: *Palaontologie*)、董爽秋譯植物地理學 (L. Diels: *Pflanzengeographie*) 等……其他如物理，化學，地球地質及礦物等之譯著多種，不勝枚舉。至人文科學方面，關於哲學者有杜里舒演講錄十集 (一九二五) 張君勱、霍世英譯 (上海，商務)。未來哲學之根本原則 (一九三六) 林伊文譯 (上海，中華)。赫克爾一元哲學 (一九二〇) 馬君武譯 (上海，中華)。純粹性理的批判 (一九三五) 胡仁源譯 (上海，商務)。精神分析引論 (一九三〇) 高覺敷譯 (上海，商務)。精爲語變之原論 (一九三〇) 章士釗譯 (上海，商務) 等等。關於文學有費德利克 小組楊丙辰譯 (一九二三上海，商務)。少年維特之煩惱郭沫若譯 (一九二六上海創造社)。格林童話全集魏以新譯 (一九三四上海，商務)。奧里昂的女郎關德懋譯 (一九三三上海，商務) 等等。以上所列不及譯著之百一，然亦可略窺中國對於介紹及研究德國學術之努力矣。其他如歷史，社會，心理，軍事，醫藥，傳記等……譯著尚多，非此短文所能備述也。

在書籍研究之外，對於溝通中德文化有功績者，尚有數文化機關。如天津上海廣州等處之德華學校，在青島有昔日之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學校——後改爲青島大學今亦停頓，及青島私立禮賢中學。其他各大學亦多有聘請德人爲教授，及由德贈送講座者。德國醫學名夙著，而我國人士對之尤爲景仰，故於民國初年德人在上海創設同濟大學特設醫科，後雖改爲國立大學，而校中醫理，工三科所用之各種儀器，藥品，設施等仍由德方贈送。聘有博學之中德教授任教，爲中國造就人材極夥。至如對德文之研究更無論矣。該大學附設之中學部，其教務長歐特曼 (Othmer) 氏曾主編德文月刊，不僅使學生對德文得作實際運用，即對西方治學之方法亦多有所指示，其嘉惠學子，良非淺也。

在北京之文化機關，從事中德文化溝通工作者有三：北京大學昔日之德文系，輔仁大學，及中德學會。北京大學之德文系除介紹研究德國言語及人文科學外，並曾刊印洪波 (Wilhelm von Humboldt)、普拉敦 (Platen)、荷拉次

(Hörax) 等德國各著名學者之紀念刊，以激勵學生研究之熱情。輔仁大學除設有一切便於外籍漢學家研究中國學術之環境外，更有由德意志學院所贈設之德國文學講座，德國著名學者與博學之神父得藉之而向中國傳播其國學焉。中德學會乃係中德學者所組成之一純粹學術機關，此種組織在中國尙屬創舉，其目的爲專司溝通兩國文化之責。曾主辦德文夜校，德文論文比賽，德國音樂研究會，德國書畫及各種藝術展覽，及各種學術研究講演等……此外最使吾儕所欣喜者，卽爲該會對於德國今昔學者及名著作之介紹工作，如會編印葛德 (Goethe) 魏蘭 (Wieland) 之紀念刊及編譯中德文化叢書等，該叢書已刊出者爲：德國史綱，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論德國之民族性，工作學校之要義，斯托姆小說集，女青年心理等……印刷中者如：湯若望傳，親和力，歷史的地理基礎等……爲介紹德國文化今日之狀況，該會並有特刊書籍如：今日德國教育，統一國家之德國等……該會並主編一中文季刊曰研究與進步，後改爲中德學誌，其中執筆者均爲中德兩國學者，爲介紹德國人文科學之一最有力之工具，亦爲用中文向中國介紹德國純學術性文章之首創刊物，故頗惹起中國智識界之注目及契重。該刊不僅內容充實，而態度尤屬可稱，對德國學術既無矜飾，對德國國情亦不具有政治宣傳色彩，充份表現德意志傳統之高貴求知精神，及康德之嚴肅治學態度。其能得中國學者真誠之合作與敬視乃理所當然也。其所刊載之文章極多，茲爲一示其真面目，特略提數則如下：康特哲學之專名詞，雷凱特之哲學，文化形態學的問題，忠告德意志民族，歷史法之前趨，經濟法的出現，德國小說之藝術，個人生長及衰老過程中心理形態發展的正規狀態，百年來德國學術，釋勒與歌德通信選集，幽默家的詩人一步史，及關於今日文化活動及成績等之論著如：以政治人格爲教育目的，日爾曼人作戰之戰術與戰略，中歐之德國生活區域圖，德國的勞作服務，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的法律兼政治哲學，現下在德國之中國學，德國現代哲學之特性等……觀此諸題，足徵該刊內容之純粹與態度之嚴正矣。

由以上所述，可見德國學術最初來中國者爲天算及造礮之知識，其後方及於語言學，醫學，工業製造及其他自然科學之各部門，至如人文科學，至民國以後始漸見發展，而至最近方更加以特別之注意。此爲德國學術來華之大略情形也。

我國軍事亦頗受德國之影響，以手下材料缺欠，故不述及。至如中國學術之向德國介紹者，早已蔚成巨觀，德國漢學家之工作，早爲士林所贊許，因非屬本文範圍，故亦不贅述，但邇來德國漢學家來中國作研究工作者甚多，雖非專門負責介紹西學於我國，然其治學之方法及態度，及其對學問之見解，誠足予中國學者以自省之激勵及影響焉。

夫學術爲一國之真實潛力，學術高則其國雖受壓迫終必轉強，反之，雖強亦必變弱。德國自歐戰後，國恥重重，幾瀕永難翻身之危境，然於一九三三年起，國力日見恢復，一至於今日之勝利，其致此之由，固由於上下一心，領導有方，然百年來德國之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高度發達，實爲其基礎。故我國欲發奮圖強，借鏡他人，必以研究其學術始。況我國向極尊重學問，重視學問書籍有若神明。此兩大民族，文化已經接觸，再得時間之醞育，必能產生一較諸兩國以往文化更超絕之高度文化。故以上所述負溝通兩國文化使命之「人」，「機關」，「刊物」，雖在今日視之或無特異。然在百年後，此人，此機關，此刊物，必將閃閃發光，如暗夜之明星，將爲人類所仰視矣。在現今之環境下，如仲德人士始終能本純學術之精神，孜孜研究，將不僅爲兩國造福，實亦人類文化之大幸也。

讀者通訊

口 技

（上略）貴刊二卷第一第三兩期。述及清人記載中之言口技者。覺甚有致。近閱清程麟此中人語。有巧技一則。亦屬口技之流。茲錄呈貴刊備采。以資覽觀。（下略）

補齋（八月七日）

春申江上。有一巧。口含蘆管。作小孩哭聲。音畢肖。繼復作雞聲。久之又作放風箏。側耳聽之。幾莫辨其真假也。他如牛羊犬豕等類。效之無不相似。亦技進乎神矣。

近代筆記過眼錄 (三)

閒談筆記

清季教官所撰筆記。上期既述瓜棚閒話。茲即繼以閒談筆記。閒談筆記。一冊。凡四卷。米脂高照煦撰。北京斌興書局印。其自序云。予懶學好談。又好聽人談。且好取人之談復對人談。更好取人之談不擇人而輒復與談。今年六十矣。愈好談。但好聽人談。往往不能取人之談復對人談。無他。忘矣。尤可怪者。前數十年所談者。尙未盡忘。近一二日所談者。恒覺易忘。因訂此本。命名曰閒談筆記。淫嫖者不可記。妄誕者不必記。惟取前此之談。以及後此之談。或手書。或面晤。其確實可談者。一一記之。以冀勿忘予所好談者已耳。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朗軒敘。」其門人賀錫齡序云。「吾師高朗軒先生。近代教育家也。國朝以科第取士。自開國至今。二百四十年。米邑登甲榜者僅三人。嘉道咸三朝。本省鄉試。六十年不開科。可謂鄙塞矣。光緒中葉。已庚辛壬癸甲乙。七年之中。捷春闈者五人。至秋闈。則掄元奪魁。接踵相繼。皆吾師及門弟子也。吾師設帳授徒。垂三十年。施教因材。尤善講說。甲申乙酉主講圓川書院。每登講席。執經環侍之士。室不能容。窗前戶外。側足竊聽者。項背相接。校閱課藝。旁批頂批。指示周詳。遊其門者皆爭相砥礪。以故學業精進。日異月新。邊僻下邑。而科名之盛。冠絕一時。非偶然也。吾師所著詩文。久已行世。庚子夏季。自邵陽歸里。以閒談筆記相示。記中所誌皆陝北近百年內軼聞瑣事。語多淺顯。事皆翔實。先生自敘弁言。謂姪嫖者不可記。妄誕者不必記。文藝之緒餘。亦可見學術之純正矣。即付梓人。以饗後學。甲午進士湖北即用知縣受業賀錫齡謹誌。」又卷端並有朗軒列傳(節錄陝北獻徵)云。「高照煦。字曉春。別號朗軒。米脂人。同治癸酉舉人。光緒庚辰大挑二等。歷任邵陽宜川等縣教諭。調署榆林府教授。卒於官。年六十有四。九歲失怙。事母純孝。少家貧。苦志求

學。兼設帳授徒。初立私塾。繼主講席。後官司鐸。遊其門者。皆交相砥礪。敦品立行。漢陽端忠憫撫陝。聞其名。以學優品粹多士楷模專摺奏保。賞加國子監學正銜。遺著有家乘、縣志、庭訓、塾訓、古今詩文集、苦口藥言、隨談筆記等書。均爲士林傳誦云。」（高在宜川。係官訓導。端忠憫之憫應作敏。端方諡忠敏也。隨談筆記當卽閒談筆記。）其書其人。自道及見稱者如此。

其關於教官之記述。除上期介紹瓜棚閒話已錄入一則以資參閱外。高氏以舉人大挑二等用教官。本書卷四紀大挑情事云。「國朝定制。會試三次後特設大挑一科。不試文藝。專看像貌。二十人爲一排。挑一等三人。以知縣用。二等九人。以教職用。像貌魁偉者挑一等。其次挑二等。餘八人。俗呼曰八仙。余於庚辰會試後。適逢大挑。先期前一日高子佩遣車接余至城內寓所。時伊廬東交民巷。赴挑場較近故也。挑場在東華門內文淵閣。向爲禁地。子佩四弟壽卿。時方留京。約定次日爲余送場。並借此仰瞻宮殿。余頗以一等自負。戚友中亦多以一等相許。是晚偶得一夢。夢見有人如衙門差役狀。手持紅帖來請余。余問何人相請。答曰。子夏。次早與壽卿兩人同車。行近東華門。余呼壽卿告曰。此次赴挑。只能得二等。壽卿曰。子何以知之。余謂昨有夢兆。以是知之。及入場余列最末一班。僅餘十三人。照例只能挑一人。余名次在十一。王大臣將第九名與余兩人。再三衡量。卒將第九名挑爲一等。而余竟得二等。挑畢歸廬。壽卿問余得何夢。竟爾神驗。余舉夢告之。并謂早晨醒後。思此夢必與挑場有關係。而苦不得其解。行至東華門。忽悟子夏爲聖門文學科。其爲學官無疑。然猶非奇也。乙酉八月。余銓得宜川縣。在任十年。丁先母憂。起復後改銓郟陽縣。兩縣皆戰國時西河故地。爲子夏當時設教之所。郟陽且有子夏設教石室。爲該縣古蹟之一。可謂神驗矣。無司夢者。何以數十年之事竟以一夢兆之。有司夢者。何不竟實言相告。而故爲隱謎。使人事後方曉。是真不可思議也。」可作談大挑故事之資料。大挑以貌取人。高氏以狀貌自負可列一等。而竟列二等者。以排入十三人之末班而致吃虧也。使此班僅多一人而爲十四人。則可挑一等二人矣。（二十人一班。八人見擯。俗所謂八仙。挑時王大臣先將八仙剔出。高氏鄉前輩一代名臣之閻敬銘。卽嘗以貌陋而居八仙之首。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朝邑閻文介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未第時。嘗就大挑。甫就班跪。某親王遽抗聲曰。閻敬銘先起去。公深以爲恨。常慨然歎曰。一歲

三落第。而會試不與焉。蓋公於是歲試中書教習皆被擯也。其後入翰林。改官戶部。胡文忠奏調總辦東征糧臺。疏中有闕敬銘氣貌不揚而心雄萬夫之語。」亦名人軼事之可述者。至有體貌魁偉而落選。則或委之於命。陳恒慶諫書稀庵筆記云。「清代舉人赴大挑場。王大臣司之。舉人身軀偉大者挑一等。作知縣。中人者挑二等。作教職。身體卑瑣者則落挑。此顯而易見者也。某年大挑時。有山東某舉人。人如曹交。竟落大挑。其人憤甚。俟大臣事畢登輿時。攔輿詰之曰。大挑以何者爲憑。大臣知其爲落挑負屈者。高聲應之曰。我挑命也。舉人無言而退。」此項相傳之笑柄。可與嘲某主司之試場諸聯「爾小生論命莫論文。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合看。挑場中身軀高大者占便宜。惟仍視狀貌如何。某筆記云。「昔青縣有金孝廉者。貌極醜。五官佈置皆失其所。見者咸笑而不敢正視也。及入大挑場。某王首拔爲一等。一時諸公卿相顧錯愕。王曰。勿訝。是人膽量可嘉。衆問故。王曰。是人如此面目。而敢入挑場。非有姜維之膽。胡克臻此。」尤足捧腹。」科舉時代。多言夢兆。高氏所云夢境巧合。亦其一也。宋人記載中。有與高氏所云極相類者。費袞梁溪漫志云。「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間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贊唱名。乃以難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公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譎如此哉。」其「文學」字面。巧合尤甚。惟高氏歷官之所。更多一層關合耳。（舉人大挑二等。應選教諭。例得兼選訓導。仍留教諭資格。故高氏在宜川訓導任了憂。起復後得選邵陽教諭。）又卷二云。「去年戊戌赴同州府送考。遇潼關廳訓導張晨嵐。整匣人。歷署多處。……會述有教官十得字十不得字兩歌。可資笑柄。亦可作炯戒。予與之同寓。因請其誦念多番。始能謹記。其得字歌曰。一品官前坐得。兩回丁祭辦得。三年考試盼得。四等秀才打得。五品陞銜加得。六旬太太苦得。七品縣印代得。八條臥碑記得。九兩齋夫扣得。十分將就算得。不得字歌曰。一條腿兒跪不得。兩個夥計妒不得。三尺刑罰用不得。四季衣服論不得。五路通詳發不得。六十秀才打不得。七品縣印抗不得。八股文章荒不得。九叩禮兒免不得。十分講究算不得。原是兩個夥計合不得。合改作妒。意似較長。」此蓋仿舊傳典史十字令而爲

之者。(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七云。「各縣典史爲流外官。古但稱吏攬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爲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十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謔而官箴矣。」)可以並傳。「合不得」改爲「妒不得」。未免寡味。此以諷謔見雋永。改作正面規戒語。反涉呆相矣。(學政按臨。生員歲考居四等者。例施扑責。曰四等秀才打得。蓋發教官執行也。惟此例相沿。漸多成爲具文。功令猶存而已。所謂六十秀才打不得。蓋言年老應免責。教官均本省人。例不能代理知縣。所謂七品縣印代得。代擬待字之訛。蓋指升階言。)

卷一紀戊戌新政時陝西學政葉爾愷按試情事云。「陝西學台考試。通省共十一棚。西同乾鳳爲內四棚。歲科分考。南山興漢商三棚。北山延榆綏鄜四棚。皆歲科並考。今學憲葉伯臬印爾愷。內四棚歲考甫竣。奉上諭改八股爲策論。然未明諭從何處出題。北山四棚命題。如藹文公滕文公等論。皆學台任意所出。北山甫考完。八月間康有爲大案出。皇太后聽政。又奉懿旨仍照舊做八股。聞北山呼此次入學新生爲洋秀才云。」一省一年之中。入學新生。或由八股。或由策論。事亦頗趣。他省當亦多有類是者也。庚子役後。壬寅補行各省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新章改八股爲策論。而先於辛丑舉行之廣東廣西甘肅雲南貴州五省。則仍試八股。可類觀。又云。「予任邵陽教諭。今年閏三月初赴同州府辦歲考。葉學憲專取時務。時務者何。西洋諸國之事也。古場有能以時務應試者。俱高列。甚至正場八股文中有明用西學字以及鐵路電線等字者。俱刪改而取之。當於考院中觀看武童弓刀石時。某縣一武童面稟其能造輪船。能於水裏送信。即時呈二寸寬一黃表紙條。且云。請大人以水濡濕。即可見字。學憲笑容可掬。隨飭侍者以水濕之。色甚驚異。時各學多在大堂左環坐。巡捕官持來傳觀。見其上仍寫能造輪船能水裏送信數字。裏且誤作里。華州學正王介夫笑曰。以白礬水紙上作字。乾則不見。濕則可見。此小學生等慣技也。彼武童尙待立階下。色若候嘉賞者。外巡捕嚴飭之。乃退出。府教授王若翁曰。專取時務。以后弄怪者恐多矣。學憲似已聽聞。默然而已。葉學憲年尙少。介夫醜泉舉人。若翁三原舉人。」新機乍啓時。幼稚可笑之事。在所難免。雖成話柄。却不足怪。

卷一又紀劉光蕡事云。「咸陽劉煥堂。乙亥恩科舉人。初名某。后改名光蕡。八股文識者多訾其欠講究。卽古文。顧姓

谷明府亦謂其尙不知門徑。惟博覽群書。以記誦爲功。主講涇陽味經書院多年。講求時務。刷刻新書。有財者多仗助之。其大憲有學貫中西之譽。又傳言與康有爲書札往來。有南康北劉之譏。及康黨事敗。竟日痛哭。大言元氣絕矣。我陝從康黨者。多出其門。去冬葉學憲仍延請照舊主講。關書已送。魏中丞接京中同鄉公信。始咨知學憲。將關書追還。今年在醴泉屬地名煙霞洞者隱居設帳。聞尙有徒從者。曉峯曾來信云。趙尙書展如任江蘇巡撫時。劉煥堂專函請其代購西洋書籍一切機器。擬大開時務之門。趙覆函云。外洋書籍。種類亦繁。其所傳者不盡精。或其所精者不盡傳。至一切機器。用之數次。卽須整理。否則不適於用。是必洋人爲之師。再多集洋商。則購辦始便。洋人惟利是視。一聞此風。必於涇陽三原設立洋行。不數年又成洋人世界矣。情知此意起於某某。渠孺子無知。誠不足較。閣下乃皇皇大儒。坐擁學比。而亦急欲變於夷耶。其奚以爲人師。云云。而此事遂中止矣。劉氏號古愚。亦其時陝省一有名人物。高氏觀念。毗於守舊。故甚不然之耳。丁酉陝西巡撫魏光燾。學政趙惟熙。在涇陽創建格致實學書院。命名崇實書院。會奏稱。「山長一席。必須擇識達古今學通中外之儒。方能勝任愉快。茲查有主講味經書院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咸陽縣舉人劉光贊。品高學邃。留心經世。於格致各學。夙所講求。可以兼掌此席。」可以概見。梁啓超丁酉致劉氏書云。「二三月間。疊由楊君風軒兩賜手書。及味經隨錄、創建書院摺片、機器織布說略諸稿。循誦數四。欽佩千萬。……乃者強學議起。海內志士。頗跂息輻集。謂庶有瘳。既爲言者所沮。綿繻未定。遽以輟散。今殫精竭慮。一載有餘。思復舊業。合大群。拯大禍。終未克逮。固由才力之不及。抑亦世變之莫究也。啓超自交李孟符。得聽先生之言論行事。以謂苟盡天下之書院。得十百賢如先生者以爲之師。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也。人才者。國之所與立也。而師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故救天下之道。莫急於講學。講學之道。莫要於得師。……先生以織局書院兩義立富教之本。可謂知務。既以集腋不易。織造恐致無成。甚矣任事之難也。……今日最切而最易行者。自當以興學爲主義。……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運丁絕續。左枉交迫。淪胥靡日。必使薄海內外。知孔子爲制法之聖。信六經爲經世之書。信受通習。庶幾有救。先生以耆德碩學。悲憫天人。一言提倡。士氣振變。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則豈惟秦地之幸而已。……今之中國。既如累卵。……雖自竭其股肱之力。誠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滄海。倏忽已淪。故竊用憤懣。欲於腹地得二三豪傑以共播之。尊省振興之事。

幸時相告。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誠。力扶危局。亦未見天下事之必無可爲也。所懷千萬。苦未盡吐。容俟續陳。」推挹之情。溢於言表矣。（梁書並有云。「秦中自古帝都。萬一上京有變。則六飛行在。猶將賴之。」若預見庚子之事者。）李伯元（寶善）南亭筆記卷十云。「趙舒翹。陝西人。微時一貧如洗。其鄉有劉古愚者。習宿也。愛其制藝。爲揄揚於郡邑之間。趙以是遂知名。感激之餘。願執贄居劉門下。後劉與梁啓超偶通書札。趙知之。密令地方大吏。逮劉下獄。歐陽公曰。未乾薦禱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趙之謂也。」謂劉趙爲師生。恐未必然。趙於同治甲戌成進士。豈劉氏在此以前已爲耆宿乎。至下獄之說。亦恐未確。戊戌政變以後。劉因之去書院。高氏所紀當可信。若果下獄。高紀亦當及之矣。容更考。（劉以京中同鄉公信致追還闕書。或卽趙氏主持。時趙爲陝西同鄉京官中勢分最尊者也。）

禮部尙書李端棻戶部侍郎張蔭桓以政變坐罪發往新疆。高氏於卷一紀其過陝情狀云。「尙書李端棻。侍郎張蔭桓。俱於康有爲案後發往新疆嚴加管束。張並有沿途經過地方著該督撫遴派妥員押解無稍疏虞之諭。兩人俱於去冬道經陝西。李則是犯官模樣。經過州縣。概不敢任其接送。聞在省城。曾遇疾患。對某憲曰。昔人言生入玉門關。兄弟恐並不能生出玉門關矣。抵體泉時。邵陽正任張蓮塘明府方調署。面致謝曰。皇太后與皇上恩典。是使兄弟受幾年苦罪。如我兄弟若此供應。卽在京供職。亦不能有。此何苦之有。謙和卑牧。讀書人之氣象也。張則仍是侍郎勢餒。沿途州縣照欽差接送。聞其在省城對人云。者老太太和我開玩笑。還教我出關外走一回。驕倨之至。亦粗野之至。稱皇太后爲老太太。真覺駭人聽聞。」李謹飭。張豪縱。此亦可見二人性行不同處。至稱太后爲老太太。未爲甚異。當時都人私語。頗有作此種稱謂者。好在老太太亦屬尊稱耳。

卷一述江南鄉試事云。「篤漁屢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嘗謂南京貢院接連秦淮。每科停薦后。諸同考官卽由院內便門到秦淮妓女家游衍。監臨及主考皆知之。亦不禁。某監臨嘗對主考曰。秦淮甚熱鬧。我們可讓衆廉官老爺高興也。及兵燹后。幾成焦土。今不知其何如也。篤漁又曰。江南鄉試。非行賄不能出房。卽寒士。但可望中。親友亦必資助之。蓋自監試而下。通同作弊。由來久矣。予初次分闈。卽知其弊。當分卷日。予立公堂上。面飭書辦將予所分卷卽時蓋戳。令

家丁携歸房。且飭之曰。我爲房官。我一房汝等不能舞弊。其餘我不能管也。二次分闈。適內監試某與余有世誼。余調之曰。數竿銀到手矣。某若不解。以他辭應之。后見復語如初。某色變。隨入予房。勃然曰。君屢言何謂也。予對曰。大人真不知耶。遂詳述其弊。且謂曰。內監試係咽喉之地。數日內必有來請情者。大人欲發此財否。某正色曰。我輩俱由科甲出身。此財如何取得。予對曰。果如此。請今宵勿露消息。親身入書吏等住所。伊等入場。私物祇鋪蓋一束。嚴搜之自得其實。次日黎明。某錯愕而來。言曰。可畏哉。鋪蓋中各藏名號單。即古道照人者。亦曖昧乃爾。獨君一人無染指。欽服欽服。即問曰。是可若何。余對曰。大人此舉。彼等膽落矣。請於分卷前一夕。即傳諭書辦等。明早飽食。分卷后即蓋戳送房。不准遲留。予再幫大人監守之。庶無弊矣。蓋定例紅卷齊備。監試主考以及同考官升堂。依次坐堂前。平地鋪席。房吏等將卷按房均分。安置席上。上貼第某號條。呈籤筒二。一內裝第某房籤。一內裝第某號籤。兩主考各抽一筒。抽出某房某號。即於某號卷堆加第某房條。法本嚴密。奈籤俱抽訖。尚須逐卷面蓋第某房戳。此際即請大人吃飯。衆官一時齊退。則該吏等互相互交易。明堂遂成黑市矣。予與監試既約定。至日。各官退后。諸吏等尙懷觀望。監試曰。即行蓋戳。勿復爾也。乃勉強遵辦。予兩人監守半日。尙有乘間抽易者。然已無多矣。揭曉后。士論翕然。謂此科獨無弊云。〔篤漁爲高長紳號。亦米脂人。道光進士。本卷敘其略歷云。〕高觀察篤漁。名長紳。字子佩。由進士任江蘇知縣。歷署荆溪元和。補南匯。陞常鎮通海道。喜吟詩。又好神仙。長毛變起。軍事旁午。被議失官。未歸里。寓京師。喜科名。好談諧。……我邑本朝至道光已二百年。祇有進士二人。一高錕。廣東文昌縣知縣。一艾兆端。歸班未仕。得篤漁乃三焉。〕至所云非行賄不能出房。蓋極言其時積弊之深。充類至盡之語耳。〕又卷二述順天鄉試事云。〔胞弟曉峯。同治癸酉由歲貢生應順天鄉試。嘗言。蠶穀之下。而場闈中較我陝狂悖反甚。第三場亦於十六日早始開門。然中秋一夕。文場比戲場尤雜亂。絲竹金革。即大鑼大鼓亦有携帶入場者。月明之下。登屋高呼。各招其舊相識。無論東西場號舍遠近。聞聲響應。柵門盡行踏壞。各携所帶來樂器。羣分類聚。西班牙班。紛然開場。多於號舍頂上作會所。唱有遠勝於優伶者。到恰好處。直有多人叫好。齊聲呼喝。屋瓦皆震。策藝雖未完卷。祇得將筆墨收拾。俟明日再作。甫黎明。場門即大開。交卷者異常擁擠。甚有去至公堂尙遠。忙不及待。以卷裹磚石遙擲之者。蓋緣每鄉試人輒逾

萬。大小公館惡少多以監生下場。平日並不讀書。徒趁熱鬧而已。其真正應試者。亦混其中。好醜莫辨也。」均有科場史料價值。關於順天鄉試者。董恂還讀我書室年譜咸豐九年己未（時猶名醇。官順天府尹。至穆宗嗣統。始避嫌名改恂）云。「七月八日。禮部奏派文鄉試滿漢監臨。奉旨派寶鑿董醇。（佩珩同年時官戶部侍郎。）八月六日入闈。中秋佳節。士子完卷既夥。第是夕例不開門。漸乃掛戰撤笛。升屋高歌。馴不可制。本年剴切示禁。復逐號親往面諭。猶或目笑存之。比月初上。故態復作。歌聲雜遝。旋止旋起。呵之不顧。扶出餘字號二人。并枷號軍以徇。衆乃定。當二人之乘柵欄而歌也。其一見監試陳心泉來。聲益高。欲拘之。竄入衆中而逸。提調責號軍索之。不可得。恂聞聲趨往。令號官入號。諭於衆。同號能舉之。則坐一人。同號不舉。則查明坐號底冊。扣除闈號試卷。均不謄錄。俄而號底指前十號。第二號以下羣指首號。首號復指第三十四號。遂飭扶二人出。交督門官。監試陸眉生。慮衆不盡曉。因令押號軍周歷詳述。於是終夜肅然。無敢譁者。爲數十年所未有。蓋扣卷爲攻心之藥。枷號軍以徇又藥中之引也。藥既得。痼疾以瘳。十九日宗室場畢。漢監臨赴闈覆命。召見勤政殿。問闈中前事。臣醇據實直陳。並叩首言。臣等公商。是科本恩科。該生等對衆扶出。已示薄懲。因仰體皇仁。念其三場辛苦。卷已早完。仍予謄錄。上領焉。復叩首而退。」北闈第三場秩序之凌亂。固相習成風。一時之整頓。僅能收效一時也。

卷一又云。「篙漁嘗又曰。安徽江蘇合曰江南鄉試。雖同一闈。仍分上下江。各中定額。某科闈中停薦已久。主考私人忽語予曰。兩大人昨夜密語。下江尙缺一人中式。大老爺房備有卷。請速薦下江數卷。或可多收一門生。予卽取備卷數本。換批語。親身納入袖中。將詣內監試薦之。路遇某房官。係同年。問何往。予給以他事。問袖中何物。予未及應。強索觀之。驚問此時停薦多日。携此奚爲。予告以故。同年曰。篙漁果有神通。我亦當補薦之。遂揖而去。是晚聞解元文刻板劈矣。急使詢之。据云。取定解元文已發刻。因與日間某房補薦一卷雷同。故劈之。予惜其已成之科名。頗悔日間多此一舉。又竊嘆祇此文。彼房已薦而中元。此房尙備而未薦。衡文之無定也乃如斯。」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九。有一則。可與此合看。據云。「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爲既庶矣二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爲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

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無足損。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寔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于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子落卷內隨手繙得一卷。即以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持以示外舅。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孝也。」科舉衡文。升沈難料。故談者每好言命運及因果焉。文廷式光緒癸巳以翰林院編修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其南輻日記云。「有發字十九號一卷(下江)。屢棄而屢取之。及三場對策。頗詳博。而每道必總籠數語。則多不甚合。午間覆閱。總校其第一二場。均繁富。又策已對十之八。始仍取之矣。及置案頭。則十八房所薦三場卷適到。取閱之。第一卷爲發字五十一號。則五策與發十九卷字字雷同。遂即撤去。發五十一卷第一二場本不取。其策謄字極劣。亦必不能細閱。而恰於此時相值。致此卷不能取中。亦不可謂非怪事也。」其相值之巧。使已擬中之卷歸於黜落。亦可與高氏所述類觀。

高長紳分校江南鄉試。携洋燈(煤油燈)及大玻璃入闈。甚見數異。卷一述其事云。「篙漁嘗語予曰。我任南漚時。以實缺知縣調廉。時蘇州初賣有洋燈。都城尙未見也。我遂飭買數對。並大玻璃數塊。用箱盛之。携入闈。入闈之日。即令隨丁捲去窗紙。滿窗俱易玻璃。到晚案頭點洋燈乙對。表裏明澈。迴不猶人。兩主考遙望。指問曰。此房孰居。侍者答曰。南漚縣高大老爺。且共訝其燈爲得未曾有。我聞之即送兩主考各乙對。兩主考致謝曰。分外光明。又不傷目力。此物實可珍也。比至閱卷。某夜忽聞某主考中飭下人。聲甚厲。察之。乃知因取他物。誤致一洋燈墜地破矣。我即令補送乙對。主考深謝之。又言。凡與東西文衡。上下應酬。我所費總比他房暗地加倍。予問何故。老人笑曰。祇求房中多中一人。即多收一門生耳。」(東西文衡謂正副主考。)其時洋燈之見說與珍視如此。在電燈盛行之今日。讀之亦有趣致。小說中形容初用洋燈者之狀態。有南亭亭長(李寶嘉)文明小史第十四回(讀新聞紙漸悟文明)云。「江南吳江縣地方。離城二十里。有個人家。這家人家姓賈。……一直是關着大門過日子的。……這家雖有銀錢。無奈一直住在鄉間。穿的吃

的。再要比他樸素沒有。……大廳上點的還是油燈。却不料自從看報之後。曉得了外面事故。又瀏覽些上海新出的書籍。見識從此開通。思想格外發達。私自拿出錢來。托人上省。在洋貨店裏買回來洋燈一盞。洋燈是點火油的。那光頭比油燈要亮得數倍。兄弟三個。點了看書。覺得與白晝無異。直把他三個喜的不得了。賈子猷更拍手拍腳的說道。我一向看見書上總說外國人如何文明。總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來。就這洋燈而論。晶光燦亮。已是外國人文明的證據。然而我看見報上說。上海地方還有甚麼自來火、電氣燈。他的光頭要抵得幾十支洋燭。又不知比這洋燈還要如何光亮。可歎我們生在這偏僻地方。好比坐井觀天。百事不曉。幾時纔能殼到上海去逛一盪。見見什面。纔不負此一生呢。」想見歡喜贊歎之狀。(所謂自來火。煤氣燈之俗稱也。)物質文明進步。自洋燈輸入。豆油燈遂見擯。電燈既盛行。洋燈又形落伍。而溯洋燈初被使用。已有大放光明之感。洋貨誘惑力之大。於斯可見一斑矣。

今所通用之火柴。在昔亦曾爲人所驚異。卷二云。「予胞伯曾祖葉元公(諱金枝)。予入塾之時。年近八旬。時來塾與殿楨外祖先生閒談。聞其言曰。近日盜風甚熾。外省大盜夜入人家。攜帶細木枝。於木石間或衣服間一擦便灼。不知用何藥物製造。今憶之。卽洋火柴也。當日我省尙未見此物。相距方五十年。風俗浮奢。卽此一物亦可見。」洋貨輸入。逐漸深入民間。其始不免奇異之感。繼均習而用之。一切生活日用品。遂都非其舊。世變之亟。影響之鉅。洵可由斯類事推見大凡。

又云。「予幼時聞老者言。乾嘉之間。風俗儉樸。邑人男女皆布衣。請客祇喫雜麵。俗以豌豆去皮。同麥磨之。曰雜麵。加沙蕎麵和之。能爲極薄極長麵條。食之最省。城中有一雙半靴子之謠。緣有高某曾任知縣歸里。嘗穿青緞靴子。族一人捐某職。嘗穿緞鞋布腰靴。故云然。當時窮人甚少。族伯鳳章公(諱桐)。以商致富。嘗言。嘉慶年予家在米邑推爲首富。所開設字號。賣布者多。每年春往山東河南等省買布。運歸後分售城鄉小商賈。比至年終。收鄉帳甚忙。城內所售。須俟明春再收。然必須備盤子飯。邀請衆商賈。始允至來春如數清釐。無拖欠者。盤子飯者。用磁盤盛菜。或三或兩。飯則蒸饅小米。是極豐厚者。今日做買賣。則大相反。蓋當日商號家家儉樸。均有銀錢。今日奢華日盛。而實則家家空虛也。言之慨然。」此亦社會風習變遷之史料。

書中有述及官場趣聞者。卷一云。「幼漁(名壽祺)。篤漁公子也。嘗曰。某歲貢生。家世寒素。年六十餘。中進士。用知縣。抵省稟到。謁制台。時值盛夏。甫呈履歷。即抽扇自揮。制台曰。熱可伸冠。即去冠。仍揮之。又曰。可脫衣服。即脫其袍褂。小衣汗已濕透。揮扇益力。制台色變。即舉茶碗。門內外齊呼送客。始知失儀。即自抱衣冠趨出。見者莫不嘆之。返寓。愈思愈愧。杜門不出。制台入內宅更衣。語其夫人曰。此等蠢物。尙堪做官耶。當即奏參。夫人問故。詳告之。夫人取履歷觀之云。尙是進士即用。進士出身多未習官場儀注。君爲上司。當揮扇時。即宜正告之。乃侮弄之。而復責革之乎。況年逾六旬始得一知縣。尤宜曲爲矜全。方見盛德。制台悅。數日后特傳見。某方閉門思過。聞傳見愈疑懼。具衣冠入見。跪拜謝罪。制台扶起讓坐。即令伸冠。某立辭不敢。制台嘆曰。今非昔比。可久坐暢談。制台亦釋帽。詳詢籍貫。復問曰。老兄若許年紀。意何望乎。某對曰。卑職若有三千銀。即告歸。別無他望。制台問曰。三千銀將何用乎。對曰。卑職自幼赤貧。蒙一業師憐而教育之。今業師已故。諸世兄尙未成立。卑職俸登兩榜。報師之恩。非一千銀不可。制台曰。此一千用之相當。餘兩千何用。對曰。卑職家居授徒。在宗祠中設帳。今宗祠幾敝。族人亦多式微。卑職俸成縣令矣。修祠奉祖。非一千銀不可。制台曰。此一千用之尤當。尙餘一千何用。對曰。卑職居賤食貧。幾老矣。今俸以進士作知縣。馬齒餘年。藉以養贍。亦非一千銀不可。制台曰。三千銀俱用所當用。容爲老兄圖之。遂送出。後見藩司。語及之。藩司曰。某縣今即開缺。制台曰。歲進若何。藩司曰。可得乙方。制台曰。此缺可即委署焉。甫半年。某告假到省。見制台叩謝曰。沐大人恩。願已足矣。言訖。於懷中取出二千兩銀票。雙手呈之。曰。卑職祇需三千。竟得五千。此二千無用也。制台駭曰。此汝所得。將焉置此。對曰。卑職素無虛言。決不需此。正爭辯間。藩台適至。詢知其故。乃曰。刻今奏興某工。請上捐輸。將來亦可得議叙。制台曰善。某遂告休。愴然歸里矣。」高壽祺之父在蘇由知縣官至常鎮道。所語似是隨宦時所聞。制台蓋指兩江總督也。姓名時期均不著。不過一種傳說而已。(清官場慣例。屬吏見長官。不得揮扇。故此令以抽扇自揮見惡。請除冠曰升冠。官場通用語也。此作伸冠。殆由陝音伸升不分之故。一方爲銀一萬兩之隱語。等則千兩。外官儀注繁文。科甲出身者往往不如捐班之留意。趨踴應對。相形見絀。每以書獄子見譏。總督妻語。亦頗是實情。)此項傳說。他書頗有類之者。如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卷五附記云。相傳有暑中謁上官

者。揮扇不輟。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寬衣。既去外袂。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固辭不獲。遂去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可更脫衫子。堅辭不敢。上官令侍者代爲緩鈕。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駭笑。則緯帽固猶在頭上也。始悟上官蓋有意苦之耳。」又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十二云。「江甯藩司長遠帆(祿)方伯。觀察山東時。言夏日有某令分發到東省。初次謁撫軍。故事。凡僚屬初見長官。例須服蟒袍補服。雖酷暑不得免褂。維時正當炎夏。某令汗流浹背。熱不可當。因持所携團扇。舉臂狂揮。撫軍曰。何不寬褂。令曰。是是。遂命僕輩代爲除之。既而揮扇如故。撫軍笑曰。何不解帶寬袍。令曰。是是。因離座次第去之。歸座談笑益豪。舉動益肆。不覺將扇以左右手更遞互揮。逢有聲。撫軍不能忍。睨而戲之曰。何不並袒衫寬之。較爲爽快。令應聲解之。撫軍隨拱手請茶。左右傳呼送客。令倉卒無所爲計。急取纓冠戴諸頭。而以左腋夾袍服。右肘掛念珠携短衣。踉蹌而出。如雜劇中扮演小丑登場狀。官舍寅僚署中役吏。見者皆吃吃笑不可仰。翌日而飭令回籍學習之示頒矣。令之狂態固可哂。而某撫軍亦真可謂惡作劇哉。」又南亭亭長(李寶嘉)文明小史第二十七回(官場交際略見一斑)寫嶧縣鄉紳余直德對人談官場事云。「記得那年有一位新到省的知縣。去見撫臺。只因天熱。這知縣把扇子儘搗。撫憲想出一個主意。請他升冠寬衣。他果然探了帽子。(按李氏武進人。方言探帽猶脫帽也。)脫了衣服。仍然搗扇子。撫憲請他赤膊。他不肯。撫憲道。這有什麼。天熱作興的。他倒也聽話。果然脫光了。撫憲端茶。底下一片聲喊送客。他慌了。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挾了衣服就走。不到三天。撫臺把他奏參革職。」諸如此類。情節大同小異。其地不一。其人其時亦多不明。要爲清季盛相傳說之一種官場話柄耳。至高氏所述。此令雖亦嘗受侮大吏而致窘。而終能因之握篆而善退。恰如知足之願。其遇合可謂獨優矣。林紓鐵笛亭瑣記(又名畏廬瑣記)云。「德壽撫廣東時。接見道員及同知。送客有界限。有同知龍某。與道員李某同謁德壽。天微寒。而龍某老病。已着棉袴。袍服單而棉袴厚。醜極不靈。至德壽送客時。而龍某之袴已落。幸德壽送李道稍遠。不之見。而李雖年老。尙靈警。憐龍某老悖。一爲德壽所見即得咎。乃故尋公事喋喋與德語不休。龍得從容着其袴。左右皆匿笑不止。」又云。「吾鄉訓導某。建寧人。好去襪脫鞋。以五指抓足垢。一日文宗蒞任。訓導合同官迎之驛亭。文宗遲遲未至。衆環坐傾談。某竊去其韉韉。與人談不倦。無心中將韉韉縛之案柱。且談且縛。一脚帶至數十結。忽譁言文宗

至。某著靴已不及。則赤足前揖。文宗見之大怒。竟落職。」落榜。去韉。亦均官場笑柄。可與脫衣並傳。同資矇助。此書叙同治間陝北軍事情形。有地方史料價值。高氏嘗主書院講席。甚見推重。（如賀錫齡序所云。）而書中於書院事無所記。意者所以施教者。不出舉業範圍。其效惟在門下之科名蔚起也。

假骨董 (二)

冉

前稿（見上期）引述關於阮元之傳說。其燒餅一則。亦有屬之潘祖蔭者。楊汝泉滑稽故事類編第八編（紙繆類）云。「光緒初潘伯寅與翁叔平盛伯希諸人。研索鐘鼎篆隸。往來箋翰率用籀分。遂以金石學家馳名都下。潘有弟子某。頗腹誹之。偶行市中。見餅肆罐上有所謂馬蹄燒餅。其底缺形似古錢孔。購其一以歸。濡墨印於紙上。以呈潘曰。原錢價昂。不能即得。今以墨迹呈上。乞自推考。潘領之。已而熟視良久。乃曰。是爲殷某帝錢。希世之珍物也。某大笑。出餅以進。且言其實。潘乃大慚。自是不復敢自詡。」不與相傳阮元事大相類乎。亦在姑妄聽之列也。至關於畢沅與古磚之傳說。又據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卷六引寄蝸殘贅云。「畢秋帆撫陝。值六旬。屬吏送禮。概不受。一縣令送古磚二十塊。有年號題識。皆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家丁諭云。我壽禮概不收。爾主人之物甚合我意。姑留之。家丁跪稟云。主人因大人慶壽。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工。挑最上者獻轅下。畢公一笑而罷。」又滑稽故事類編云。「鎮洋畢秋帆尚書沅。博雅好古。金石書畫之屬。搜羅極富。有佳者。不惜巨金易之。四方骨董客。探其所嗜。羅致佳品。無不獲重利以去。門生屬吏。尤搜奇探異。以冀一日之賞識。蓋雍乾時朝吏風尚如此也。畢巡撫陝西時。值六旬壽辰。預戒屬吏。凡送壽儀者。一概壁謝。風節凜然。人咸不敢嘗試。有某縣令。通省素稱能員。獨送古磚二十方。篆文斑剝。古色古香。且年號題識。皆可推究。居然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其家丁面諭云。我早有通告壽禮一概不收。今汝主人乃留意古物。足見非風塵俗吏。與尋常餽送不同。故姑留在此。汝先歸致謝汝主。緩日再致函申謝忱也。家丁得此嘉獎。喜極忘形。遂跪稟云。家主因大人慶壽。無物將敬。故先期喚集工匠。在署製此磚。主人親自監造。挑取最工者。敬獻轅下。今蒙賞收。家主榮幸多矣。畢一笑而罷。」與前稿所引述者大同小異。并錄以供矇助。事之有無。均可不深求也。（畢官陝撫時。年未屆六十。）

天治 (七)

蔣尊禱

△禮治 關於「道學」「倫理」及「祭祀」的天治

(一) 吾人禮教本於天道修此道以爲學推其學以敦倫而範物足以齊一四海
就凡見於四子書者證之

天治

既研討性功上之德治。以立自治之正則矣。卽應繼續討其禮治。以建治人之指南。禮治本諸德治。而仍發源於性功。昌明於大道。其大經大法。無不出自真宰。中庸所言性道。禮運所言禮治。皆有其明文。不過世人習而不察耳。世人所以習而不察者。大半由於儒生恥言神教。自漢讖緯之學。爲人詬病。後之儒者。卽絕口不言天。間有言者。不目爲阿諛。卽斥爲異端。唐宋以來。多有此習氣。少半由於宵小之輩。欲便其私圖。創爲無天無神之說。每逢亂世。此風卽熾。近今更顯然。肆言科學進化之世。不宜復有天帝鬼神之說。而一般儒生。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之故。亦附會於後。彼豈知科學雖造極峯。尙不能分析人之性氣。何況於性氣本源之天道鬼神耶。執規矩以測天巧。因形質而窺元化。雖累劫所不能窮其似。而乃欲同日相提並論哉。

以信科學之萬能。而遂謂無精神真宰。以重人生之欲望。而遂謂無天道鬼神。無識者既蔽於一偏之理想。吾儒不察。又從而附和猖獗於其間。一若神天正氣。爲必無之事。而一切禮法政治。皆係人僞爲者。

以任情肆欲。而反以爲真。以修道崇禮。而反以爲僞。外拾歐西自由樂利之說。內紹荀卿李斯矯飾枯肆之緒。遂謂天地不足畏。禮義不足法。儒墨紛紜。乃共趨於沉淪之境。今日自命爲學人者。實則良可寒心。

世道之偷。由於學風之漓。學風之漓。由於吾儒本源之不明。用是不得不廣證曲引。以申儒經之正諦。而闡夫性道之天然。與禮義之非僞也。知道與禮之非僞。而後可以弼教爲治。有大昇於人生也。（前由德治以明天性。此因禮治以明天道。微有所不同也。）

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爲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吾國禮治之大本。乃出於中庸之言中和。與禮運之言太乙。顧禮運所言。乃禮之作用。中庸所言。乃禮之本體。必先得禮之本體。而後能推其作用。今先引中庸以證之。

道之爲道。固爲人道。而其所以不可須臾離者。則以其循率天性。（天命之謂性。）而成爲天然安善之軌轍。而不可踰越故也。人合乎天。則安且善。離乎天。則惡且危。古聖蓋已由無窮經驗而得。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可離之道。不獨非天道。亦竝非人道。以其危且惡之故。每於不知不覺中歧出。而陷人於豕墜坑井之中。故欲求不離此道。必先自於不知不覺中戒備。夫引人使離道者。莫甚於目與耳。能於不睹不聞之際。戒懼以自全其天性。則庶幾於睹聞之時。亦能誠明以自盡其人道及禮治矣。

人道之廣。禮治之繁。雖甚顯明昭著。而其始則基於最幽隱之中。與最微妙之內。苟欲盡彼廣而繁者。必先盡此秒而小。苟欲正彼顯而著者。必先正此隱而微。惟知道盡禮之君子。爲能戒慎恐懼。而致意於此虛無隱微之境。使之莫見莫顯焉。

虛無隱微之境。蓋即禮大源所在之天也。循而率之者謂之道。措而施之者謂之禮。君子所以慎獨者以此。天性之發而爲道與禮者。端賴人情之中節。故禮之大本。又在人喜怒哀樂未發與已發二者之天機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完全爲性中真宰之本體。不偏不倚。無是非。不始不終。無迹無像。故謂之中也。及其既發而能一切皆中節度。猶不失其中正至善之原則。則動作云爲。一切禮儀自無愆尤。是完全不失其情中之真宰作用。故謂之和也。「中」爲吾性中上天真宰之本體。故爲天下履禮者之「大本」。「和」爲人情中上天真宰之作用。故爲天下行禮者之「達道」。所謂危微精一之旨。民彝降衷之道。推而致之。足以弘禮之全量矣。

致中之極。則使真宰之體無不充。其真性涵洋宇宙。仁德煦育四海。致和之極。則使真宰之用無不弘。其至情光被四表。敬禮格於上下。寰宇之中。雍雍穆穆。斯乃禮治之極致。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爲一部禮記中體天明性實踐禮治的大根本。而中庸此節。尤爲全篇的追本天治闡明性情及功用之大主腦。所有禮治本於性情。性情根於天命。極於元化的精妙道理。莫不賅於本節。用是首引以爲上天禮治之證。（一篇中庸。完全爲闡發天道禮治之旨。開端歸結。及其中節。處處提線。無不如是。）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天之賦於人爲性。人之發揮此天性而行不失其軌轍者爲道。是道也。爲天之至道。亦即爲人之至道。天爲人而流行此至道。又豈能遠人乎。不知者以爲道之玄遠。實則人爲自畔於道而遠之。縱欲敗度。或素隱行怪。故不可以爲道耳。

詩所云伐柯之則不遠者。即伐者所執之柯。以爲則耳。天性本我身所自有。而人則偏於我身之外以求天。道本我性所自率。而人則偏於我性之外以求道。特不肯自反。以一睨視自己身邊。費一睨視工夫。猶以爲遠。真俗所謂「騎馬尋馬」耳。禮治一事。視雖至繁至難。多所修飾。實則正可就其「近於吾天性者」以爲之。（近即所謂違道不遠者也。）則繁雜者不覺其繁雜。修飾者不覺其修飾。而可以齊一天下人之行爲。使同歸於善道。

以天治人者。賦予以性。糾正以道。直從根本着手。若以人治人。（亦是體天治人。）則但求人改去其行爲之惡與非。而不多所苛求焉。已較爲近性而簡便矣。顧人之惡與非。以何爲準則。所謂忠恕是已。

人所不願而已加於人者。人所願而已不與人者。爲惡爲非。止求人人改此。便可以齊一天下人行爲。使同歸善道矣。故

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

忠恕所以違道不遠者。以道出於「人人天性所施行」之故。天所不予。人性皆同。擇其「同於人者性情中之所願與不願」。而順以施之。不背而撓之。是即不外乎天心。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耳。（忠恕盡我中心。而又如人人之心。故與天之同愛無私不相遠也。所以爲大同之德。而主夫禮之中樞也。）

以忠恕而施行禮治。則已得上天真宰最近之性情。以之篤倫誠祀。序理萬彙。以迄於天下庶邦。皆可不繁不難而從容以措施之矣。禮至此而全量。即道亦至此而大行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此句可置於首句之前。）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宜聖言庸行倫彙之所以爲禮治中樞也。亦即示忠恕之施展。由「天德」以敦其「天倫」者也。上天所予人之理。至庸至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天道有陰陽。人道有夫婦。故中庸造端焉。

修身以刑寡妻。而即求子以事父之孝。臣以事君之忠。弟以事兄之悌。朋友先施之篤信。務於此庸常之言行。致謹而自盡。不足者勉之。有餘者節之。期於適中之禮。使人人可行。而常言行相顧。盡其誠實以赴之。則禮治之中樞在斯矣。上天真宰予人之性與理。至善至誠。至忠至懇。而無僞。在天謂之渾渾。在人謂之慥慥。肫摯懇懇。與物不貳不漓。所謂有夏尙忠近於天。亦即忠恕之切實效用者也。禮治能皆體此。安有所僞飾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者之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前節宣聖提出倫彙之目。猶自謙以言之。此則正式論列。一一歸本於天主。以訓世人。此五倫。前所謂「中和」之功用。非知仁勇三達德。無以行之。使上合中和而下適於禮治。

知者。所以明道。仁者所以守道。勇者所以行道。先明繼守。而卒勇行焉。然後可以實施禮治。故此三達德。爲行五達道之要事也。惟此三達德至於實行。則仍須藉夫肫誠不貳之天真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所謂禮治之大經也。(經乃樞也。非謂類。類如五禮是。)能以三達德就五達道以推行之者一也。則禮治大昌。無有遺憾。惟其所以行此九經者。仍與前所謂行之知之成功之所憑藉無少殊。所謂肫誠不貳之天真是已。

中庸此數節中。所以行之者。及其知之。及其成功。與九經所行之。後儒但知爲真誠一貫。爲豫定不苟。固然。而要須知此三處所謂一者。直是上天眞宰太一之一。故能至豫至誠。不奪於物。而推行無阻。以敷其禮治焉。

試觀禮運所言根本。本篇所言天地。所謂禮始於天官(官卽宰也。古字通用)之太一。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高明博厚悠久。其豫定與肫誠。可謂極矣至矣。故知三者之所謂一。直是天主太一耳。

人惟能體此等天治。然後可以行世間禮治。宣聖固已昭然揭示。載在經文。特世人不肯返本歸天。滌慮信主。往往穿鑿附益。而道益不明。禮益多煩。下此者更視禮爲桎梏之具而棄絕之。夫豈知是禮之滋根於性天。必需於人生哉。(世人但重人生的生活觀念。而不知求此生活之保障。)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禮治一事。雖當體天爲治。然終係爲普通世人而設。普通世人。安能皆成太一純誠之天德。故必須爲之分別天人。示所以爲學修道之工夫。使皆擇善固執。同歸於天治之禮義中。前所謂學知困知利行強行之輩。至此。皆可由學道而一其知

行與成功也。

至誠極善。惟上天主宰所施行。故曰「天之道也」。用己性情之純誠。以復天賦之至善。則不得不藉於學修。故曰「人之道也」。然擇善固執之久。亦可以自勉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地位。所謂及其成功一（更得天主太一之一）也。

欲擇善固執。以成其學修。是非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不爲功也。尤其須於此學問思辨行五者。恒久邁進。而無少息止。如赴飢渴然。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後可以改變氣質。由未誠而復達乎純誠。施禮治者。苟能如此引掖督促。自可

以範圍普通世人矣。

由上述力學的效能。以盡人合天。極誠明之大妙用。結果至於盡物之性。臻乎物治的精神。不獨禮治而已。在本篇中。自當另爲詳論。茲先論其關於禮治者耳。

學力所以能於造詣如彼之精微。如彼之宏大者。無非因爲上體天道。而得天地之真際而已。以審慎明篤之學力。行中庸周密之禮治。故能經天緯地。盡如人心。收極偉大之效果。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故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下一小節。採入物治中。茲從略。）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禮治所以必須體天地之道。亦只因爲天地真宰所流行的理氣。至一不貳。竝生包容。沒有限制的範圍。（不測之故。）沒有止息的時候。（不已之故。）所以聖人必皆法天。以修德而行禮。捨此更無其他之道。

學人但知中庸以文王比天道。而不知所謂物不貳。即是太一。所謂文王純亦不已。即是體天治之聖君。惟以人之君主。體真宰之性道。而行其禮治。故亦能博厚高明悠久而無已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子思子所以必叙述此等聖旨者。以見自古聖君。制作禮儀法則。未有不上體天治之理。以自修德凝道。而範其人治者。天德苟有一分不至。則天道亦有一分不凝。天道有一分不凝。卽難正己率物。況乎三百三千之多乎。

君子欲體天治爲禮治。所以必須尊德性而道問學。先盡乎天德之至。致廣大而盡精微。次蘄乎天道之至。極高明而道中庸。終臻乎天倫之至。然後推此忠恕敦厚之性道。徧及天下。而禮治乃可以崇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天治爲禮治大源頭固然。然而天非聖不足以凝其道。聖非天不足以至其德。堯舜禹湯文武旣往矣。天孰爲諄諄而告之。赫赫而授之。則必有繼堯舜而興者。仲尼是已。仲尼能祖古法今。上體天治。以修德敦化。故天道終明於天下也。

一代之仲尼。一時有一時之聖人。所謂三百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聖人豈必不能及哉。苟能自修天德。純而不已。述古憲今。至中極庸。以施其禮治。固亦卽當代之仲尼也。天治雖極善。非待此人不爲功。

子思子所以述此數節者。非但顯揚家風。正所以歸天於人。納道於德。天下後世知所以行禮之實際。不至索隱行怪。馳心玄遠之域。或僞託異端。付與功利之徒。使紫亂朱。邪侵正。反以貽害宇內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推言聖人之德。必先自足於其天分。然後能成其德類。至於至。至於凝。誠而後動。肫而後孚。聖而後化。固非一知半解者所能貌。尤非色莊矯飾者所能企。蓋五者精微廣大。而各有其淵源。啓自天縱故也。

『一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倘使五者之德。溥博淵泉。如天如淵。集於其身。必仇於其所居。故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所以然者。聖人得天德之真。行天倫之篤。天地日月霜露所及。莫有不尊親。聖人先立其大本。故曰配天。

知此則知聖人得天之積純極粹處。蓋幾與天同量。忠恕至此。發揮得毫無餘蘊。不但秉禮之中國所當服。卽殊俗之蠻貊亦所自信。普天之下。有生之倫。人非空桑所苞。安有不相尊相親者乎。此聖人之所以能配天也。

當今國人輕國學而重歐化。動輒談世界主義。亦豈知世界之間。不出人與人之相處。苟能得此人與人相處之要道。雖萬里海外。同此親善。否則跬步不可以前。中庸所述尊親爲禮治之要道是已。

禮治爲人生之正軌。天倫爲禮治之中樞。天德又爲天倫之精粹。中庸固已反覆譬喻。而教之於人矣。所以然者。欲使各體天性以相親愛。始則由家及國。終則四海同庥。無種族無國界而共謀世界永久之和平耳。（世界和平永建。則皆得享人生之幸福。）

人與人。國與國。殊俗異宜。角利避害。苟順人欲以爲之。其爭亂無已時也。故惟有昌明天德。提倡天倫。以翕合其固有之天良。始足以納此世界人類於軌道中也。所以必本天治下之禮治以施之也。

然施之者。苟不能以至誠無僞之心。徒爲貌飾假口。或利用一時之名義。藉爲號召。雖行二帝三王之禮。用文武周孔之儀。人亦斷不肯相信。不信則不從。近之庶民。遠之列邦。不相從也。是以施此天治。必待當世之聖人。

一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黜陟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尙綱。惡其文之著也。故夫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一

中庸此節。爲人熟讀。而視爲常談久矣。亦豈知此乃聖賢慮世間有徒禮不能自行者。下一至切至善之針砭乎。人孰不欲體天合人。受大德之命。子孫永保乎。顧每爲私欲所牽。近利所惑。不能出之以至誠。故多無功耳。

天治二字。近在吾人本性。遠在四海人心。其最要卽在天字。蓋天者至誠至仁。無絲毫虛僞。無隱微利欲。故古今中外。惟有聖人能得天。亦唯有聖人能得人心。無他。聖人胸臆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能經綸一切耳。

末世人心。習於詐僞。每驚於其外而遺其內。致乎其華而亡其實。所謂虛僞宣傳。各張其浮詞。與天德適相違背。天貴誠實而人尙巧僞。天貴質朴而人尙浮華。其天德日漸消亡而不知。故世亦大亂而不止矣。所謂的然日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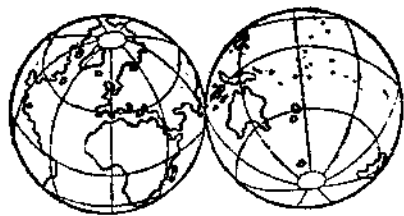
唯救時之聖人知其然也。能用其聰明聖知於內。而不眩之於外。惟恐己之仁不施。知不淵。性氣之不能浩浩以全其天也。更不暇計其他。始終一誠。實踐力行。不求知於人。而四海之人。將感應之於億萬里之外。故闢然日章也。唯聖人能至誠。故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中立而不倚。唯聖人能固其聰明。能達其天德。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闢然而日章。終得世界之同情心。而躋人生於和平幸福之域。

今世雖無聖人。要必有學聖人者。苟欲講天治以範圍人心。倡禮治以恢復道德。則曷亦共從此學聖人者日趨於「自固其聰明闢然潛修」之途。積行日久。朋來物孚。亦終有救世之可能在也。

若不此圖。但從末世標新領異之說。逐流忘反。即使沽名要譽。騰舌蘇張。終不免天殛鬼責。夙世莫拔。今世類多是輩。邪偽日興。世用滋亂。凡我同人。宜速回頭。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怨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於此見天之極真處。卽禮之極至處。而在當時世人之所謂禮者。猶尙遠隔於此極真極至處。蓋禮者天德之誠諸中。而見諸聲色也。故聖人體天帝之心。不大務於聲色。末世偽爲聲色以治禮。亦末之末矣。（老子謂義失而後禮正。指此言。）要之。欲體天治以施其禮治。其必在擇正人而師之。慎獨潛修。莫見莫顯。體無聲無臭之真宰性行。則明德日章。德輿如毛。舉世界兆民之衆。輕而易治。如在掌上矣。



時 事 記 實

戰爭與革命并進中的英國

(譯自基督科學訓導報)

劉 端

現在的英國不僅是方從事戰爭，其整個的機構，亦正在變遷中，可是今次戰爭究將何時何地與怎樣方能勝利結束，却仍然渺茫得很，不過今日之英國與兩年前的英國情形迥殊，則是顯然的事，則戰後的英國，不用說將要有更劇烈的變化。

究竟事實將要如何演變？當筆者最近赴美時，常有人問及：我們現在竭力支援的是怎麼樣的英國？目前的情勢

如何？將來如何？英國會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麼？是否有成爲國社黨政體的危險？

爲求得這些問題的答案，筆者曾與英方各界人士會談，所接觸的人們，計有工黨領袖保守黨共產黨自由黨各黨魁，婦女界首領，及供職現內閣裡的兩位工黨代表，

經過這番廣泛的考察，筆者毫無疑義地認爲英國的革命，是勢所必至，不過這種英國特有的革命，性質并不暴烈，不走極端，也不很突兀，甚至會當人民尙不甚措意時發生。那將是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綜合的革命，其意義相當深刻，并有永久性，并非受戰事的臨時影響使然。

這種革命的意識，雖然可以影響到社會形態的根本改

革，但仍難脫去英國特有的習性，也不違其相沿已久的慣習，雖然這種特殊的英國式的革命，是漸次的甚至溫和的，却也可使其某種特權制度崩壞。

就社會言，目下正有一種驚人的改變在進行中，這雖不足證明英國的階級制度即將由此毀棄，至少在最近數十年內不致毀棄，不過階級的差別將要漸歸泯沒，階級制度的變化，或者還要在今次戰爭推移獲得結論之後，這樣很可使革命的性質和緩許多。其主要原因，或許因為在這次戰爭中，無論貧富貴賤所受戰禍相同，無差別轟炸，便是一具平衡器。

筆者近中曾與一位貴婦同席，這位貴婦如今幾乎每夜都在從前為僕役餐室的地下室中睡眠，她的女僕即睡在她毗連的床上，以前供傭保人等起居的地下室，也被新自倫敦東部貧民區來避難的一對夫婦所用，——在不斷的夜襲下地下室為寢室最安全——這位高貴的女主人，和這對避難的夫婦，共居數月後，竟非常詭篤地喜悅這對伴侶，每次就寢前，必善意地與他們擁抱為禮。

除此之外，警戒空襲的巡邏隊及服務團團員也都能在服務時表現平等的精神，服務的人員，有不少從前的一些校官甚至將官階級的人物，也有許多園丁汽車夫傭保雜作人

等，無論是鄉紳或農夫，時常在一塊為擔任警戒降落傘部隊的侵襲而一同鵠立中宵，一個敷裝鐵管的工人，常會和一個銀行家被分遣到同組作警備守卒。當真正空襲到臨，階級界限泯沒的例子，更屬不勝枚舉。這樣可以結合新的友情，新的侶伴，新的博愛與親熱，這樣即可構成來日英國社會革命的最有力深入人心的元素。

以經濟的原動力言，刻下情況正在加重并加速這種革命的實現，因為戰時課稅對富豪或小康之家，壓迫最重，現在所得稅捐率，自百分之四十開始，除去家庭私人例應免稅者不計外，平均亦達百分之二十五。若是大宗的收入，附加稅率總達百分之九十左右。其他如範圍廣漠性質嚴厲的額外利潤稅，專為制止戰時牟取不正當利益的措置，其效力所及，使大規模的公司每年營利額不得超過一九三七或三八兩年度的數目。

論說英國防止不法營利的辦法，可謂很嚴厲周密，無罅可乘，經筆者仔細調查，那些與英國政府訂有契約的製造所，要想規避非法營利管理法只求發財，雖非絕不可能，但大體說來，英國商人們并未會趁火打劫地發國難財。使大富的減少，或普遍減少其財富的辦法，在貧富兩極端的平均程序上，是很重要的節目。而且窮困者的生

計，也可於戰時有各種解決方法。戰前的失業者，現已有三分之一獲得職業，戰時服務的薪額，也較平時為高，并且不論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可以各自的努力，換得薪給。

所有兵士們領到的現款雖不多，但有大量的被服食物等供給他們，就他們的家屬說來，今日之所得，較之戰前還有增無減呢。因戰時經濟之逼迫及其社會方面之結果，而使貧富不同的人相互間的關係日趨緊密。

在這種過程中，惟有中等人家——特別是家無恆產的小額薪水階級——最感苦惱，因為富人雖然也會因國家統制的關係，暫時降低其生活標準而感不便，但他們的生活，總不會發生問題的，至於寒微人家，素為政府關切注意或間接使其服役戰時工作，或直接施與各種救濟金，假若他們的住所被轟炸，政府會動支國庫經費使其遷地，并照料他們覓地卜居，甚或補助他們的用費。

但是那些平日倚仗薪水為生的人則不然了，就以店夥書記等為例，他們既非戰時實際需要的人才，而有限度的增薪，也不足抵銷因物價高漲而受的惡影響，所以他們除非俸運地獲得其他兼差外，本俸及津貼所入，殊不足支持生活的必需。假如他們遭到空襲的損失，政府的拯濟辦

法，大體與對待窮苦人家相同，雖然暫時也供給他們的膳宿，但一到他們得有歸宿，即行停發。所以他們除非有能緩急相扶持的親友，可以作將伯之呼外，其困苦尤甚於窮困的人們。如果他們向政府申請救濟，也只能被政府視作普通難民，所給的待遇，輒與其日常生活標準相差很多，而為彼等所不堪，還有他們房屋被燬後，政府雖也予以與平民同比率的補償金，不過中等人家常會將其資財用於家庭消費上。

在財富平均過程中雖有種種不平的現象，可是這並不足說明將來要發生過大限度的毀棄階級制度的事實，我們須知中下級人士心目中的階級觀念，其根深蒂固并不弱於上流士紳，必須有時間的變遷，及教育的陶鑄，方能使階級觀念及界限漸歸泯沒。

由政治上說，英國戰前革新運動并不顯然，但暗中進展，則頗急遽，我們固已熟知平素英國國內政情，即逐漸左傾，後因戰事爆發，政局一時暫呈穩定，惟在議會裡，情況又與此稍異，由政黨間的默契，使考慮人位問題時，在當前政局之下不致發生爭議及暗礁，但一般政治專家的觀察，則一致承認英國正漸次趨向左傾之途。

這種動向在議會裡不甚顯著，但反映於內閣裡的情

象則已見於表面。工黨在戰時內閣中擁有最多席次，其數目比例竟超過在議會中擁有的實力，無疑地工黨在邱吉爾革命 Churchillian Revolution 歷程中成了實際的原動力。

然則這種左傾的趨向就可證明英國要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麼？

那却未必。因為英國工黨領袖人物的見解，并不相信英國也會發生那種情事，雖有極少數的勞工運動家深信馬克司式的社會主義，但支援他們的人并不多，即在工業區域裡，普通人也很少為要顛覆資本制度，建立社會主義，而投票擁護工黨。

英國工黨也深知國民並不需要馬克司式的社會主義，他們僅希望社會能改善，待遇增加等事。所以工黨屢次申誠宣傳人員：「在講台上宣揚社會政策，應極端慎重，因為那容易引起千里毫釐的謬誤。」工黨領袖所期望的也不過幾種國營重工業及公用事業的社會化，素被目為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繼承者的現勞工大臣畢汝 Ernest Bevin 即抱如下見解：一切礦山運輸等大企業，均應置於國家經營管理之下，其債權亦應由國家隨時收買，更進一步的統制英格蘭銀行，即可作為過渡期間的適當措置。

不過這僅是理論，不足確言英國政治上的左傾革命便會實現，最近筆者曾以此詢及勞工運動的有力者現任內務大臣的毛利遜 Herbert Morrison 戰後的英國究將變為社會主義抑國社黨式的政治形態，毛氏會鄭重聲言，據他看來，英國除成為更自由的民主國家外，二者皆非將來的政治歸趨。他這種論斷，據筆者看來，可謂很正確適當，現在英國全體，所以發動戰爭，絕非為樹立勞動階級或資本家之獨裁而戰，將來資本主義對政治的壓力，一定要漸次輕減，甚至完全破壞。

因勞工黨人在產業界及政界擁有較大的勢力，而且工黨的設施，皆富有英國的民主的精神和傳統的保守精神，受社會改善財賦分配的感染，英國保守過去光榮的風氣，也許能得到一種調節，這或是將來英國革命運動的定義與姿態。

比亞列斯塔克戰記略

建 章

七月二日海通社消息，該社通訊記者麥斯克博士，略

述比亞列斯塔克區大戰情況如左：

比亞列斯塔克被困之後，蘇軍最後逃亡之路，亦於六月二十六日晨六時被德軍遮斷（按比亞列斯塔克，位於波蘭首都華沙之東北，與其南方之布立斯特—立塔夫斯克適成三角都市），自其後方沃澗夫斯克，至比亞列斯塔克，中途有村名塞爾瓦，此後將成戰史上有名地點，因為德軍此時正在殲滅比亞列斯塔克區內大批蘇軍。

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德軍自蘇爾瓦斯（東普魯士舊波蘭與立陶宛三國接壤地帶大城，地在舊波蘭境內），出其不意攻擊蘇軍，開戰最初幾小時內，邊境蘇聯守軍，雖然驚異莫名，而其後則立即實行頑梗抵抗。不過德軍這種出其不意的驚擾戰術，已經收了實效，德軍從蘇爾瓦基進攻之後，突然駛向東北，再轉東南，直搗明斯克（在蘇本土西境，與華沙東行在一線上，略微偏北），事前德軍另有裝甲車部隊駛抵此間，與北來南下之德軍會合於此，形成外線包圍圈。

包圍戰

這兩路德軍既已形成外線包圍圈，就切斷了比亞列斯塔克區內大批蘇軍，使之失掉與蘇本土的軍事聯絡，和軍需補充的基地。上週以內，這種包圍工作正在進行，同時德軍挺進步隊，也壓迫圈內蘇軍向比亞列斯塔克緊縮，蘇

軍已被切成三段，日就殲滅之途。

蘇軍初雖驚惶失措，旋即拚命抵抗，而且也如上次歐戰一顯身手，建築一些野戰工事，既已發覺被人包圍，於是在六月二十四五兩日，設法打破，企圖奪回哥羅德諾（在比亞列斯塔克北方，立陶宛邊外南方）之德軍裝甲車部隊的外線包圍，決定從北方突破德軍前線，首先運用蘇聯自製的戰車幾百輛實行戰鬪，然而結果哥羅德諾一戰蘇軍終於慘敗，戰車幾乎全部毀滅。

德軍陸空合作

蘇軍戰車三百二十二輛，完全被毀在這次戰車戰和包圍戰中，德軍始終實行陸空巧妙聯合作戰，空軍掩護步軍截襲蘇軍，毀壞橋樑公路鐵路，阻止敵軍逃亡，除少數敵軍摩托部隊逃亡外，其餘全數已就殲滅之途。

斯塔林的新職（譯自國家雜誌）

劉 端

莫洛托夫是失腳了，斯塔林親自出馬擔任蘇俄首揆的職位，莫洛托夫專任人民外交委員，注視着斯塔林直接折衝的外交行動，例如本年四月間訂立的日蘇中立條約。

從去年年底莫洛托夫自柏林歸國後便發生了些煩惱的事情，今年二月中前駐德蘇大使德喀奈夫 V. G. Dekan SOV 昇任中央委員，成了在外交界地位僅亞於莫托洛夫的人物，這對莫氏確是一種威脅；同時莫氏夫人蔡姆朱日娜 Panina Zhenichuzhina 也受了降級的處分。筆者爲此事曾在國家雜誌三月號中說過：「此舉若非蔑視她是莫洛托夫夫人，即是一種輕淡的暗示，說莫氏也有被牽連入肅清工作的可能。」不過實際上蔡姆朱日娜，到現在還是莫洛托夫的太太。

在蘇俄，沒有人真能獲得安全，祇要兩個人的地位不同，則地位低的隨時都能被犧牲。雖然蘇俄公民的習性，對個人的權勢或衆口交推的衆望都不擁護，可是莫洛托夫在國內確是太顯赫了。目下斯塔林固尚不致對莫氏發生疑懼，不過斯塔林的癖性是不喜歡頗有威信的人物，常在他身邊。

這次斯塔林自署爲蘇聯最高行政當局，其心理的原因與政治的原因，差不多可等量齊觀；他原有自己任首揆抱負，當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黎考夫 Rykov 去位時，在莫斯科的外國新聞記者即探悉斯塔林有自行兼攝此席的意圖，許多共產黨的首要人物，也都作如是觀測，那一次僅

是斯塔林的試驗的決心，但後來遭到反對，而未會實現。許多俄國人不承認斯塔林是純正的俄羅斯人，并且也不是全能的人，雖則他曾經擊破黎考夫·布哈林·陶穆斯基 Rykov-Bukhalin-Tomsky 的右翼聯合反對陣線，現在這些反對他的人都還生存着，他更不願貽人以攻擊他的口實，如果他正式擔任最高行政責任者，那些反對派或許會鼓動蘇俄人民群起對他抨擊，亦未可知。（列寧 Lenin 死後，其承繼者本應爲喀麥奈夫 Leo Kamenev，那時與斯塔林是同伴，且爲蘇俄三執政之一，是列寧之下的亞相，但終以是猶太人的關係而落選，所以黎考夫繼列寧秉政。）

斯塔林最高的人生目的是想把列寧·杜洛斯基 Lenin Trotsky 的並駕齊驅換成列寧·斯塔林 Lenin-Stalin 或斯塔林·列寧 Stalin-Lenin 的相提并論，這種思想，可以徵之於他的所有行動；他不僅希望獲得列寧的最高威權，同時也想獲得像列寧似的最高榮稱，但他究竟是個亞洲人，所以在一九三〇年失敗了。後來經斯氏之努力，證明了他的俄國風度較之純正的俄羅斯人有過無不及，他近來恢復了帝俄時代的境域邊界，他助長了俄國人的愛國心，是以這次擢用這位高加索人爲首揆，在農民及愛國志士們

看來，均不表示驚異，因為他在十一年前實已備具了這種聲望能力。假若那次他就如願做了首揆，說不定還許有人要懷疑：「他是怎樣的人物？」或說：「斯塔林僭竊威權。」可是現在國民們認為他已是實際上秉政的首領，則今次出來親綜萬機，使名實相符，又有何不可？

斯塔林今年六十二歲，如果他真有穿列寧的大衣的野心，目下恰是好機會，環境事物加甚了這種需要；今日的共產黨本部變成了橡皮圖章，事實上黨部已與政府混合爲一，史塔林既是黨方領袖，又兼了政府首揆，現在黨部與政府間已沒有任何區別。蘇維埃的危機到處潛伏，隨時可以爆發，希特勒隨時可以進攻蘇俄，或者對莫斯科施以壓力，甚至侮辱，致成自李維諾夫 Litvinov 去職後蘇維埃外交的全部破產，惟其如此，所以斯塔林不僅想把握最高統治權，并想將操縱政府官吏的實權也攬在手中。他又索性猜忌，所有常和他接觸的高級人物，都深知他的嫉猜。

現在莫斯科是迷茫了，斯塔林原期待着一種能決定重要事件的新開展，因爲近代戰爭中戰略與從前完全不同了。本年四月十日的紐約時報轉載有赤軍機關報「紅星」上的一段文字：「英本土的登陸作戰，將不能成爲事實，戰爭的真正重擔，將自西線移至東線。」本來一九三九年八月

二十三日德蘇訂約後造成的友誼，是因爲希特勒將傾其全力於西方戰爭而做成的，斯塔林更會趁火打劫的乘希特勒忙於西線戰事攫奪東方波羅的海諸小國。假若德人真的放棄攻英本土的計畫，則德蘇兩國間「好隣人」的關係亦將消逝。究竟德方是否放棄攻英本土的計畫，吾人固不得知，不過若非克利穆林宮 Kremlin 的人們會討論此事，「紅星」亦未必敢如此說法。斯塔林業已相信戰爭的重擔將由西線移至東線——三月四月中的德軍集中東部國境即是明徵——則蘇俄今日之煩惱不安，自非無因而至。

德國有四百萬陸軍，這四百萬甲仗整齊的軍人可用武之地則不多，他們祇能向蘇俄發展，況且德軍兵力之優越，尤遠過赤軍，這些外在的因素，限制了斯塔林的政策。我們決不相信蘇維埃的政策，永久是晦闇的謎語式的，而且現狀趨勢，又復如此顯然。現在已不是斯塔林要做什麼的問題，當前問題僅是希特勒要怎樣對付斯塔林。向蘇俄進攻？或更進一步的經濟援助密切合作？

這是蘇俄採用安撫政策招致的結果。當張伯倫 Chamberlain 達拉第 Daladier 安撫法西斯蒂時，蘇俄曾譴責英法，說安撫政策只能引起戰爭或屈辱，那時蘇俄的見解是對的。法國的安撫政策招來了法國的敗衄，英國的安撫

牙，亦於本日發表，正式承認南京國民政府。

二日 日松岡外相於御前會議終了後，在外務省發表談話如左：德蘇戰爭若僅視為德蘇間之簡單問題而加以應付，實為不可，此蓋無庸贅述，應就以此事為中心之諸般情勢，將眼光放遠，視及世界各處，對列強之一切動向與列強間之關係，均須注視，以極細心之用意，與自己之準備決心覺悟等，嚴重監視事態之推移。余現甚感學全世界，尤其在東亞，或與我國有直接關係者，將有超非常時的時局展開於吾人眼前。總之，國民應冷靜沉着，上下一致，善體聖旨，不使吾人所進道路，有絲毫貽誤，是為切要。

美國政府對松岡外相之談話，無所表示，但各報紙均認為為日本對德蘇開戰僅持監視態度，而對中國及遠東則有集中全力之意味。英政府極守靜默，毫無任何公式之發表，一方對樞軸國家之承認南京之國民政府，英方雖已有各種觀測，但當此德蘇戰爭進展中，仍以對日本今後之態度為其唯一之關心者。

六日 德軍司令部特別發表：德軍部隊本日已進抵斯丹林線之堡壘。

七日 羅斯福大總統，本日正式發表派兵冰島，同時並發表謂對去年與五十隻驅逐艦交換而由英國租借之特立尼達島（南美委內瑞拉東北），及圭亞那（南美北部）根據地，已派遣有力部隊。羅斯福大總統並聲明，美政府不能漠視納粹勢力，若一旦

冰島為納粹勢力佔領時，則大西洋航路瀕於危殆，援英武器輸送路將發生可怖之結果，故美政府已使其海軍進駐冰島，而進駐冰島乃與約納遜冰島首相間之完全諒解而行者。又約納遜首相發表美軍進駐冰島附有八個條件如後：

一、美政府於戰爭終了後立即完全撤兵。
一、美政府承認冰島之絕對獨立主權，且在和平會議援助其實現。

一、美政府雖在保障佔領中，但對冰島政府決不干涉。
一、美政府造成防衛組織時，為保障住民之安全，須選拔優秀軍隊，派往冰島。

一、冰島之軍備費用，由美政府負擔，根據軍事行動而損害者，亦由美政府負擔賠償責任。

一、美政府須以一切手段，擁護冰島之利益，更須供給必需品及獲得必要之船舶，且須締結美國冰島間之通商協定。

一、冰島政府對美大總統，關於本諒解之任何宣言，甚望事前均得知悉。

一、美政府在冰島所施之防備，應考慮對任何事態均有堅牢之準備。

九日 維喜政府發表：敘利亞英法兩軍停戰交涉已在貝魯特美總領調停之下舉行。

十一日 法國國務院本日夜發表：敘利亞戰線之戰鬥行為，自本

日夜半以來已行停止云。

十二日 關於秘魯及厄瓜多爾國境紛爭，其後經美，巴西及阿根廷，三國共同提議調停，結果戰事暫時終熄，但秘魯外交部本日發表：厄軍來襲，我軍開始還擊云。

十三日 英蘇軍事協定十二日已簽字，本日英政府正式發表如左：

「本協定即曩時邱吉爾首相所聲明，欲與蘇聯作完全之軍事協力政策之具體實現，乃以遂行戰爭有效率為目的者，而兩國交換軍事使節，至本協定締結後，英蘇兩國政府明示確因決意相互間盡可能作所有援助。」其內容為：

- 一、英蘇兩國，現在於遂行對德戰爭中應相互援助支持。
- 一、英蘇兩國，在戰爭繼續中如無相互同意，不得進行停戰或和平交涉，亦不得締結其他協定。

一、本協定經批准後即時生效。

維喜政府確認已締結叙利亞英法停戰協定而發表聲明如左：

於巴勒斯坦之桑達克，由丹滋將軍進行之交涉成立協定，已於七月十二日夜簽字云。

十六日 日本近衛內閣為欲善處變化急轉之世界情勢，以活發遂行國策，決定實行內閣總辭職。

十八日 近衛文麿公再拜命組閣，新內閣之人選本日發表如左：

總理大臣	近衛文麿
外務大臣	豐田貞次郎
拓務大臣	田邊治通
內務大臣	小倉正恆
大藏大臣	左近司政三
商工大臣	小泉觀彥
厚生大臣	村田省藏
遞信大臣	平沼騏一郎
鐵道大臣	柳川平助
國務大臣	東條英機
國務大臣	及川古志郎
陸軍大臣	橋田邦彥
海軍大臣	井野碩哉
文部大臣	鈴木貞一
農林大臣	富田健治
國務大臣	村瀨直齋
企劃院總裁	伊藤述史
書記官長	
法制局長官	
情報局總裁	

二十五日 美羅斯福總統本日發令封存在美中日資產，並聲明此令將包含日本利益之一切金融及輸出入貿易置於政府統制下。

英政府本日亦發令凍結日本在英之資金。日本小倉藏相發表談話云：美政府凍結日本資產事，已爲前所慮及，且有相當準備，故被凍結資產爲數極少，經濟上未蒙若何影響。

二十六日 自泰越國境糾紛，日本居間調停成功後，法泰兩國宣言親日態度。今爲確保東亞共榮圈內之安全，關於圈內安南之共同防衛，日法兩政府意見完全一致。日政府本日發表聲明如左：

近時日安南之關係，自去年松岡安利協定開始，由累次日法協定而急速緊密化，此次日法共同防衛，兩國政府間意見已完全

一致。日本對日法間之諸約定，其中關於保全安南領土並尊重其主權之嚴肅約束，帝國始終尊重。今後益將努力於增進日法友好關係，以期兩國之共榮云。

二十八日 荷印政廳於停止日荷印金融協定後更行使資產凍結，對中日滿安南輸出物資適用許可制，限制日本之輸入，凍結日人之資產等，且自二十八日開始實施。一般認爲關於將來與日本之金融交易可能性及如何調整雙方立場，今後兩國間將行協議云。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東亞聯盟月刊

每月十日出版

社址 北京北魏兒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書林偶拾

元大都宮殿圖考

朱 儂 著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出版

一冊 定價九角

中國古代都市制度，見於載籍者，當以周禮考工記爲最早。自後累代相沿，奉爲圭臬。逮及元氏，卜建大都，所謂朝市廟社，悉本經傳，而千門萬戶，穹宏莊麗，不遜於西都。自明改建北京，歷清以迄於現在，雖舊制漸次湮沒，然文獻猶存，遺蹟靡在，但能鉤稽，雄偉之狀，不難想見也。

案近人從事於都市宮殿之研究者，首推紫江朱桂辛先生。先生曾有元大都宮苑圖考之輯，合肥闕霍初（鐸）爲之排比重輯，闕氏序其書云：「紫江朱先生從事於清故宮之研究，復以北京建都，雖不始於元代，而宮闕之制，實至元而大備。近年以來，海內外學者，於北京之歷史及地理，乃至風土軼事，考索不爲不詳，獨於營造遺物，及其文獻，求其有藝術上之貢獻，尙不多得。因取陶氏輟耕錄所述，元代宮闕制度之文，就其方位尺度，手自摹繪，加以推定，講貫討論，不間昕夕。既具崖略，乃以授鐸，俾於所得資料，加以比次，並屬宋君麟徵製圖，閱兩月而告藏。」蓋事出創作，而輯錄繪圖，非出一手，故論列容或偶疏。且其目的在史料之蒐輯，僅於學術界作初步之貢獻而已。

朱儂氏此作，與闕書體例稍異。凡分六章，一導言，二史料選擇及其批評，三元大都故城考，四元宮城之四至及諸宮之地點，五宮殿壇廟分叙，六結論。卷首附銅版圖十，地圖四。所根據之文獻，以故宮遺錄爲主，（案原注係依日下舊

聞考卷三十二所引，並非採自原書。以輟耕錄爲副，而參以昭儉錄，元史，析津志（案此書久佚，惟散見於日下舊聞中。）日下舊聞攷諸書，與闕書所採相若。惟於每章之末引宮詞及名家題詠若干首。以資調劑。又其地圖謂係根據光緒三十四年常琦測繪北京精細全圖，就大體言之，似較闕書爲備。

此書於闕書每有糾正，其舉出各點如云：「闕書未能詳考大內及興聖隆福諸宮地點，以爲大內『南至天安門，北至神武門，東華西華兩門之間皆是。』爲欠審。而曰：『不知元大內偏西，明始東展，缺乏歷史眼光一也。』又謂闕書隸宣文閣於玉德殿東，以爲『此閣作於元之末造，故陶錄不及，』爲失考。而曰：『不知宣文閣卽奎章閣，文宗天歷時建，陶錄明述『在西宮興聖殿之西廊』今上皇帝改奎章曰宣文』其誤二也。』又曰：『元大內圖既未載宣文閣，而興聖宮圖又漏載奎章閣，遂致一代文物之中心，如後世文淵閣者，竟不一見於其圖中，其誤三也。興聖宮一表中，既列奎章閣又列端本堂，不知王禕王忠文集中，明載『至正九年，卽興聖宮西偏故宣文閣，改曰端本堂。』王禕嘗作端本堂頌，其說必有據，可見奎章閣宣文閣，實爲一體，今朱氏析而爲三，一隸玉德殿，二隸興聖宮，其誤四也。元代隆福宮，爲崇奉太后之地，制度亦同大內，故蕭洵故宮遺錄云：『光天殿……左右後三向皆爲寢宮，大略亦如前製。』今按大明殿周廡一百二十間，東廡之中爲鳳儀門，南爲鐘樓，又名文樓，西廡之中爲麟瑞門，南爲鼓樓，又名武樓；隆福宮周廡一百七十二間，東廡之中爲青陽門，南爲鸞鳳樓，西廡之中爲明暉門，南爲驂龍樓，皆並見輟耕錄。今按文武樓及鸞鳳驂龍二樓，當如今太和殿前之體仁宏義二閣，與東西廡相連。今朱氏圖考，於文武樓則以爲與廡相連；而於鸞鳳驂龍於廡前，爲獨立之建築，前後互相矛盾；因此牧人宿衛之室，在驂龍樓後者，本應在周廡之外，今不得不繪在周廡之內，其誤五也。朱氏隆福宮表中，僅列盞頂殿及盞頂小殿，一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一在盞頂殿後，而未及東盞頂殿。（盞頂，元史，故宮遺錄，禁扁等書皆作鹿頂。）今按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一：『禁扁註光天殿西位爲文德，東位爲睿安，今考諸書，祇詳文德，而睿安缺載：昭儉錄：鹿頂殿五間，在睿安東北；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鹿頂小殿，蓋東西二鹿頂也。輟耕錄脫載「睿安東北」四字，遂混二鹿頂爲一，誤矣。』朱氏隆福宮表中，雖據禁扁補入睿安殿；但圖中仍漏睿安，其誤六也；未能分清東西二鹿頂殿，其誤七也。』凡此七點，本書皆有所補正，可謂青勝於藍矣。

雖然，此書亦不無可議者，如其第一章導言云：「元代之亡，去今五百六十八年，大都宮殿，已湮沒而不可復考，一代宮闕，存於今者，僅儀天殿（今之承光殿）及廣寒殿之玉甕而已。」（見本書頁二。）蓋認承光殿即儀天殿，實則僅其地望相若，而建築物則清代重建者也。又云：「崇天門前橋邊華表，蕭洵故宮遺錄云：『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瑩如玉，橋下有四白石龍擎載水中甚壯。』按今天安門前橋上，亦有華表二，東西峙立，竿頭獅南向，天安門後復有華表二，竿頭獅北向，其制蓋沿自元，而稍加變通耳。」（見本書頁二。）按華表之制，導源於表木，古代於橋之兩端，皆樹置之，（詳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陳仲篋烏頭門。）非始於元代也。又如謂清宮城四隅角樓，亦仿自元制（見本書頁三。）而不知周禮攷工記已有宮隅之文，實後世角樓之濫觴。又本書第四章，誤解故宮遺錄輟耕錄諸書所載宮城尺度，而謂宮城周圍九里三十步爲六里三十步，實大疵謬。

（鐘）

養和室隨筆

渠

彌

妄服藥之害

姚文僖嘗有詩題云。余於昨歲九月因積勞復挾食致疾。時在潞邸。主人延醫視。投湯液一盞。輒不寐。余堅守中醫戒。而主人諄勸再診。醫來持前方甚力。姑從之。次日不能起坐。匆遽告歸。多方補救。茲歲初夏甫就痊。自丁至戊支離床蓐者六匝月矣。文僖固深通醫理者也。

冷淘卽雜醬麪

紫微詩話云。東萊公常與群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他物。蓋冷淘卽今人所食之雜醬麪。不然何以云止具酢無他物也。杜詩所云槐葉冷淘蓋以新槐葉爲醬。今雜醬麪亦宜於冷食。

書吏致富

江湖紀聞云。辛稼軒帥淮時。與劉改之微服登倡樓。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醉而歸。卽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請言於

稼軒。稼軒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信如此。則書吏擁有巨資慣於行賄。宋時已然矣。

元代浴室

前數年喧傳北都崇文門外天慶寺有元代浴室。穹門巨窟。信爲特異。余按順天府志卷十六云。天慶寺遼永泰寺遺址。在藥王廟西。其中尙存元王惲碑略云。寺即遼永泰寺廢址。金大安中兵燬。元世祖至元壬申有僧普仁始來結庵而主之。先是普仁在雲朔嘗假息間。有以天慶名所棲而告之者。初不喻其故。既至大都。駙馬高唐郡王出重幣易是院爲師駐錫之所。逮甲申冬。皇孫瑪瑪拉出貨泉二千五百緡泊名驛二。仍諭留守段禎詹事丞張九思即所居庇徒藏事。起三大士殿丈室七巨楹。下至門閭庖廡賓客之所略皆完美。始於乙酉之春。成於丙戌秋仲。役初作闕地得廢鐘所刻天慶二字。考之蓋有遼建號也。事夢既協。即爲新寺名額。然則元代浴室誠非誣矣。

滿漢之見

清初滿漢之間已多隔閡。可於諸臣章奏中微見其意。魏裔介有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闕語。又有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語。（碑傳集十一）

又汪景祺西征隨筆云。吏治之壞莫壞於陝西。數十年來督撫藩臬皆以滿洲人爲之。目不知書。凡案牘批答第責之幕客。官方賢否但委之堂官。雖判日亦假手於人。吏治民生皆不過而問焉。惟以刻剝聚斂爲恒舞酣歌之計而已。如督臣吳赫獲罪。欽差大臣臨訊。有妓女爲款犯。督臣與妓女同跪於庭。爲千古笑談。不但失大體已也。

又雍正六年陝西糧道杜濱奏參巡撫西琳。每接見屬員。有二裁縫旁坐縫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縫穩坐。至府廳以下長跪回話。二裁縫亦穩坐如故。凡地方緊要事務。一一聽聞。大小官員。均相駭異。西琳去而繼以武格。濱復奏云。巡撫初到任審第一起事。參革清澗令陳錦私派案。當堂只說得一句。你要據實供。其後總是書辦在旁問供。後書辦說此案須駁。巡撫點首而退。諭旨云。西琳被人如此參奏。返躬自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耶。朕所用滿洲外省大臣中多無恥不

廉。器局狹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實不解。……滿臣之顏面。被爾輩一二喪失天良之人壞盡矣。朕除媿恨之外。復有何論。此論載雍正硃批諭旨中。其深恨滿人庸劣致爲漢人所輕視。情見乎詞。

又嘯亭雜錄。蘇昌滿洲人。以繙譯進身。累任閩浙兩粵總督。其材具庸下爲僚屬所擲。坐擁苞苴。初無善政。其子富綱爲滇督幾二十年。其貪婪倍於其父。目不識丁。凡有文稿。皆倩吏胥講釋。合省傳爲笑柄。後卒以貪婪正法。人皆快之。蓋道光以前。各省疆吏不輕以授漢人。而專爲調劑滿人之地。故有所謂「撈棺材本」之說。種種笑柄。由此而出。雖以雍正之智識。不能掩盡天下耳目也。

又乾隆中山東巡撫國泰以食墨爲錢南園先生所劾。其弟國霖偵知之。募善走者馳報之。使預爲地。時署中積金無數。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多。因埋於珍珠泉側。其人奢縱好粉墨。讀書至不能分句讀。而日必作八股一篇。亦怪事也。事見更生齋集。

北京外城

明嘉靖三十二年。兵科洽事中朱伯辰言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可百二十餘里。請因以築外城。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爲言。世宗乃曰。成祖時未暇及此。今須四面興之。乃爲全算。於是總督京營陳堂掌錦衣衛陸炳兵部尙書聶豹等會勘。南北兩面宜各築十八里。東西兩面十七里。城高連壕口二丈三尺。基厚二丈。城用土築而壕口則以甃砌。估價六十萬兩。工役則以京營班軍任之。旣而以工艱費重。只築南面。三月興工。十月告成。事見明實錄。

姚啓聖請撤滿兵

康熙初。耿精忠鄭成功連兵閩中。受清軍騷擾最甚。據全謝山姚啓聖碑云。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即以屋中之民

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啼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關。萬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及廈門平。力請班師。但留吳喇二將以善後。既而盡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令軍中敢有私携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欣然以歸。當時漢人苦心如此。又臺灣之役。本啓聖之功。而爲施琅所掩。

師資月刊

第二卷 第二期出版

編輯者 師資月刊社

北京西直門內井兒胡同

續 孽 海 花

燕 谷 老 人

第三十九回 蘭鮑同堂洛閩分黨派 芝龜一室南北話離情

話說龔弓夫那日套車出門拜客。到了錢唐卿門首。向門房一問。知道沒有出門。弓夫因與唐卿交情密切。就跳下車來。徑隨門房進去。門房知道弓夫與老爺的交情很深。就一直領到書房。那唐卿書房是南屋三間。東西窗是一律綠紗。中間風門等均除去。挂了四桁的日本珠簾。窗外窗上排着許多盆花。那家人搶先一步。就在簾外向裏說道。龔大人來。唐卿立起身來說請。那弓夫就掀簾進去。一面作揖。一面笑道。老世叔雅極了。原來唐卿新得了一部宋刻的夢溪筆談。正在校勘。唐卿道。這部書確是宋刻。弓夫道。吾鄉照曠閣會有刻本。唐卿道。我正在校勘一過。即如卷一有百官見宰相一條。中云。九卿而下即省史高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宋本躬字作則。因宋時人言屈。即請字之義。略較請字爲重。若作屈躬。則文義乖誤矣。弓夫道。老世叔說的不差。校好後請借錄一過。唐卿笑道。這種學問是不時興的了。這兩天老師身體好麼。弓夫道。他老人家身體尚好。不過精神上很不愉快。今天中覺也沒有歇。唐卿道。老師一身關係中外的大局。總要教他老人家心上舒服。我輩也不能不當心呢。弓夫道。老人家向來于家中絕口不談國事。現在政府中。老世叔有所聞見麼。唐卿道。此次敬王出山。打破了濟甯一局。彷彿濟甯對於老師很不滿意呢。弓夫道。這話確麼。唐卿道。十得六七。聽說濟甯對於老師的力持正論。以爲唱高調。敬王雖然是欽佩老師的。然老師的主見。老王爺也有點認爲是局外人的空言呢。弓夫道。旁的怎麼樣。唐卿道。現在樞府。六爺是尊而不親。仲榮雖非軍機。但是很蒙寵眷。最好老師跟那位寵臣拉攏纔好。否則老師是孤立的。弓夫道。老世叔看濟甯能恢復以前的勢力麼。唐卿道。他幾年來的事實。把

上頭的信用減削了。況且他一班的人才實在不彀。恐怕不容易罷。弓夫道。聽說南皮狼想兄弟及哩。唐卿道。不差。我也聽見的。不過上頭恐怕他又發出從前的清流面目。六爺有些不敢。弓夫道。老世叔的話不差。家叔祖實在太孤立。總要拉幾個幫手進去纔好。唐卿道。對對。弓夫道。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老世叔看何人可去何人可來呢。唐卿道。我們是閑談。老師前是不敢說的。濟甯決無久理。秋果已熟。撥帶即落。替人難覓。老師應當注意呢。這個人第一要不會反噬。第二纔講到有才力。不知道老師聽了以爲何如。弓夫道。老世叔深謀遠慮。欽佩之至。有便見着家叔祖時。何妨略爲談談呢。唐卿正要接下說時。只見家人進來回道。胡大人拜會。唐卿道。鈍齋來了。請罷。只見那胡文卿忽忽的進來。見了弓夫。閑談一回。弓夫先走。文卿也走了。唐卿送客後。回到書房。細細的想了一想。料得龔祖必有衝突。且曉得和甫避忌同鄉。自己係浙江籍。狠有入樞希望。但是必須將濟甯排斥。不過自己出面攻擊。未免有取而代之嫌疑。隨即擬了一個摺稿。說的是近來外交之失敗。發原于甲午之役。其時執政不得辭其責。現在莊之蕃等雖已去位。而祖藤山依然戀棧。殊失大臣引咎之體。應請斥責。以肅綱紀等語。隨即招了一個心腹門生鍾都老爺。托其具奏。那門生自然曉得老師的主意。將來總是于己有益的。不到三日。那摺子已進去了。敬王閱過了。微微一笑。祖藤山默不一聲。等到起兒上去。皇上就問此摺如何。敬王奏道。外頭不曉得裡頭的爲難。應否留中。請聖裁。皇上就點點頭。那摺子便留中不發了。敬王下來向着祖藤山道。小孩子胡鬧。你不必介意。藤山道。鍾武負罪甚重。深荷王爺栽培。各人就散了。第二天。祖藤山因欲探探上頭的意旨。一面請了三天病假。一面托連總管去報告西太后。那天敬王到了軍機。說道。今天藤山請病假。想是因爲昨天的摺子。旁邊高中堂說道。大約是的。要看看上頭跟王爺的意思怎麼樣。敬王道。藤山人還明白。高中堂道。是狠有幹才的。從前醇賢王狠賞識他。所以保舉他進軍機。現在王爺待他也不差。不過他心裏總不免有點自疑罷了。敬王笑了一笑。也就散了。隔了兩日。祖藤山正要預備明天銷假。那天午刻有一位軍機章京請見。藤山見了。那位章京低低的說道。今天劉都老爺又有一件封奏。是彈劾大人的。王爺看了。沒有說什麼。也就留中不發。不過方纔上去的時候。王爺的口氣。不像上次的幫忙了。藤山聽了。微微笑了一笑。說道。勞你的駕。那章京就起身告辭。藤山送出客廳門。那章京匆匆的去了。藤山回到書房坐定。細細的一想。從前敬王的出軍機。跟我有些過節兒。近來漸漸的消融

了。現在既然說王爺不帮忙。不要是和甫在那兒挑撥麼。照此看去。明天還是續假。一面到仲榮那兒去。託他打聽一下。那班都老爺是誰人的線索。也要打聽明白的。不過自己請病假。不便出門。就叫他兒子其榮去見華中堂。其榮套車出去。見了華中堂。華中堂就告訴他道。聽說王爺本來沒有什麼。前天高中堂提着了從前的過節兒。也不曉得有意無意。今天王爺的詞氣間。似有些改變了。那兩位都老爺可不熟。世兄只要南城去找個熟人一打聽。就曉得那線索了。最好是連總管處去疎通一下。那就沒有事了。祖其榮聽了。深深致謝。辭別出門。回了家。告訴了父親。慕山聽了。想想高中堂跟我沒有什麼過節兒。不過他與和甫交情是狠深的。一定是和甫因前日我的話太露鋒芒。叫他來挑撥的。這劉鐘兩個老爺。我記得是錢唐卿的門生。狠有淵源的。難道錢唐卿想進軍機。所以替和甫出來報仇的麼。就向其榮說道。明天再續三天假。聽聽連總管的消息再說罷。父子談了一會就散了。第二天下午。錢唐卿到了甄宅。那門公李源看見了。因為是主人的得意門生。連忙迎出來。一直領進。一面說主人上衙門去了。就要回來。少爺在家。請在書廳坐一會兒。唐卿也狠客氣的說道。老師這兩天身體好。李源道。尙好。不過忙得狠。唐卿道。那自然。就是見客也毅忙的。李源道。大人的話不差。又不肯得罪人。有空兒總見。實在不相干的。李源只好替他擔駕。所以外頭狠有說李源的閑話哩。唐卿道。那也管不了。說時。已到了書廳。李源就對值書廳的小童升兒說道。去請大少爺。說是錢大人來了。那升兒應聲而去。唐卿進了書廳。只見中間堂屋懸一匾額。寫着白龜紫芝之室。是和甫自己寫的八分書。旁有楠木架。擺着一只康熙密青花白地的大碗。中間養着一只綠毛龜。眼如硃砂。頭如象牙。那毛如毳毳綠髮。蓋滿水面。當中桌上一只紅木架。供着白玉盆。盆中盛着白砂。植着一株靈芝。盤曲輪囷。約有一尺多高。枝枝六七。色如紫玉。寶光照灼。唐卿正在欣賞。只聽得有人說道。老世叔從那裏來。唐卿轉身一看。只見那人秀髮明眸。態度瀟灑。原來是醜弓夫。當下彼此作了一個揖。就在東面坑上坐下。唐卿道。近來老師身體好否。弓夫道。托福尙好。唐卿道。這兩日可有新聞。弓夫道。沒有什麼。唐卿道。這三天宮門抄有劉鍾兩位的封奏。老師沒有提起麼。弓夫道。沒有談及。不過曾經問過劉鍾兩位都老爺是否老世叔的門生。至于封奏的什麼事。小姪也不便問。家叔祖也沒有提。唐卿低低的道。都是關涉濟寧的事。所以他連日請假了。弓夫好似吃驚的道。老世叔是知道的麼。唐卿道。他們事後曾來告訴的。但不曉得上頭意思如何。弓夫道。或者等

家叔祖回來。小姪去探聽一回。有什麼消息。明日再來面告。唐卿道。如有效驗。將來替人。上領必詢問老師。前天我們所談的。曾經向老師題起麼。弓夫道。家叔祖連日因戶部公事太多。沒有閑空。所以未能轉達。今天看機會罷。唐卿道。聽說濟寧跟連總管很有來往。恐怕中間會有變化呢。弓夫道。是極。是極。談了一會。天已不早。龔和甫尚沒有回來。唐卿立起身來道。今尚有一處應酬。先走了。老師回來。請代爲請安。弓夫道。家叔祖很想和老世叔談談。能撥挑一個閑空時候。一定來奉約。唐卿道。是是。隨即告辭去了。不多一會兒。龔和甫回來了。弓夫走到上房。只見和甫換了衣冠。騎在榻上。弓夫上前道。今天怎麼回來得狼晚。和甫道。部中的專員沒有完。就是賠款一項。辦到什麼時纔了。我真幹不了了。弓夫立在旁邊不響。待了一會。和甫道。家中有事嗎。弓夫道。沒有。就是錢唐卿談了一會兒纔去的。和甫道。他第二回太着痕迹了。弓夫道。剛纔談話。所以多推不知道。沒有露一點口風。他上次和姪孫說的話。大約有自薦之意罷。和甫道。我在書房中會面奏某人能辦事。請皇上親自考察一下。所以這個月內召見了幾次。這次的事。他們必定看得出來。未免恐有影響。正不知爲禍爲福呢。弓夫道。他想見叔祖談談。和甫道。不可。這個時候萬不可多露形迹。你略透一點兒風聲。教他要防備纔好。我處用不着見面的。弓夫道。濟寧怎麼樣。和甫道。這回王爺似乎因高陽一言。觸動舊事了。不過他神通很大。如皇上去西邊請示。那是通不過的。到時再看王爺的舉動罷了。弓夫立了一會。看見和甫叫開飯。他就退出去了。那時祖籍山一面打聽。這兩個都老爺。確是錢唐卿的門生。他就曉得一定是龔的手段。錢唐卿連日召見。一定是龔和甫在書房中密保的。一面由兒子其榮到連總管處討信息。去了幾次。沒有見着。籍山正在焦灼。一天晚上。那連總管派他姪兒連傳桂。來見籍山。籍山忙請在內書房中坐定。傳桂道。家叔狠惦記大人。叫我過來請請安。大人進退的事。家叔說。上頭總要過來請示的。老佛爺一向狠看重大人。決沒有什麼變化。家叔的意思。請大人裁酌。辭一辭也好。將來上頭慰留。一則面子。二則反對的也知難而退了。籍山聽了。從心中感激出來。說道。請你到令叔處代爲道謝。我總忘不了令叔的好處。籍山等到病假將滿。就預備了因病辭職的摺子。于明日遞上。那天龔和甫在毓慶宮。跟皇上講論語。講到了見賢而不能舉一章。和甫就剴切的說道。治天下之道。第一在用人。此章書乃是大臣舉賢退不善的道理。至於皇上是沒有所謂不能的。只要鄭重斟酌。擇一二賢與不善者用之退之。樹立風聲。大權

慢慢的就集中了。皇上自親政以來。好幾年了。用人一端。出于宸衷獨斷的尙少。以後請皇上留意于用舍之權。收回一點是一點。將來皇上辦事自然順手了。那光緒皇上聽了。點點頭。也就散了。恰好第二天祖慕山請開缺的摺子遞上來。軍機上去。皇上就問敬王道。怎麼辦。敬王道請聖裁。那光緒本來曉得慕山是心向太后與連總管等一黨的。不大喜歡他。就說道。祖鍾武自甲午年起。同莊之蕃等辦理外交失敗。現在他既有病辭職。也不必再斟酌。隨向着敬王說道。你以為何如。敬王奏道。遵旨。下來就擬了上諭。准其開缺。結末也沒有優渥的虛文。華中堂得信。很詫異上頭何以堅決如此。他是聰明絕頂的。知道一定是書房中下了藥了。就到慕山處拜會。慕山早已得了開缺的信。出于意外。等到華中堂來見了。細細一談。知道此事是王爺報夙恨。和甫復新仇。也只好付之一歎。華中堂匆匆別後。龔和甫高理慳也陸續而來。見面後各致安慰之語。慕山不露聲色。只微笑道。濫職樞垣。負咎已深。如此下臺。真是天恩高厚了。和甫道。時事日急。吾輩更加不能擔負。將來一定是東山再起。一慰蒼生之望哩。說了一會。二人就起身而去。慕山送了客。冷笑了數聲。走到書房坐定。只見門上拿了連傳桂的名片回道。連老爺請見。慕山道。快請。那傳桂跟着門上進來。作揖坐下。傳桂道。家叔今早接了大人開缺的信。氣得了不得。做兒子的太沒有母親在眼了。家叔說。對不起大人。倒像做了一個圈套教大人去鑽的。家叔說好在大人明白。諒不至疑心的。慕山道。那有此理。令叔的好意。我很知道。這是他們變了一套戲法。遲早要表現的。不過個人的事小。將來權柄恐怕漸漸要脫離這邊了。傳桂道。是的。家叔說過。現在六爺跟龔高等一時不易著手。這個錢端敏小子。他會變戲法。總要給他一個好看。慕山道。錢侍郎疊次召見。聖眷隆重。恐怕就是我的替人呢。傳桂道。這小子讓他去做夢罷。說畢。就匆匆的去了。只隔了幾天的時候。那天正是皇上舉行郊天的大禮。完畢。將要回宮。從天壇一直到乾清宮的御道。除了午門以內的道路。沿途統統鋪了黃土。警蹕森嚴。行人絕迹。這一天是九門提督左右翼總兵當這保衛的責任。前門內外。提督衙門的官。統統翎頂輝煌。佩刀肅立。提督總兵往來彈壓。那時皇上已由天壇動身。各種儀仗。在前門的門樓上已隱隱的望見了。大清門內午門前左翼總兵長琳正在預備跪接。忽有一個人。頭上戴了一只狼破舊的紅纓無頂的呢帽。身上穿了灰色布的舊棉袍。領襟上鈕扣都沒有扣上。腰間束了一條布帶子。肩上挑着一付擔子。中間有些蔬菜。那兩旁的官弁等喝道。皇上快到了。快快鬆開。那人好

像沒有聽見似的。一直的衝過御道。官弁等上前拉住。那人瞪着眼說。你們管不着。我是御膳房的人。那官弁聽了。不敢拿他。正圍住了。恰好長琳看見了。問道。什麼事。那當差的就回說。他自稱是御膳房的。不服阻止。直衝御道。長琳道。好混賬東西。你曉得皇上經過。無論什麼人都要迴避的。那人依舊瞪着眼說道。你們不要這樣。老子是看慣的。你們管不了我。長琳聽了。下不來臺。便怒罵了一聲混蛋。叫緝起來。那些官兵就把那人緝了。帶回提督衙門去了。長琳也不介意。皇上回宮後。提督總兵散了。都回了私宅。就有人報告了連總管。總管就向伺候太后御膳的太監們密密的吩咐了幾句。不多時。太后要開飯了。太監們照例傳膳。等了半個鐘頭。不見進膳。太后就問爲什麼還不開飯。太監們裝得狠悚的。一替一替的陸續向御膳房傳。一會兒。那回來的太監。在殿外故意切切私語。太后等了半晌。還不見傳來。登時大怒。傳管理御膳房的太監到來。那太監來了。就摘了帽。在地下碰頭。太后道。爲什麼不開飯。那太監只是碰頭不言語。太后道。他不說。把他打死了。太監道。奴才實在有下情。因爲今天皇上祭天回來。那一個給老佛爺掌灶的。辦了蔬菜。急急的回來。預備老佛爺御膳。不曉得爲什麼衝撞了那提督衙門的長琳。就緝到衙門去了。他說要去預備老佛爺的御膳。長琳說。今天是皇上回宮。你衝撞了。無論什麼人一定要辦的。現在緝去了也沒有問。奴才等他來預備御膳。總不見來。後來知道。差人去要。也不放。實在奴才該死。總要求老佛爺開恩。太后聽了。不由得一股怒氣。衝破了腦門。因這兩天祖蔭山的出軍機。皇上沒有來請示。又聽得連總管說皇上召見錢唐卿。有請皇上慢慢的收回政權的說話。正在心神暴躁的時候。當下就冷笑了一聲。說道。饒了你狗命。回頭向連總管說道。你去把皇上傳來。我有話問他。連總管連忙跪下道。領旨。便匆匆的向皇上的寢宮而來。那時皇上回宮後。正在用膳。那連總管進來。也不行禮。向上站着。說道。奉皇太后懿旨。傳皇上速去問話。說完就去了。皇上聽了吃了一驚。不曉得有什麼非常的事。急急的換了衣冠。到了慈甯宮進去。向太后請了安。只見太后怒容滿面。厲聲說道。你好。你用的人不讓我吃飯。要餓死我。是你的主意麼。皇上聽了。連忙跪下去。摘了帽。在地下碰頭。說道。請聖母息怒。兒子沒有知道什麼事。請太后明白吩咐。讓兒子去辦。太后冷笑了一聲道。你用的人都把我不放在眼裏。你還說不知道麼。皇上又在地下碰頭說。兒子實在不知道。請聖母吩咐。讓兒子重重辦他們。太后只是不言語。旁邊站着的長公主。本是敬王的長女。一向在宮中

伺候太后。太后很歡喜他的。他就向太后奏道。這件事實在是皇上不知道的。都是那長琳胡塗。請老佛爺諭知皇上。讓皇上去辦一辦。好警戒他們。太后道。總是他胡塗。纔用出這班人來。我氣得說不上來。你替我告訴他罷。那時長公主因是代太后傳旨。就立起身向皇上說明長琳把御膳房掌灶的緦去以致太后沒有進午膳的詳細。皇上聽了。重又碰頭奏道。真是兒子該死。兒子馬上去辦。正要跪安起身。太后道。你這兩天召見的錢端敏。這個人好不好呢。皇上一聽。知道出了事了。就奏道。兒子因爲有人說他不狼安分。所以當面問他。看起來這個人不見得靠得住。太后冷笑道。你這句話還有一點兒明白。你就去辦罷。皇上碰了頭。戴了帽。退出殿外。回了宮。就寫了硃筆諭旨。叫太監傳知軍機敬王。將御膳房人速速放出。次日軍機叫起兒。皇上就要將長琳錢端敏革職問罪。當時軍機處王大臣。均愕然出于意外。敬王就說道。長琳罪無可恕。情有可原。既然革了職。請皇上開恩不必問罪了。至于錢端敏。還懇加恩從輕發落。皇上說。既然如此。一同革職便了。此次實係從寬。以後再有如此。當從嚴辦理。敬王也無可再奏。只好遵旨。那時龔和甫明知就裏。無可如何。當日軍機散了。和甫到毓慶宮。日課完畢後。和甫見太監均不在前。就密奏道。今天錢端敏的處分。究竟因爲什麼。皇上佛然道。師傅不必問了。和甫聽了。知道很有關係。也不敢再提了。隔了不多幾時。敬王一天在軍機處說道。祖蔭山開缺以後。軍機處尙沒有補人。今天去請旨。諸大臣均唯唯。不曉得王爺心中荐誰。和甫是因爲錢唐卿的事。心中慄慄危懼。絕不敢出一語。一會兒召見軍機。敬王就開口奏道。現在軍機處祖鍾武開缺後。沒有補。請皇上聖裁。應否添補一人。皇上就道。你看要不要補。敬王道。現在軍機處事很多。似應添一人進來。皇上道。你看什麼人好。敬王道。劉福常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辦事幹練。人亦謹慎。是否可用。請聖裁。皇上道。既在軍機多年。就教他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罷。敬王道。遵旨。接着又奏道。總理衙門的事。一天多一天。前請派龔平去一同辦理。現在應否派出。請旨定奪。和甫聽了。隨即碰頭奏道。臣行走的差使很多。精神恐怕顧不來。況且與外人交涉。臣實在是在外行。請皇上另派能員。敬王就正色奏道。龔平負中外重望。受恩深重。現在外交處處棘手。龔平應當出身當衝。以仰酬聖恩。臣想龔平不過恐怕辦不好。決不至畏難退避的。其實現在國勢危急。做臣子的盡一分心。就是報答皇上一分。至于將來有效無效。似可不必預先打算。皇上點點頭。向着和甫道。你去幫幫忙罷。敬王道。遵旨。當時下

來。敬王就向和甫說道。和甫。你現在可不能辭了。你總算是幫我的忙。請你原諒罷。和甫道。平向來不敢推諉的。不過因平日的脾氣。恐怕對了外人不合式。反有累了王爺。現在既承王爺看得起。自然盡心竭力。跟着王爺辦。只要於國家有益。就是粉身碎骨。亦所不辭。大家敷衍了幾句。匆匆散值。和甫回到家中。弓夫進來。和甫道。怕海得了軍機了。弓夫道。這是王爺的主意嗎。和甫道。那自然是的。昨天王爺會提起南皮。大約就是高陽在王爺面前說的。我是不加可否。後來因爲他好講新法又不提了。弓夫道。唐卿真可惜。和甫道。他就是沒有事。我也不能保舉他的。他太躁一點兒了。正在說時。只見門上李源進來回道。錢大人來辭行。和甫道。請罷。他將出京。不能不見他一見。你先去陪陪他。回頭留他吃了飯再走。弓夫出來。到客廳見了唐卿。弓夫道。老世叔這一回真是出于意外。照此時局。恐怕將來再有變幻哩。唐卿道。正是。就是老師也要注意點纜好。王爺雖則有一定的主見。不過朝夕接近的都是那班人。挑撥離間。無奇不有。一傳衆。孤立者終究吃虧。弓夫道。老世叔的話不差。正在說時。只見和甫從廳後走出。弓夫先起立在旁。唐卿也趕快趨前兩步。跪下行禮道。門生玷污師門。自慚得很。和甫連忙扶了他起來。再三請在坑上坐了。說道。這事無從說起。倒是我有累你了。前日天顏嚴厲。幸荷王爺宛轉陳詞。聖怒少減。當時不能致一詞。真慚愧得很。現在時局如此。將來也能像老弟一帆平穩。安居林下。就是萬千之幸了。唐卿道。老師關係重大。國家安危在老師一身。門生還望老師打起精神。排除患難。門生雖閉門思過。也朝夕盼望哩。和甫道。老弟幾時動身。走陸路還是走海道呢。唐卿道。打算出京到天津。坐輪船回南。一則行程迅速。二則盤費也輕省些。和甫道。不差。陸路人太辛苦。海輪比較舒服。況且近來輪船也安穩得很。記得招商局有一條船。叫新裕。船上買辦姓許。很會招呼。老弟何妨坐這條船呢。隨向家人們說。去請大少爺來。那時弓夫因和甫出來。已退至廳旁書房中。家人們來請了。弓夫連忙出來。和甫向着他說道。新裕的買辦叫許什麼。弓夫道。是許楚卿。太倉人。和甫道。唐卿出京想坐船。如新裕趕得上。你去告訴許買辦。好好的招呼。弓夫道。只要世叔定了日子動身。可以叫許楚卿到世叔府上請示。一切行李。都可交給他招呼的。唐卿道。謝謝老師的關切。屆時請弓夫招呼一切。只是很對不住。弓夫道。老世叔何必客氣。和甫道。我還有點事。回來偕們一同吃了飯。暢談一回再散。唐卿道。老師不必賞飯了。和甫道。不過便飯。無須客氣。說畢。向唐卿點了一點頭。向裏邊

去了。弓夫就陪他坐下。談了一會。那家人們擺齊了桌椅。預備了杯箸。等不多時。和甫穿着便服出來。就向家人說。請錢大人換了便服。唐卿謙了幾句。家人們已知照了唐卿的家人。將便衣取來。唐卿告了罪。把袍褂換去。穿了便服。和甫向唐卿道。我不客氣了。就叫弓夫斟酒送座。和甫便和唐卿對坐。弓夫在末座陪坐。各人飲了些酒。談談閑話。散了席。和甫領唐卿到了書房。和甫拿了一本唐揚雲麾將軍碑。正面是王夢樓題的簽。第二頁梁蘭林寫著海內孤本四字。後面有明莫雲卿董香光陸龍光跋。夢樓蘭林均有題跋。和甫指着說道。此碑石久已毀成二礎。現在龍泉寺。老夫曾于小湖處見過一本。雖未能確定爲唐揚。實係完全孤本。那本上春湖學士的跋語。曾云家有莫氏瑤寶齋殘本。雲卿思翁手跋。並目爲唐揚。今天老馮拿來這本上有莫董手跋。或者即春湖先生遺物。亦未可知。唐卿道。李北海以放縱雄奇。特創一格。此碑何以反如此平正渾厚。和甫微笑道。北海的宇與虞褚歐顏同出羲獻之門。惟各各變化。獨立一格。北海此碑。純用中鋒。筆畫如春蚕蟠葉。後來東坡先生深得此碑法子。所以雄秀冠絕古今。可惜此碑流傳太少。所以沒有人指出東坡的得力處。老弟以爲如何。唐卿道。老師的書法。冠絕本朝。所以獨窺真秘。今天所論。真是東坡的千秋知己了。唐卿看過了碑。收拾好。恰好家人都出去了。唐卿低低的說道。門生有一句冒昧的話。一向不敢稟明。現在門生將遠離門下。不敢不說。剛纔也同弓夫說了一些大概。據門生愚見。老師際此朝局。不能再避嫌遠勢。最要着意收拾人才以備夾袋。門生看來。還是新進之士有些血氣。朝中大員趨避太熟。老師以爲何如。和甫歎了一聲道。老弟遭了這種意外。難道我不知道藤蘿及米的話麼。老弟的話。自然是愛我的話。現在我也豁出去幹一下子。成敗只好聽之于天了。唐卿道。老師負三朝重望。西邊也有些顧忌。一時不會有什麼。不過以後不可不注意罷了。只見和甫面上露出悽然的顏色。相對默默了一會兒。唐卿便起身告辭。和甫也不挽留。立起身來。握着唐卿的手。說道。不要灰心。爲國珍重。二人相視了一會。和甫就向唐卿點了一點頭道。我也不送你。就回身入內而去。唐卿也就向弓夫道。老師心境不佳。須常常勸慰勸慰。才剛幾句話。請常向老人家提提。望他決意進行。這就是不肖門生一點血誠呢。弓夫黯黯道。是是。就送唐卿出門登車而去。正要進內。只聽見門房中有客求見。是廣東口音。李源正在說主人歇了覺了。弓夫走過。見升兒出來。就問是誰。升兒道。是廣東的唐猷輝。弓夫道。你去跟李源說。上去回回。看見不見。升兒就去對李源說了。只聽

見李源指着升兒說道。剛纔他從上房來。說剛剛醒了。不曉得客見不見。你請坐一坐。我去回一回去。正是宮闈勃蹊因箕帚。朝廷門戶鬪戈矛。欲知後來。請聽下話。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中國文藝」

「歡迎訂閱」

社址

北京府右街盈頭作甲三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均各國
代書內
售店外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建寧豪俊冠一世天下石交數姚張檻車千里到京闕蕭然詩卷滿靈床

陳石遺書姚張二先生事云桐城姚石甫先生瑩任福建台灣道坐夷務被誣逮下刑部獄建寧張亨甫先生際亮方客姚所數千里奔京師營救之獄十有二日白以同知發往四川而張先生病且死矣張先生故以詩豪於時生三十餘年旅食四方已有詩數千首時寓楊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素羸善病方股氣憂憤力自急救獄解喜樂怠與病抗遂亟坐姚先生榻前取生平詩十數巨冊首首使誦之張先生曰留則姚先生於其上署一留字曰去署去字三日畢目乃瞑今所傳思伯子堂集是也既殯姚先生赴於京師知交爲位於松筠庵素服受弔云云

清嚴西掖傍重霄大庫塵封歷兩朝直閣何人真好古緡書消得燭三條

茶餘客話云內閣大庫藏歷代冊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籤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宜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惟閣中則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籤九月卽派入武英殿繕寶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日中粗緡外記一過夜直期檢閱尤便每次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

每代友承植宅人亦樂以見委聞近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觀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前輩一觀塵封插架堆集灰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染翰藤廳接武隨當年紫綬映琉璃枝澄懷老屋離披甚百感詞臣上直時

錢塘沈文忠公集有題潘星齋少宰藤廳覓句圖卽次其藤花應用程莘田相國詩元韻六首其一云碧雲壓架綬垂枝一片清陰覆玉墀記得晚春趨粉署灑空絳雪正花時原注以三月二十八日到部正值藤花盛開其二云鳴珂出入幾何人勝國遺規半欲湮獨有壁間題字在前賢石墨尙如新原注應有明吳匏庵遺墨石刻其三云銓衡自昔屬清班判事從容意轉閒不脫朝衫貪索句勝他拄笏看西山其四云乘興揮豪勢蜿蜒詩心筆格兩超然先公染翰曾鑄印預卜韋平接武年原注文恭師任吏部時有藤廳染翰小印其五云春來到處拆芳苞老屋激園古樹交憶否藤陰觴詠處深談丸月上花梢原注激懷園藤花最多余所居爲古藤書屋雙幹屈盤恒與君游燕其下其六云幾度推敲倚畫闌蓬萊地望總高寒披圖引起長安夢舊日巢痕子細看

翠槐交蔭作龍拏舊刹城南靜不譁幾輩填詞兼煮茗却輸冷眼是僧家

茶餘客話云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菊莊詞話載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初亦名流屐齒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茗飲槐陰對奕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越縵堂庚申日記云寺在南下窪子本名興誠寺以有龍爪槐一樹爲明代物頗奇矯寺遂以樹名

潘彭同集此禪房曾撫花之古海棠弟子傳衣時事改金鑿密記獨思量

翁文恭戊戌日記次韻題芝軒相國花之寺看海棠圖云西南郊外寺不到十三年老幹已埋雪瘦花難補
天幽人發長喟仙子得高眠畫幃猶頻展知余夙好偏原注乙酉春與李蘭孫潘伯寅同游此後未再往今
兩公并逝矣潘彭師弟契同集此禪房未必花之寺猶留古海棠琴尊吾欲繼衣鉢定遺芳倘侍先生側應
訶底事忙原注潘文恭彭文敬爲余兄弟座主

書畫南齋內直頻瓶花香影悵流塵別來丞相胡同曲自憶豐臺芍藥晨

錢鐘石九豐堂詩有云丞相胡同曲豐臺芍藥晨貯瓶香影絕彈指夢醒均是知鐘石曾居丞相胡同也

玉堂初擢柳初勻學士風流點筆新自畫春山自題句宮袍攜罷落埃塵

嘗見張南華畫扇自題云梁溪學士新栽柳掩映柯亭古柏間我亦玉堂修故事雨窓合筆畫春山廿年師
友最知心同沐恩波鳳詔深半尾枯魚一尊酒滿蹊桃李醉春陰辛酉三月八日余以新遷侍講至瀛洲亭
見慎齋學士先生種柳二株依依可愛擬作圖紀之越二日爲先生生辰遂以爲壽鵬翀此二詩未見集中

莊嚴廟貌帝城闈忠義常昭御榜新一夜爭先候魚鑰頭香燒罷是元辰

潘榮陸帝京歲時紀勝云關聖廟徧天下而京師尤盛入祀典者地安門外西步橋白馬廟正陽門月城右
之廟春秋致祭除夕開正陽門由內城居人瞻拜夜子後開西門城外居人瞻拜香火極盛殿祀精嚴朱楹
黃覆綺檻金龕中奉聖祖御書額曰忠義西廡下有明董文敏書焦太史所撰碑記傳爲二絕

結夏先教食冷淘清涼水引勝常庖莫嫌九陌紅塵熱睡起新槐翠蔭交

潘榮陸帝京歲時紀勝云夏至大祀方澤乃國之大典京師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麪卽俗說過水面是也乃

都門之美品向曾詢及各省游歷友人咸以京師之冷淘麪爽口適宜天下無比諺云冬至混沌夏至麪京俗無論生辰節候婚喪喜祭宴享早飯俱食過水麪省妥爽便莫此爲甚

右安門外放青驄直下南郊普濟宮清泛園成猶欠水它時鵝鴨柳絲風

陸耳山篁村集有同曹習庵吳縷堂出游右安門外歷普濟宮至豐臺王氏舊園詩注云王氏園本元時鵝鴨所故址也園今歸多松亭學士改名清泛園而水道尙缺疏濬

霞飛自叙

金惠生譯

附錄

原譯者註

霞飛自叙

下列從霞飛將軍抄本所引的材料，是論到戰事以前些年內關於軍費，輕礮，重礮，軍實，教練營，及將法國軍事服役期限增至三年之一九一三年七月法律諸事項。這些文字對於這時期內的法國議會史有重要的關係。表示陸軍當局努力要獲得足量金錢與軍需品，以使法軍抵禦德國侵入而使之有成功希望。所記載的時期是由一九〇四起至開戰時止，歷史的學者雖然樂於知道陸軍長官，而其實是陸軍部長，在政治的反對中是如何完全不能獲得金錢與軍火，但一般的讀者，尤其是外國的讀者，對這些章內的統計將不感受興趣。

為將臨的戰事，要整頓陸軍的無效努力，詳細記述起來是個使人心碎的紀錄，唯一的光明就是米勒蘭 (Millrand)、麥西美 (Messimy)、郎格拉 (Langlois) 與霞飛這些人已盡其全力為衝突作準備。

凡不知道霞飛將軍屢次介紹並緊急請求採用遠程野礮與重榴彈礮的人，就是在法國也有許多，對於論礮的一段都要感覺驚異，這遠程野礮與重榴彈礮在戰事裡的工作能與危害法軍的德國四吋與六吋口徑礮相同。

但法國於開戰時在這事上所居的劣勢也不祇是政客的責任。礮兵處，與許多顯赫的礮兵軍官，也有他們所應負的責任。須記得這時法國全國對於七五米厘礮的驚人成功，及其比德國野礮之極大超越，都當然感覺興奮；對這種兵器的能力的過大信仰，再加上官場的慣性，以及得款之困難，這都使霞飛將軍對於採用高角度礮火之重野礮的建議，連年受各種不斷的拒絕。這個歷史是可悲的，但是述說起來要佔用讀者的時間過久，因為讀者一定急不可耐的要知道正在戰前的

一些時的記載，也從其主角的親口聽八月二十與九月六日間連續不斷的悲慘時期的詳情，以後再讀瑪恩 (Manne) 策動之展開與瑪恩大戰的本事。

因此才想最好將抄本的某幾章作成撮要，使其成爲這卷的附錄，而不使其處於將軍筆記的原來地位。

卷一附錄

戰事預算之準備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

當霞飛將軍在一九〇四年接任爲陸軍總工程官時，知道在一九〇〇年會批准一種程序，規定在東方國境要塞上用九千萬法郎。每年的撥款如此的微小，甚至需要二十年才能完成這程序。這種延誤是不必置議的，因爲「工程在完成之前就將陳舊不堪了」。

將軍請求爲一九〇五年加增撥款，爲當時的陸軍部長安德萊 (André) 所拒絕。他再論到一九〇六年的用費，並認爲要塞必須在六年內完成，於是請求這年爲凡爾登 (Verdun)，土耳其 (Toul)，愛賓納 (Epinal) 與貝爾埠 (Belfort) 的工程撥款約一千二百萬法郎。這次的請求又被拒絕。款項仍是稍在四百萬法郎之下。

這種拒絕極爲特殊，因爲對德關係因摩洛哥情勢而緊張，以至德皇在一九〇五年到唐基爾 (Tangier)，與法國外交部長戴加賽 (Delcassé) 的被迫辭職。情勢很緊急，於是陸軍部長召聚霞飛將軍與各砲台總工程官開會，研究能採何種緊急步驟以補救延誤執行一九〇〇程序的缺陷。

事實上是又增額外撥款，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又撥三百萬法郎。

一九〇六年初，在愛丹奈 (Erienne) 作陸軍部長之後不久，於每年四百萬撥款之外又撥一千三百萬法郎爲東方要塞工程之用。

陸軍部對於開戰時的缺點不是盡然負責的——一九一四年的軍實顯然有極大的缺陷——因爲由一九〇一年起，至一九〇九年止，所請的款項有七萬四千萬法郎，而通過的祇有四萬二千五百萬法郎。

由此發生一種結果，也是一種重要的結果，就是僅能撥極少數的款項以改進鐵路系統，一九〇九年內此項撥款的總數爲八十五萬法郎。

很值得比較法國與德國在同時期內對於陸軍設備的用款。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間，法國每年平均用四千七百萬，德國平均一萬一千五百萬。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的平均數，法國爲九千五百萬，德國爲一萬九千萬。

所以當霞飛將軍在一九一一年被委爲參謀本部部長時，無怪他查覺法軍在軍實上遠在德軍之後。

當時的情形如下：總數三百萬步槍之中，約有四萬是不能用的，四萬二千是一部份損壞的。第一線軍隊可有良好狀況之步槍二百五十萬枝。雖然沒經最近的改良，這種步槍與德國步槍相較也不在以下，所以不需用四萬六千五百萬來另備新種步槍。

至於野砲，大砲完備而狀況良好，惟砲彈之供給不足。由一九〇六年之後，已增至每砲一千二百八十發，但認爲必須提高至一千五百發。沒有準備使私人製造家在動員時聯合生產，爲這種事情也沒有準備款項。

關於重砲與輕圍攻砲的供給，法國沒會作極大的努力以與德國並駕齊驅。要加增一五五厘米砲的數目，還需大宗款項。

改進各種兵科軍隊的訓練，連發砲兵與大砲教練營在內，仍需鉅款。其他應增的費用是供給戰地廚房，改進並減輕兵士的器具，並準備搭橋的材料等。

霞飛將軍於一九一一年被委之後，立刻獲得陸軍部長麥西美的同意，儘先供給戰地軍隊，而後供給砲台。至終規定一九一二年撥軍費一萬一千九百萬法郎。其中有一千三百萬是爲空軍之用的。

一九一一年終，爲以後五年規定「特別軍費」二萬四千六百萬法郎，其中三千三百萬應用於一九一二年內。這時凱洛(Cailiaux)內閣下台，普恩加齊(Poincaré)繼任，米勒蘭爲陸軍部長。「特別軍費」減至五千一百萬法郎，其中二千

一百萬用於一九一二年內。於是陸軍部一九一二年用款的總數爲一萬四千萬——同年德國的用款則爲二萬一千六百萬。

一九一一年，最高軍事委員會採取恢復三年強迫服役法的原則，議會也通過將行將解散的班級留在軍隊裡所需的必要款項。

一九一三年初，在新閣揆白理安(Briand)主席的一次會議裡，決定以秘密委員會研究立刻先提一部一九一二年程序

內之用費的問題。這擬議的消息爲報紙所走漏，並發表這種計劃的大綱。下院財政委員會立刻出而要求先期提款必須呈請議會。所以請求附加撥款五萬萬法郎，以後減至四萬二千萬，因爲有種發明使七五米厘礮能施放高角度礮火，因此就不需設備戰地榴彈礮所用的八千萬。一九一三年三月，通過立刻撥用二萬九千三百萬，用於幾年內的不同時期內，增加七五米厘軍火，以鋼製礮彈代鑄鐵礮彈，東方與東北國境礮台工程，設備一〇五與一五五米厘大礮，教練營等。

下月，霞飛將軍請求在四萬二千萬以外加撥五萬零四百萬，以再加增七五米厘軍火，設置遠程重礮，活動無線電，戰地廚房等。

最初時，財政部長祇同意加撥三千萬，而未同意於所請的五萬零四百萬。不應忘記適用三年服役法所需的鉅款。

第二步是企圖聯合兩種程序（四萬二千萬與五萬零四百萬）的方法獲得一種辦法。在各次會議之後，擬定一個程序，總計爲十四萬零三百萬如下：

八萬零三百萬附加款，應立刻撥付，以代四萬二千萬。

三萬零五百萬爲「特別」用款。

二萬九千五百萬爲次要工程之用。

關於這程序的討論又因陸軍部的改組而中斷。以後又因一九一四年四月選舉而延誤，所以最後的數字在開戰以前不久才通過。計爲四萬一千六百五十萬，另加七萬五千四百五十萬附加撥款。

擬定並通過陸軍預算的紊亂與延誤的主因爲各種勤務長官間缺乏聯絡，陸軍部長時時換人——一九一一年至開戰時之間共有八次——與「管理處」權力之偉大。這團體直接與議會各委員會工作，不受部裡變動的影響，至終是這團體擬定了預算的最後形式。

輕礮與重礮

直至一九〇五年，法國野礮無疑較德國爲超越。七五米厘礮之發彈率無敵，對於掩蔽軍隊亦有效力。也採用一五五米厘礮攻擊永久式工程，較輕團攻礮仍易活動。但其有效射程不過五千四百碼。

德方當時可與七五米厘礮相比的祇有老式七七米厘礮，並無制動機。一九〇一年，德人採用一種一〇五米厘野榴彈礮，但人都知道有許多缺點。

從一九〇五年起，德人開始追逐。其七七米厘礮已修改，發礮較速，又將一種十五生的榴彈礮加入其野戰戰具之內。一九〇九年，一〇五米厘榴彈礮改爲速射礮，約在同時，他們也開始試驗將帶延緩行動導火管之重礮多用於對礮兵戰之內，其進步亦極速。第二步即採用一種原則，即開始戰事時有系統的用敵方礮火，結果是早使重礮。新式七七米厘礮採用法國發礮方法；十五生的礮隊改爲馬上礮隊，一〇五米厘榴彈礮數目加增一倍，也取消同數目的七七米厘礮。

法國在造成一九〇五年大礮所達程度的強烈活動之後，又入於不活動時期。此外還有大礮專家間有許多意見之不同。有人主張除去需要一五五米厘礮的特殊情形外，祇需高爆炸力的七五米厘礮彈。這假定爲主張「不辭一切」來進攻的人們所贊助，因爲他們想戰事中礮火的用途祇在支撐步兵。

德方大礮射程雖有較法國野礮爲遠者，但認爲德人不能因此獲得許多利益。據想不需企圖使射程遠於大礮附近礮隊隊長之視察普通半徑。最遠射程定爲六千五百碼。

霞飛將軍於一九一一年作參謀本部部長時，立即奮力提出重礮問題，以求改正當時對德所居劣勢。

成立一委員會，以拉摩特(Lanthe)爲主席，研究野戰榴彈礮及遠程大礮問題。該委員會急速工作，一月之內即呈報其結論。野戰榴彈礮將爲速射礮，與七五米厘礮同樣易於活動，開礮角度寬大，射程盡量使其長遠。遠程礮應約有八哩之有效射程，駕馬六匹或八匹。

從政府工廠與私人工廠均徵求模型，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呈報。

同時有種建議，作爲暫時辦法，即以組織成團而予以二二〇米厘及二二〇米厘大礮與圍攻及礮台大礮之方法，供給陸軍重礮。此種意見遭遇許多反對，但至終也組成一些步礮團，大礮係由防守海岸礮隊得來，一營的礮是由邦支(Ban-be)礮台得來。這一營送往南錫(Nancy)的第二十軍團(福煦)(Foch)防守大庫浪奈(Couronne)河。

一九一二年，史奈德(Schneider)工廠呈報一種一〇五米厘榴彈礮。初步試驗證明爲滿意，並訂製一礮隊在大礮練習營與秋季演習內試驗之。

經長期的討論與多次的試驗之後，一九一三年訂購克羅梭(Cressot)式一〇五米厘遠程礮二百二十尊。以後又減爲三十六尊，開戰時會使用之。射程約一萬三千三百碼，礮彈重三十七磅半。在效率上祇是個七五米厘礮，不過較大，並不能算是重礮。

野戰榴彈砲以後的試驗證明為滿意，於是建議採用，但因技術部份的堅持，製造的用款即被拒絕。發生一種運動反對野戰榴彈砲，至終以瑪蘭德林(Malandrin)的發明替代，即是使七五米厘砲的砲彈彈道加高。其主要的弊病是砲彈的重量較德國榴彈砲小得極多，而射程也減小了。

霞飛將軍經過許多堅持之後，至終在一九一四年二月獲得批准，研究加長七五米厘砲的射程，並設法發明一百二十米厘榴彈砲，使其射程與德國十五生的榴彈砲相同。一九一四年七月開始試驗，但這已過晚，開戰時法方並無野戰榴彈砲。

至於重砲，最初發展為缺少人員所限，但以後實行三年服役法時，即預備十五個新砲隊。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四日法律批准組成重砲五團，但開始動員時仍在組織之中。不可能像德方似的將重砲永久分派給每個軍團。在開戰之初，祇有重砲十六集團供二十一軍團之用。既認為不能將重砲分為比集團還小的單位，於是分為軍砲隊。

一九一四年八月初，法國每軍團祇有七五米厘砲一百二十尊，彈重十六磅；德國軍團則有七七米厘砲一百零八尊，一〇五米厘砲三十六尊，彈重三十三磅，及十五生的重榴彈砲十六尊，彈重九十二磅。

至於重砲的情形，則更令人不滿。

法軍祇有一五五米厘利麥歐(Rimailho)砲一百零四尊，一一〇米厘巴開(Bacquet)砲九十六尊，附「新格利」(Cing-lio)砲座，以汽車引駛，及一五五米厘短身砲，置於可移動之架上。重砲則為附「新格利」砲座之一五五米厘長身砲，一五五短身砲，及金屬砲座之二二〇米厘榴彈砲。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已訂製射程五哩半二八〇米厘榴彈砲十八尊，但交貨時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之間。一九一四年六月訂製一百二十長管退砲座，將一五五米厘長身砲改為遠程速射(七哩半)，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間交貨。

一般不很知道法方在一九一三年就曉得德國新近使用各種閩寧衛弗(Minenwerfer)。同年十月，霞飛將軍令關係部份急速研究同種的戰具，因法軍並無此種戰具。屢次追詢，一九一四年初才得到回答，在一定期限內不能預料獲得效果。霞飛將軍建議由私人工廠訂製「戰壕白砲」，供工兵部隊之用。這個被拒絕；在這方面未再作什麼，故開戰時法軍完全沒有「放炸彈機」。

軍火之供給

一九〇六年，七五米厘礮軍火供給祇為每礮七百發。依麥西美的建議，這種供給在一九一二年終可增至每礮一千二百發，再過五年半增至一千五百發。

霞飛將軍在一九一一年接任為參謀本部部長時，正值阿加地爾(Agadir)事變，三千九百礮均供給每礮九百四十發，火藥庫所存餘件在動員時仍可再供給每礮二百發。由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此種之加增費款六千二百萬。

以後關於法德野礮的供給的比較有所討論。霞飛將軍主張速射礮軍實費用將極大，法國野礮在數目上所居之劣勢應由軍實的較多供給來補救，而德方在重礮上既佔優勢，也必須加增七五米厘礮的火力。

所以批准將期限縮為四年，供給由每礮一千二百發增至一千五百發。因此在一九一二年應多用一千萬，一九一三年應多用一千四百五十萬。但製造速率降低下來，因為加增炸藥的出產有困難。

巴爾幹戰事，以及一九一四年初連續所作的試驗，證明必須每礮分派三千發。在動員時，離此數目尚遠——實際是每礮一千三百九十發，其中每礮二百發尚未徵到。

一九〇九年會擬定「製造計劃」，備在動員後製造七五米厘礮彈。規定在第五十日之前聚齊並裝八十萬礮彈（五五四〇〇〇榴散彈與二四六〇〇〇猛烈炸彈）——即每日二萬五千彈。由第五十一日起，出品每日為一萬三千六百彈（七九〇〇榴散彈與五七〇〇猛烈炸彈）。備用材料七五米厘六十萬彈，一五五米厘攻礮兵之速射礮一萬彈。七五米厘彈每日總出品中，私家工廠將擔任三千五百。

完全忽略了私家工廠的重要性，一九一四年二月甚至通知各公司在戰時供給軍火的合同滿期後將不再續訂。祇請私家工廠供給空箱。霞飛將軍聽見這事時，立刻請陸軍部長麥西美保證私家工廠之繼續合作。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麥西美始被准如此行，但在米勒蘭作陸軍部長之前未有鞏固之基礎。

教練營

霞飛將軍在一九一二年接任為參謀本部部長時，有兩件主要的事情，即是大礮問題與教練營。

在一八九七與一九〇八年程序之下，每年為教練營所用之平均款額為三百萬，依這種速度算來，一九〇八年程序到一九三〇年始能完成！一九一一年，仍有八營不完全；軍隊祇有三分之一每年能有十五天的課程，有的部隊因為教練營的分配，而簡直不能參加。

至於德國方面則已進行在每軍團內設一師教練營。

霞飛將軍因一切兵科都急需適當之教練，以下列原則為根據擬定一種程序：

(甲)教練營的大小應足演習一整師人——約一四，五〇〇畝。

(乙)因財政關係，應每二軍團分配一教練營。

根據這些原則，擬議：

兩軍團教練營(沙倫 Chalons 與麥利 Mailly)。

十師訓練營。已有的四個之中，三個應當擴充。必須創立六個完全新的。

用款在七年之內將為一萬三千二百萬；即一九一二年一千二百萬，以後六年每年二千萬。

這程序呈交麥西美，他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批准。但這項撥款在一九一二年初為陸軍部與財政部的新部長所勾銷。

霞飛將軍堅持有改進現有教練營及創立所擬教練營之必要。新近所獲關於德國新陸軍法律的消息更加强他的理論，米勒蘭原則上贊同一種程序，即一九一二年加撥二百萬供克愛奇丹(Coetquidan)的師教練營之用，一九一三年撥一千七百萬，以後五年每年撥二千萬。

經過極大困難，及霞飛將軍屢次的懇求，米勒蘭才為一九一二年獲得二百萬，一九一三年一千三百萬。但實際上九一三年的撥款祇為七百三十五萬法郎。

這些延誤使財政的損失極大。雖然預防，消息也走漏出去，當至終批准買地時，所付的代價比原來估價時已高得很多了。

直到開戰的前夕，教練營的基本問題才解決。撥付必要的款項急速執行一九一二年的程序，希望在一九一八年完成。這問題在一八九七年就已作初次研究了。

一九一三年好似一定要採用三年服役法。這要加增後備部隊的實力，霞飛將軍擬議將其集結營中教練，以前則集結於駐防城市內。必須立刻有辦法，但這些團與旅並不需要大的教練營。所以擬定程序，規定後備部隊駐營及訓練為正規部隊已為過小的老職與步槍射程。預備十一營。估計總費用為一千五百萬，其中覺得可在一九一三年用二十五萬法郎。

三年服役法

一九〇五年的入伍法已規定一切班級之兵役爲相等，但似軟化了馬上兵科的效率甚多，尤以騎兵爲甚。論到騎兵，缺少兵士，兵士與馬匹兩年的教練也不充足，並缺乏真正良好的騎手。使這種情勢更嚴重的是在冬季祇可動員一班騎兵。

會希望有多數自動報名與再度入伍者，但這期望並未實現。

一九一一年，陸軍部長被提醒注意騎兵的狀況。麥西美完全明瞭情勢之嚴重，於是盡力要通過各種辦法，爲要加增騎兵與馬上職隊的人數，甚至引動兵士服役三年。至終在一九一三年他命參謀本部研究以所需數目之教練兵士供給騎兵的技术方面，同時他自己担任所發生的政治問題。

三年服役的問題就如此提出，但這問題已不再祇關係騎兵了。整個陸軍因服役期限之短及職業兵士之缺乏而軟弱。每解散一班時，軍隊中祇剩一班有教練的兵，其結果則在冬季掩護軍力的薄弱殊爲可怕。

而且兵額的實力既減，就不能使各部維持規定之實力，而這已遠在相當的德國部隊之下了。

人數的缺少對於教練自然有不利的影响，就是在達到普通實力的部隊中，也少有兵士在第二年服役內可以每日教練。各單位永不能以充分的戰時力量策動。不能創立技術部隊以與科學發明與現代戰爭經驗並行。最後摩洛哥吸收許多人，不能再用之防守祖國土地。

一九一三年二月的情勢就是如此，這時初次獲得關於德國所擬新計劃的消息。她連續通過一些辦法，到一九一三年二月加增平時軍力的五分之一。按一九一三年法律，德軍預算的力量要加四千軍官，一萬五千外委軍官，十一萬七千兵士與二萬七千馬匹。祇計及加增現有正規部隊的實力或創立新正規部隊。一切單位的戰鬥價值就加大許多，因爲以後的學兵要包括在非馬上單位服役至少二年，在馬上單位至少三年的職業兵士。戰鬥部隊的後備兵不能佔三分之一以上，而後備兵中大多數屬於最近解散之一班。平時人數，尤其在掩護兵力內，與戰時力量相差極微。所以德國最高軍權手中有極有力的陸軍，動員迅速而有效用。所以他們如樂意時，頗可用突擊方法與法國開戰。

所以在一九一三年，法國要保持自由與尊嚴而保證和平時，祇有維持法，德兵力平衡之一途。也明瞭德國動員的迅速對於國界是嚴重的威脅，因爲國界掩護兵力薄弱。必須增加人數，並將實際能調用的以較良方法利用之。

以此爲目的，造成幾個計劃以求改進事件而不變改一九〇五年法律，但不久即明瞭如不實行全體三整年強迫服役法則不能有效之補救辦法。

三年法的原則，在一九一三年三月愛利賽的一次會議裡呈交最高陸軍委員會。大總統普恩加賽主席，閣揆白理安，陸軍部長愛丹奈也出席。

霞飛將軍指陳德人因在一九一一與一九一二年所採步驟將其陸軍的平時力量增至八十萬人，而且在這種情形下，祇需供給馬匹，這軍就可動員。以此種的迅速方法，動員二十五軍團，則德人即可毫不費力的將法國掩護部隊推到一旁。依霞飛將軍看來，應將組成掩護軍力的各單位實力差不多增至戰時力量，第一日動員時加入當地居住的後備軍即可達到此種力量。他也建議加入第二軍團與第八軍團的一師，而將掩護軍力增至十一師。在其餘的軍團之內，步兵既曾發許多人給新部隊（空軍，職兵與技術軍隊），而其實力既如此之減小，故教練亦無效果。所以三年法將不加增將要動員的單位數目。第一可使掩護軍力加強實力；第二可以便利動員；最後可以使軍隊的品質進步許多。

白理安宣佈政府已決心盡力使陸軍可以履行其使命。因爲下院對三年法一定提出反對，他請求供給他最有力的理論，以備答復這些反對。

委員會至終全體表示意見，認爲德方既有各種步驟，陸軍力量，尤其是掩護軍力應當加強。以後研究各種建議，其中有再度入伍制度，二十七個月及三十個月服役。

按霞飛將軍所指示的，實力最低須達六七四，三〇〇人。報名時戰鬥部隊中的損失以百分之八計，故須召聚七二七，〇〇〇人。

三整年服役可得七三八，〇〇〇人，分配如下：

- 一一〇，〇〇〇屬於最近選拔之一班。
- 二〇〇，〇〇〇屬於已經服役一年之一班，損失以百分之五計。
- 一九四，〇〇〇屬於已經服役二年之一班，第二年損失以百分之三計。
- 九〇，〇〇〇永久本國服役（自動報名與再度入伍）。
- 二〇，〇〇〇永久殖民地服役。

九，〇〇〇屬於老殖民軍之三兵隊。

一五，〇〇〇在第三次醫學檢驗後認為可以服役，及由附屬部隊轉調之人。

七三八，〇〇〇（可以變化的，可多或少一五，〇〇〇人）。

所以看出必須同時有三班在軍隊裡，委員會全體認為祇有三年服役法才能增到必要的實力。也建議不要離開服役相等的原則。

經過幾許討論之後，三月六日送交下院一草案，規定現役軍七十萬，對德國之八十七萬。在所擬草案中也預備到最低限度之實力時，取消某項下選拔兵士之休假（多於四個子女的家庭之子；已婚人已有子女者）。

既可斷定德軍兵力的五分之一，即約一七五，〇〇〇人，將被牽掣於俄軍前線，法軍前線祇能有六九五，〇〇〇人，所以可以恢復平衡狀態。

發起以活動的報紙言論使輿論贊助三年法，政府人員在全國內也極盡其個人之努力。

法國在三月底由可靠來源獲得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盧登德夫（Ludendorff）對於德國陸軍的補充的正式而秘密報告之抄件，因此政府而更增決心。當時自然不能公佈。其後在法國第二號黃皮書附錄二內發表。

法政府認為這事件是急迫的，於是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將應行解散的一班留在隊伍中，如此無遲緩的獲得認為安全所必需的三班。

決議案在五月十五日呈交下院，以三百二十二對一百五十五票通過，又開始辯論三年法。討論極長。大多數的議員完全明瞭此種法律之必要，但顯然他們也為選舉問題的思想所影響。

直至七月十九日才作最後表決，法律以三百五十八對二百零四票通過。

擬定法律及最後採用之功績，除霞飛將軍應得之外，還有巴都（Barthou），愛丹奈，萊那（Reinach），與雷費佛（Lefebvre）。

鮑（Pau）因有病，霞飛將軍在七月八日代其發言。他力言軍隊的價值係於兩種條件，教練與團結，這兩種全需要平時人數的加增。團結祇能由正規軍達到，所以人數必須多，其同化後備軍，而不為後備軍所吸收。

因此步兵連的最低實力(掩護部隊在外)規定為一百四十人。動員時，連內後備兵不論如何不能超過此數。如此就可希望對於德國步兵連所居的劣境不至過於顯著，德國步兵連的實力已增至一百六十人。

掩護軍力在幾個鐘頭之內就應達到戰時力量，故其實力定為每步兵連二百人。

愛丹奈在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即將草案呈交上院，這是在下院通過三天之後，可見他對這事認為如何急迫。陸軍委員會主席杜默(Domer)在七月三十一日呈交贊助之報告，七月三十一日開始辯論。討論沒有意外的延誤，八月七日上院以二百四十四對三十六票批准法律之條文。

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中國公論

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四角各大書店均代售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中國公論姊妹刊物

再建旬刊

逢一出版 定價一角

各書店均代售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 北 省 銀 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 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北京辦事處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府井大街
西四牌樓
鼓四牌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 三三三〇

金城銀行

資 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 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 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 京	北京分行	行 址	北城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	--------------	--------	---------------	--------	------------------	--------	------	--------	-------------------------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二
 西河沿 南局三五八三
 王府井大街 東局三九〇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鼓樓大街 東局九四〇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
 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 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每月科學

創刊號四月一日出版

內有馮貫一氏之「關於急降下轟炸機」蔣庭修氏之「福特汽車工廠巡禮」·李李氏之「滑翔機隊之無聲空襲」萬鵬飛氏之「航空講座」·及宋昆氏之「隨軍醫院」等篇·全刊四十餘頁·挿圖約一百幅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教育學報

第七期出版

論調
說查
專著
雜俎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四二二一四五號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

角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

元外埠每冊

另加郵資八

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

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

行所

文 教 月 刊

編 輯
發 行
地 址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五號

掛電號 七七七七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 生 銀 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敝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 商品押款	電報匯款 支票匯款 匯解存款	託收項 保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內	國外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京 神戶 大阪 東京	錦州 哈爾濱 大連 營口 通遼 鄭家屯 遼寧 奉天 票口 北票 天津 鄭家屯 遼寧

本行對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四〇八一
 電話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四局〇三四七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四五八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第一輯已出版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
北京西安門大街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行·東馬路十四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選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九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面		
	全	半	四分之一
甲	一〇〇元		
乙	八〇元	四五元	二五元
丙	六〇元	三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 日 合 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最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備

設

新